

新 中 學 文 庫
維 克 斐 牧 師 傳

歌 士 米 著
伍 光 建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世界文學名著

維克斐牧師傳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82411.2)

世界文學名著
維克斐牧師傳 一冊

The Vicar of Wakefield

定價 國幣 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O. Goldsmith

譯述者 伍光建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 地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
翻印必
究

自序

我這本書有一百處的毛病。也有一百處的好處。這卻都不相干。大凡一本書。雖然有許多毛病。也許有許多興趣。又有一本書。只有一處的毛病。卻索然無味。此中自有分別。我這本書的英雄（即主要人物）一人而具三種世人最尊重的資格。他爲人師。爲人夫。爲人父。好教導人。又能守法。處富厚能簡單。處貧賤能尊嚴。我們現在的繁華世界。能歡喜這種人嗎。慕浮華的人。是看不起他。田家園廬的樂境。誤把淫詞粗語當作趣語的人。看不出他平常談話的滋味。又有一種人。受過蔑視宗教的教育。就要笑他。靠將來以安心。終恐難以索解也。歌士米序

譯者序

愛爾蘭人歌士米。所著維克斐牧師傳。久爲歐美兩洲人所好讀。德國大文豪葛特（Goethe）暮年日記曰。偶然又檢出維克斐牧師傳。不免從頭至尾。又讀一遍。不禁回憶七十年前。余之獲益於此書者最多。作者措語冷峭。而命意高遠。存心愷悌。對於人事之過失。公平寬恕。受禍不減其馴良。遇變不失其常度。此皆余當少年正在構成人格之時所得最善最美之教育也。（下略。）英國大文豪司葛德（Sir Walter Scott）曰。我輩好讀維克斐牧師傳。少年時喜讀之。老年時又喜讀之。作者善以最妙之文。達最真最美之情感。又能以人之貞淫善惡。一歸於天性。使讀者氣舒以平。尤使人追慕作者之爲人。（下略。）英國大小說家提喀利（Thackeray）。謂英國文章家多矣。以歌士米之爲人最爲人所愛。又謂歐洲王公第宅。窮鄉僻壤。無不有歌士米維克斐牧師傳者。（下略。）富士德（John Forster）爲大小說家狄金士（Charles Dickens）作傳。謂狄金士善描性情。用筆輕妙。不獨能令讀者讚美。且能令人愛作者之爲人。以作者爲可與歌士米爲伍。（下略。）作者自序。謂是書有一百

處毛病。其實是美不勝收。故至今英美兩國。仍作爲英文課本。法國人之學英文者亦然。余前爲商務印書館編英文讀本。已採若干段。少年親友。多嗜讀歌士米此作。但作者善於選字造句。語淺意深。其天懷和易。卽敍瑣事亦往往語帶談諧。順手拈來。多成趣語。易爲讀者所忽略。故略爲批出。以期隅反。初譯時在二十年前。或作或止。積有歲時。今全書告成。聊記數語於篇首。民國十四年大暑新會伍光建序

目次

第一回	老牧師閒享家庭樂	一
第二回	好辯論兩親家失和	七
第三回	白且爾客店遇牧師	一二
第四回	老牧師苦口戒浮華	二一
第五回	唐希爾初識奧小姐	二六
第六回	素緋雅無意露真情	三一
第七回	奧維雅鍾情唐希爾	三六
第八回	白且爾談詩砭流俗	四二
第九回	唐希爾月夜宴佳人	四九
第十回	出風頭大煞風景	五三

- 第十一回 唐希爾設計害善良……………五九
- 第十二回 摩西賣馬受局騙……………六五
- 第十三回 白且爾直言被驅逐……………七一
- 第十四回 老牧師賣馬得廢紙……………七五
- 第十五回 責負義牧師逐客……………八二
- 第十六回 普夫人巧計探真情……………八八
- 第十七回 奧維雅乘家私奔……………九五
- 第十八回 牧師尋女遇戲子……………一〇五
- 第十九回 老牧師戲園遇子……………一一一
- 第二十回 佐之途窮遊異地……………一二一
- 第二十一回 投小店父女相逢……………一三九
- 第二十二回 老牧師住宅被焚……………一五〇

第二十三回	唐希爾倚勢賴婚·····	一五六
第二十四回	唐希爾討債嚇牧師·····	一六二
第二十五回	老牧師監獄遇故人·····	一六八
第二十六回	牧師講道勸囚犯·····	一七四
第二十七回	憤酷刑牧師論改律·····	一八一
第二十八回	牧師倒運又遭殃·····	一八七
第二十九回	勸囚徒牧師講大道·····	二〇一
第三十回	救牧師白且爾露真相·····	二〇八
第三十一回	唐希爾弄假成真·····	二一九
第三十二回	不過是一派結婚聲·····	二三八

維克斐牧師傳

第一回

敘維克斐牧師家庭 這一家人面貌思想大略相同

（老牧師閒享家庭樂）

我常常以爲凡一個誠實人。娶了親。教養許多兒女。比不娶親的人空談生齒戶口的。比較上爲有功於世。我因爲有這個意思。故此我受戒（借用）之後。不到一年。就認真的想到娶親的事。我選我的女人。要有彼此永遠可以相得的資格。就如同我女人選結婚禮服的材料一樣。不要只求外面光滑細膩。專求可以耐久經穿。我替我的女人說一句公道話。他脾氣好。又與平常女人不同。說到家教。鄉下裏的貴婦人。也不能比他強。英文書拼音不大過長的。他也還能讀。（此句語帶談諧。言其女人識字不多也。當日英國女人不過如是。）若是製酸菜醃臘蜜饅烹調。卻無人能作得過他。對於管理家

務。他自命爲好手。想出許多最妙的祕訣。但是我們卻並未因此致富。（此語談諧。言其女人想出許多不適用之治家方法也。）

雖是這樣說。我們兩人是極細膩的相愛。越老愛情越加。按事實上說。我夫婦兩人不獨向不反目。卽對待世人。亦向來不懷怨怒。我們有一所清雅房子。坐落一個好風景的鄉下。四鄰都是良家。一年之內。我們居鄉。就學鄉下人的消遣或樂而不淫的遊戲。有時同有錢的鄰居來往。有時周濟貧人。我們無革命可怕。也不受着辛苦。我們冒險的事。不過是圍爐閒談。遷徙之事。也不過是從藍色的牀邊到棕色的牀。（圍爐閒談。本無冒險之可言。從此牀搬到彼一牀。更無遷徙之可言。此語反射成趣。亦言安居樂業。不好遠出也。）

因爲我們住近大路。常有旅行人或異鄉人來訪。嘗我們很出名的家釀果子酒。我敢說。嘗過的人。向來沒有不喜歡我的家釀。我這句話。也有歷史家的話那樣可靠。（敍家庭瑣事而借重歷史家。略帶譏諷。歷史家之好鋪敘無關重要之事也。亦譏諷歷史家之敍事不可靠也。）我們的堂兄弟表兄弟們。那怕遠推到十餘代。也不用翻族譜。都認親戚。常來探訪。有些來認親戚的人。卻也不甚體面。因爲

內中也有瞎子。也有跛的。也有殘廢的。但我的女人當他們都是親骨肉。一定要他們同我們同一桌子吃飯。故此我們雖無富翁光降。卻來探訪的朋友。無一個不是很歡喜的。我有一句話。是永遠不可廢的。就是越貧窮的朋友。受了我們的款待。是越歡喜。有許多人喜歡看花的顏色。或蝴蝶的翼。我卻喜歡看高興人的臉。雖然。人有良莠不齊。親戚中也有品行極壞的。也有很麻煩的。也有我們不願同他來往的。我當他臨走出門的時候。我總要留意借給他一件騎馬用的長褂。或一雙靴子。有時借給他一匹不甚值錢的馬。從此以後。他們再也不來還借去的東西。這等人不再來也罷了。我倒覺得心安。用了這個法子。我們家裏沒有我們不歡喜的客。但是我們維氏一家人。對於旅行人或窮親戚。向無閉門不納的事。

如是者我們過了好幾年快樂的日子。這話並不是說我們沒有不幸的事。例如我的果園。當時被小學生來偷。我女人作的點心。有時被貓偷吃。有時被兒女們搶吃了。有時當我在教堂宣講的時候。我說得最哀切動聽的時候。鄉紳卻睡着了。（此描寫維牧師自以為是之處。牧師自命善於宣講。以為最能動聽。不知其累贅令人瞌睡也。亦描寫鄉紳之怠惰。不耐煩聽講也。真是一矢貫雙雕之筆。）有

時鄉紳的太太。在教堂裏對我女人鞠躬還禮。不完不備。支支離離。還禮還不到一半。但是這種小不如意的事。正上天之所以使人覺得如意事之倍可寶貴。這都不過是偶然之事。當下心裏雖然覺得有些芥蒂。一回子也就過去了。再過三四天後。我們倒覺得詫異。爲什麼對於這種小事還介意呢。我們飲食一切。向不過度。教養兒女。不令文弱。都是四肢強固。身體康健的。我的兒子們活潑耐勞。我的女兒美麗如鮮花。我將來到垂暮之年。靠他們扶持。故於兒女滿前的時候。不免譁述亞本伯爵出名的故事。這故事說的是日耳曼帝顯理第二出巡時。所有大臣皆輦寶物進獻。惟有這位伯爵獻的是他夫婦所生的三十二個兒子。他對皇帝說。這就是他進貢的至寶。我雖然只有六個兒女。我也當是獻與國家的至寶。我以爲國家當感激我。應該待我是個債主。（此一段與開章第一句說娶親多生子相應。）我的大兒子叫佐之。這是他伯伯的名字。伯伯有遺產一萬鎊分給他。第二個是女兒。原要用他伯母的名字。但是我的女人懷孕的時候讀小說。他一定要叫他奧維雅。再過不到一年。又得一個女兒。這趟我立定主意要用伯母的名字。誰知有一位有錢的親戚。要作他乾娘。這位乾娘就替他起名字叫素緋雅。故此我們家裏有兩個小說裏頭人物的名字。我卻要莊重的說明。這兩個的

命名。都同我無干。（此寫維牧師不甚以讀小說爲然也。）往下是個兒子叫摩西。再過十二年，又得兩個兒子。

我看見我的一羣女兒在身邊，我非常得意。這是不必隱諱不認的。而我女人之自鳴得意，比我更甚。（比我更甚云云。可見維牧師亦自鳴得意也。）有時來客對我的女人說道：「普太太，你的兒女是國內最好看的。我卻不是說恭維話。我的女人就答道：「好鄰居，他們是生成這樣的。相貌好，還要行爲好。他們只要行爲好，就算是好。說完就叫女兒們擡起頭來。（越是客氣話，越顯得是得意話。描寫普太太得意之極。）我不瞞衆位說，他們長得果然好看。我以爲外貌好看原算不了什麼。若不是鄉下裏人都說他們長得好看，我也忘記提起這句話了。奧維雅今年快十八歲，長得麗豔，神采煥發。如畫師所繪的希臘仙女希畢，繪出坦白活潑而又動人。素緋雅的面貌，乍看不如他姊妹的動人，而柔媚幽閒，有潛移之力。往往尤能動人。大女兒能使男子一見立刻傾倒。二女兒能使男子屢見必定傾倒。大概而論，女人脾氣隨面貌而定。我的兩個女兒更甚。奧維雅願意有許多人愛他。素緋雅只要拿定一個奧維雅，惟恐人不歡喜。故有造作。素緋雅惟恐得罪人。故往往矜持。處處不露所長。我高興的時

候。看見大女兒的潑活。使我覺得有味。我嚴重的時候。則覺得我二女兒端莊爲有意思。但是他們行爲雖然不同。從來卻不過火。也有終日之間。活潑的變了端莊。端莊的反變了活潑。大女兒若穿了素服。就變活潑爲寡言寡笑的女子。若二女兒衣服上添幾條花邊或帶子。則又變作異常活潑。我要大兒子學文藝。故叫他入牛津大學。我要二兒子作生意。留在家中受雜湊教育。但少年人未曾出門涉世。也用不着說他們的品格。總而言之。他們都有家風。個個都一樣的慷慨。老實。純良。易於上當。（此句照應回目。）

第二回

家庭不幸 君子不爲貧賤所移

(好辯論兩親家失和)

且說我們的家事。大約歸我的女人管。宗教的事。全歸我指揮。我的教職所入。每年有三十五鎊。拿去周濟我教職所管地面已故教士的孤兒寡婦。因爲我自己的私財。尙稱足用。家人生產的事。我就不留心。我辦事不領薪俸。私心覺得快樂。我又決意不用人幫助。教區裏面的人。我沒一個不認識。勸娶過親的人。不要多吃酒。勸未娶妻的人娶親。過了幾年。大家都說維克斐鄉有可怪之三無。一牧師無驕傲氣。二少年人無不娶親。三酒店無主顧。

嫁娶的事。是我最喜歡談的話柄。我寫過好幾首宣講文。證明嫁娶的歡樂。其中有一層主義。是我最用心維持的。就是韋先生所主持的道理。說是奉英國宗教的教士。凡有斷弦的。不應再娶。若是再娶。就是違律。一言以蔽之。我很自重。我自己是一個篤守一夫一妻主義的人。

這一層道理已經有人費了許多精神。寫過許多本書。我很早就有人指教我這個易遭反對的問題。我自己也曾印行幾篇我的拙作。可惜一本也賣不出去。我只好說曲高和寡。自己安慰自己。（此種冷問題自然是一本賣不出去。反自以爲曲高和寡。可見牧師於此種處頗自鳴得意。如此描寫。可謂能用曲筆。）有幾個朋友說。這是我的弱點。可惜他們對於這個問題。向來未曾試過。同我一樣的用過許多苦心。我越想這個問題。越覺得要緊。（這種問題也去用許多心。又說越想越覺得要緊。是寫得牧師迂腐有趣。又這原是牧師的弱點。他反不認好笑。）我表示我的主義。比韋先生更進一步。韋先生刻他太太的墓碑。說他是韋威廉的獨一太太。我的太太現在還活着。我替他預作同樣墓碑。恭維他怎樣謹慎省儉。非死都聽話。作好之後。用恭楷寫好。配上好看的架子。擺在爐臺上。這樣佈置。有幾樣用處。一來可以提醒我的太太。對於我應盡婦職。我對於他。應盡真信。二來可使他發起留名於後世的熱衷。常常記得有一天總是要死的。（替太太預作墓誌。更好笑。）

大約因爲我常常勸人嫁娶。故此我的大兒子。一離開大學。就看中了鄰鄉教士的女兒。這位教士。名位頗高。可以給他的女兒很厚的妝奩。這位小姐不獨有妝奩。而且人人都說他長得全美。只有我的

兩個女兒單不附和。（輕輕寫兩位小姐忌他人之美。）這位小姐正在妙年。身體壯健。智識純正。面貌不獨晶瑩。並且富於知覺。就是老年人見了也不免動心。這位教士。名叫威勒模。曉得我力量可以分豐厚的家產給我的大兒子。卻也不反對我們兩家作親。故此兩家來往和氣。大凡兩家將來要作親的都是這樣。我從閱歷得來。曉得求親的時候。是男女最樂的時候。我很願把求親的日子拖長。這一對少年人。每日互相陪伴。同作各種的消遣。那相愛之情自然是日見其深。我們早上被音樂喚醒。遇着好天。出門打獵。早餐與大餐之間。女眷們專打扮及讀書。讀一頁書就要照照鏡子。（活描女孩兒態度。）鏡子這件東西。那怕是哲學家也說是最好看的一頁書。（譏世上人無論男女。無不喜歡照鏡也。）吃大餐的時候。我的女人領頭先行他作母親的排場。一定要自己割肉分菜。他還要把每樣菜的歷史對我們說一遍。吃完大餐。我不願女眷們就走。我往往吩咐將餐桌挪開。有時請教音樂的先生幫忙。兩個女兒就同唱。此後出門散步。飲茶。作鄉下跳舞。處罰遊戲。這樣日子過得極快。不必靠賭錢助興。因我最恨各種賭博。卻有一件。我同我的老友有時擲骰子。只作兩個銅子的輸贏。說起這件事。我卻不能忘了末後一次賭錢的預兆。我心裏只要擲個四。誰知一連擲么二擲了五次。

過了數月。兩個少年人很想結婚。遂預定日期。當備辦一切的時候。我的女人是忙的了不得。我的兩個女兒臉上都是偷笑的神情。這都不必細說。那時我全副精神都注在另一件事上。這事就是要作完一篇短論。辯護我平生維持的主義。這篇文章是我的傑作。文境同議論都好。我覺得很得意。（中國俗語文章總是自己的好。原來老牧師也犯此病。）禁不住給我的親家威先生看。我以為他一定以為然的。誰知他非常的反對。堅持異議。等到我曉得了。後悔已來不及了。我的親家為什麼反對呢。因為這個時候。他正在忙的要娶第四次親作續弦。因為我這篇文章。我們兩個人大擻其槓。兩個人頗鬧意見。幾乎阻礙兩家結婚的事。我們預定於吉期前一日。兩人再澈底討論這個問題。到了那一天。我們兩個辯論。真是旗鼓相當。他說我所持的是異端。我反駁他這話。他再駁過來。我再駁過去。我們兩人正在辯駁得最熱鬧的時候。有一個親戚把我喊出去。他滿面不快。勸我不要辯駁。就是一定要辯駁。不如等兒子結婚之後再駁。我就喊道。什麼呀。叫我不維持正理麼。他已經快做到毫無道理的地位了。還讓他第四次結婚麼。你勸我拋棄正理。倒不如勸我拋棄我的財產了。（雖是寫老牧師之迂。亦兼寫其以道義自任。）那人說道。你說到財產。我就告訴你罷。你的財產幾乎全完

了。倫敦商人替你存款的。規避破產律。已經逃走了。欠人的款二十分償不了一分。我原意非等到你兒子結婚之後。我不把這事驚嚇你全家。現在我告訴你。你可以不必這樣熱鬧的辯駁。我以為你爲自己打算盤計。不能不勉強的裝些假。至少也應該等到兒子結了婚。把新娘的陪嫁財產穩穩當當的到了手。再同你的親家辯駁。我答道。倘若你告訴我的話。是果有其事。倘若我變了個叫化子。我也不能變成一個光棍。也不能使我拋棄我的主義。我立刻就把我的情形去告訴衆人。至於兩人辯駁的話。我從前讓步的。我現在不讓步了。我尤其不能讓他第四次結婚。還自稱爲本夫。（寫牧師之倔強。咄咄逼人。此段末一句言外之意。直欲稱威先生爲姦夫也。）

我把我的倒運破產的事宣布之後。兩家的感覺各有不同。這也說不盡。別人的感覺尤可。這兩個少男少女所受的感覺最重。威先生從前似乎很有拆婚的意思。因有這一次的打擊。自然早就拿定主意要拆婚。他有一件極完全的美德。就是會打算盤。大約我們老年人到了七十二歲的時候。什麼道德都沒有了。只剩了會打算盤。（寫盡老年人之好打算盤。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誠然。）

第三回

移居 幸福原是自召

(白且爾客店遇牧師)

且說這時候我們一家人只盼望那朋友來報告我們不幸的事是存壞意造謠言。或者是還沒有到時候。誰知我們倫敦的經手辦事人來信。說明詳細情形。證實那報告是確實的。我個人對於破財。原算不了什麼大事。但是我很替家裏的人難過。因為他們見理不透。不能使他們對於世人欺侮貧窮的態度不受感覺。

若是安慰他們太早。反使他們更忘不了他們的憂愁。故此我等到差不多過了兩星期之後。纔想法節制他們的痛苦。這個當口。我用心想將來怎麼樣養家的法子。到後來離我們頗遠的地方。有人商量請我當一個小教職。每年薪俸有十五鎊。我在那個地方。還可以享受我所持的主義。沒得人來騷擾我。我很喜歡的答應了。我同時立定主意作農家事業加些進款。

打定了主意之後。第二件的事體。就是收束破產後的餘財。把一切入欠欠人的債務。清結之後。我原有的一萬四千鎊。只剩了四百鎊。於是我第一件留意的事。就是把我家裏人擺慣的架子拖下來。使他們同現在的光景相稱。因為我曉得叫化子擺闊架子。是最難受的事。我就對兒女們說道。你們應該曉得。我們新近不幸破產。那怕我們當先怎樣十分謹慎。也防不了的。但是我們事後。若是盤算好了。那破產的困苦。自然少受許多。我的寶貝們呀。我們現在貧窮了。我們若是有知識的。我們就應該素貧賤行乎貧賤。應該曉得世界上苦人還多。我們把排場丟開了。不要後悔。在貧窮環境裏頭。人人原都可以求得個埋得心安。窮人用不着我們幫助。也能過快樂日子。我們爲什麼不能學他們呢。我的兒女們呀。從今以後。把闊派頭一切都丟開罷。只要我們用錢得法。剩下的餘財。還殼我們過快樂的日子。我們的財產雖然不富厚。我們若是知足。那就可以補了許多缺乏。

我的大兒子原是個學者。我打定主意叫他往倫敦。靠他的本事可以自顧。並可幫助養家。一個人窮了。最難受的是無過於朋友親族分離。我們第一次家裏人分離的日子到了。我的兒子。同他母親姊妹們辭別。他們又哭。又同他接吻。他走來求我保佑。我很高興的保佑他。不過我的保佑。和五個金錢。

就是我現在力量所能殼分給他的家產。我對他說道。我的兒子呀。你步行至倫敦。從前你的闊遠祖。也是這樣步行。某主教曾贈他一匹馬。我今日也給你一匹。這條手杖你拿去。（贈他一匹馬。給你一匹馬。都是指一條手杖當作馬。並非真馬也。）這本書你也拿去。你在路上看看這書。也可以安慰安慰。書裏頭有兩句話值得一百萬塊錢。這兩句話說道。我從前年少。現在老了。我卻未見過正派人為天所棄。也未見過正派人的兒女作叫化子。你旅行的時候。就可以拿這兩句話安慰自己。兒子呀。你去罷。無論你的遭遇怎樣。讓我一年見你一次。不要灰心。你去罷。他為人誠實。顧體面。他雖然一點披掛也沒有。我就叫他登世界的戲場。我卻很放心。我卻曉得。無論他或勝或敗。必能唱好戲。

我大兒子去後。過了幾天。就是我們走。我們住在這個地方。過了許多安樂日子。現在要辭別。遷居別處。無論怎麼樣。也捨不得。禁不住灑淚而別。況且我們有的出外。至多也不過離家二三十里。現在遷居。要走二百餘里。心裏總覺得有些不放心。鄰居的貧人。依依不捨。遠送多少里。都不肯回去。更叫我們心裏難過。第一天走的路。離所居還有百里。當晚在小店住宿。店主人把我們領到一間房。我請店主人同我們一桌吃飯。這是我向來的習慣。店主人自然是願意的。因為他所吃所喝的。都算在我帳

上。我們的新居鄰近。店主全曉得。那裏有位鄉紳。名叫唐希爾。就是我們的房東。店主人更曉得清楚。他住的大宅。離我的新居。不過十餘里。他說這位鄉紳。除了尋樂之外。不大留意世事。平生最喜歡親近婦女。我聽了。心裏有些難過。我兩個女兒聽了。臉上很高興。以爲很有使這位鄉紳一見便傾倒的希望。我的女人也很高興。相信兩個女兒的品貌。確有這種的希望。我們正在各人心裏想這件事的時候。店主婆進來。告訴他的男人說。住在店裏有兩天的一位異鄉客人。不能給房錢。店主人說道。怎麼沒得錢。這不能殼。他昨天看見一個殘廢老兵偷狗。被人捉了。要遊街鞭打示衆。他心裏不忍。就拿出三個金鎊交給地保。（借用。）把那兵放了。爲什麼沒得錢還帳。那店主婆還說。這客人是沒得錢。店主人正要走出去。還說。無論怎麼樣。一定要客人還帳。我就說。這個客人疎財仗義。請介紹我們相見。店主人把客人領了來。原來是三十上下年紀。穿的舊衣裳。身材甚好。臉上露出是個好用心的人。說話甚單簡乾脆。似乎不大懂得俗套禮節。也許是他看不起虛文。店主人走出去。我禁不住對這客人說。一位斯文人。爲環境所迫。不能還帳。我聽見難過。請他不必客氣。我可以代還。他答道。我很謝你幫助。我一時不小心。把錢用完。卻想不到世界上。還有你這樣的人。我心裏歡喜。但是我先要請教你

尊姓大名。寓居何處。我將來可以如數奉還。我纔可以受你的幫助。我逐一的詳告他。把我如何不幸。新近破產。及現在正遷居某處的話。都告訴他。他說道。這更巧了。我也是往某處去。我們同路。我因為被水潦所阻。停留這裏兩天。大約明天水退。可以去咧。我告訴他。我極喜歡與他同路走。我的女人女兒同我。都勸他同我們吃晚飯。這位異鄉人的談吐。令人聽了。歡喜而且受益。我很想接連暢談。但爲時已晚。吃點東西之後。都去歇宿。以便明天走路。

第二天早上。我們一齊起行。我的眷屬騎馬。我們的新交名叫白且爾。在路邊步行。他微笑的說。我們的牲口走的慢。他不便快走。丟我們落後。因爲大水還沒有退。我們不能不雇一個領路的。他自然在前走。我同白且爾押後。我們兩個人。因爲減少行路勞頓。一面走一面辯論哲學。（老牧師總是好辯。）他對於哲學。很曉得完全。我覺得最奇怪的是他雖然是欠我錢的人。到了力辯他自己的主義時候。他好像是我的債主。（此寫白且爾亦是倔強。）當我們在路上走的時候。他有時指給我看。這是某人的產業。有一次他指着遠遠的一座大宅。說道。這是唐希爾的。他是個少年。享有很大的財產。卻是全憑他叔叔的遺囑分派。他的叔叔就是威廉唐希爾爵士。（此兩節介紹唐希爾。白且爾。威廉唐希

爾爵士是書中要人。全書線索布局皆從此兩節發端。讀者宜留意。這個人自己卻不花錢。剩下的讓他姪子去花。自己住在倫敦。

我聽了。說道。原來我的房東。就是爵士的姪子麼。這個爵士。人人都曉得是有道德。疎財仗義。有些古怪脾氣。我聽說。這位爵士是國內最疎財仗義而有怪癖的人。這個人絕頂的喜歡行善。

白且爾答道。太過疎財仗義了。他少年的時候。未免行善太過些。後來稍好。那時候他是個很有血性的人。姪在都是偏於道德一方面。他爲血氣所用。走到意想所到的極端。他早年就立意做一個出色的武官和出色的文士。不久居然在陸軍中就出類拔萃。在學問界中。亦頗有名。大凡一個好出色的人。自然就有許多人恭維他。這種人惟有受恭維巴結纔快活。左右前後有許多人包圍他。這班人自然是只讓他看見他們的一方面。於是因博愛就不及想到自己的私利。他以爲世界上的人都是好的。這也有個道理。因爲他富有資財。不讓他曉得世界上原有許多騙子。醫生們說。有一種病。通身的知覺。變作異常的靈醒。只要一摸。便覺得痛。別人犯的。不過是皮膚知覺過於靈醒。這位爵士犯的。卻是良心的知覺異常靈醒。見了人家的困苦。無論是真的或是假裝的。一見就動心。覺得非常之難。

過。同得了病差不多。他既然這樣存心好周濟。自然就有許多人求他周濟。於是胡亂花錢。不久他的家產。就日見其損。但是他好善的心。卻不少減。他的財產。雖然日見其消。他的好善的心。反日見其長。等到他窮了。還是不打算。你聽他說話。是個明白人。你看他作事。卻是糊塗人。到了這個地步。他還是不改。不過求他的人還有許多。這時候他無錢給人。只好口頭的答應。他只剩了這口頭答應的虛惠給人。又不能拿定主意不答應人。恐怕求他的人難過。故此對於許多包圍他倚靠他的人。他心裏很想援助他們。卻是有心無力。總是令他們大失所望。這班人跟隨他幾時。後來散了。卻無一個不罵他。看他不起的。人家既然看不起他。他慢慢的也就看不起自己。他從前原靠人家恭維。後來無人恭維他。他的心向來以爲善爲樂。他既無力爲善。心裏自然是失了樂境。這是由於他向來不曉得尊敬他的熱心的緣故。由此他世情就大變了。從前人家恭維他。後來慢慢人家不恭維他。對他不過是唯唯是是的。再後來人家要教訓他。教訓他。他不聽。人家就埋怨他。他這纔曉得以利合的朋友是無甚價值的。纔曉得交朋友是要拿肝膽換肝膽的。我纔曉得。(白且爾原是自己說自己的閱歷。這一個我字露出破綻。故趕快改口更正。)我忘了我說什麼。總而言之。他這時候就拿定主意。作自愛的工夫。

想出計策來恢復他的破落財產。因爲這樣。因要順着他自己的怪脾氣走。徒步旅行歐洲。他現在雖然尚未到三十歲。他的景況。比從前好得多。現在他還是周濟人。但是方法比從前有分寸。所花的錢。比從前較少。但是他談諧玩世的品格。還是保存不改。總是喜歡不合中道的美德。（白且爾所說的一篇話。亦是作者自寫其品格及閱歷。）

我全副精神聽白且爾說話。一路走來。卻未曾往前頭看。忽然我們聽見女眷們叫喊一聲。往前一看。纔看見我的小女兒丟下馬來。落在急流中間。抵抗那急流。淹沒兩次。我來不及去救他。心裏非常着急。也無法救他。白且爾立刻跳入水裏。費了些氣力。纔把我女兒救出來。放在對岸。我們透了些路。平安的都到了對岸。我們和我的女兒。借這機會。謝那白先生。我的女兒謝那救他的人。易於意會。難於言傳。他謝那白且爾是意深而話少。這時候還是靠在他手上。好像是還要他援助的意思。我的女人也說。擇一天。請他到我們家裏。報答他拯救之恩。於是到了最近的客店歇息。吃了飯。白且爾與我們不同路。與我們分手。他走他的。我們走我們的。我們在路上。我的女人對我說。他很喜歡這位白先生。又很認真的說。假使這位先生是個富貴人。配同我們這樣人家結親。他一定趕快的挑選白先生作

女婿。(牧師太太好大口氣。蓋仍自以爲富貴人家也。看不起白先生。意在言外。)我聽他這樣的大口氣。禁不住微笑。一個人轉眼就快要討飯。(中國俗語所謂隔壁窮也。)還要說這種自居富貴欺侮貧賤的話。若是欠涵養的人聽見。是自然要恥笑他的。但是這種無害自欺的糊塗見解。能令人快樂些。我卻無甚不高興。(涉世亦難言之矣。人太明白。往往不樂。此古人所以有難得糊塗之說。)

第四回

貧賤亦可以快樂快樂視心境不視環境

（老牧師苦口戒浮華）

且說我們退隱的地方。鄰近都是自食其力的種田人家。不曉得什麼叫作富。什麼叫作貧。因為他們人生日用所必需的。自己都有。不必仰給於外。他們很少的入城。找那些多餘不用的東西。離那些富貴好繁文的人家很遠。他們還保存太古時樸素的風氣。習慣省儉。不曉得不奢不侈。凡事適中。是個美德。遇工作的日子。他們高高興興的作工。遇着佳節。就作為休息尋樂的日子。耶穌聖誕節是要舉行的。二月十四日是要送同心結（借用）的。懺悔日是要吃煎餅的。四月一號是要耍點小聰明的。九月二十九（或云是十月末日）是要燒果子仁的。這條村裏的人。聽見我們到。都穿新衣裳。吹笛子。打小鼓。走來接新牧師。還預備了飲食款待。我們很高興的坐下來。大眾談話。雖然聽不見俏皮話。卻聽見好幾次大笑。（寫鄉下人淳樸風氣。令人神往。歐美久已不見矣。東方則尚有之。）

我們小宅坐落一個山坡腳下。宅後是佳樹。宅前是潺潺如語的河流。一邊是牧場。一邊是草地。原有良田約二十畝。我花了一百鎊。同前任盤過來。那裏也比不上我這個小田園的清雅。還有高榆小樹。說不出無限的美觀。這住宅有樓一層。蓋的是草頂。是很舒服的住宅。房裏的牆。都刷過白粉。我的兩個女兒。擔任自己出意作畫。裝飾粉牆。有一間房子作廚房。兼作客廳。雖略有不便。然而暖些。況且收拾得很乾淨。所有盃盤碟子銅鍋無不好好的磨洗過。一排排擺在樹上。眼見了也並不討厭。我們也可以不用富麗家具了。另外還有三間房。我夫婦住一間。內裏一間套房。住我兩個女兒。其餘一間。擺兩個鋪。住孩子們。

歸我執行法律的這個小共和國。是這樣治理。太陽出來。我們齊集客廳。由僕人生好火。我們彼此相見。行合宜禮節。我以為這種俗禮。雖嫌太板。是必要保存實行的。太過隨便自由。恐傷情誼。見過禮之後。就祈禱。謝上帝饒我們多活一日。禱謝完了。我同兒子到外面作事。我的女人同女兒預備早飯。到了一定時候。是要預備好的。吃早飯限半點鐘。大餐限一點鐘。這一點鐘裏頭。女人同女兒尋無害的快樂。我同兒子辯論哲學。（老牧師有好辯癖。）

我們既然是日出就起來。到了日久之後。向不操作。我們回家。免家人盼望。一入家門。就有笑臉和整齊雅潔的家庭。還有令人起興的小火歡迎我們。偶然也有客人來訪。有時是種地的最多話的法林巴。來得次數多些的是一個吹笛子的瞎子。嘗嘗我們的家釀果子酒。釀酒的法子。也還未曾忘記。這家釀的名譽。也還保全。這幾位良善人也有幾樣長處。可以作良伴。這一個奏樂。那一個唱歌。唱的歌名是末一夜。或是阿蘭之苛虐。晚上睡前是同早上起後一樣的。該派是小兒子們讀聖經。那一個讀得最響最清楚最好聽的。我給他一個小銅錢。到了星期那一天。把這個小銅錢。放在濟貧櫃內。到了星期日。是我家裏女眷們出風頭的日子。無論我頒行什麼禁止奢華的諭旨。也禁不了。我妄想以為我對兩個女兒宣講反對繁華的道理。已經把他們好穿好戴好虛榮的思想打倒了。誰知他們還是喜歡花邊線帶繡貨。我的女人。從前穿過大紅緞子衣服。我偶然曾說過好看。誰知他現在還是非常喜歡穿大紅緞子。

到了這裏第一個星期。他們的行爲幾乎把我氣死。我早一天晚上就吩咐我的女兒。叫他們明天一早就要打扮好。因為我向來喜歡比衆人先到教堂。他們很聽我的話。很按時候。到了早上聚會吃早

飯的時候。我的女人帶着兩個女兒下來。打扮得同從前我們未破產的時候一樣。頭髮是搨滿油脂。臉上照着最時路的樣子。黏的黑絨。長裙摺起一個大包。堆在背後。走路都聽見響。我看見他們這樣好打扮。不免微笑。我原盼望我的女人有些分寸。誰知也是一樣的好打扮。更覺得好笑。我到了這個緊急當口。無他法可想。只好露出很頂真的樣子。命我的兒子套家裏的大車。女兒聽見我這樣吩咐。大驚。我再把我吩咐兒子的話。更頂真的再說一遍。我的女人對我說道。你別開玩笑了。我們很可以步行那點兒路。我們不要大車載我們去。我答道。你錯了。我們一定要大車。假使我們這樣打扮步行到教堂。這鄉裏的孩子們看見我們。必定要跟在后頭。喝倒采的。我的女人答道。我向來以為你喜歡看見兒女們穿得清楚好看。我攔住道。你喜歡怎麼清楚。就打扮到怎麼清楚。我看見更愛你。但是你們現在的打扮。不叫清楚。叫作拖搨。這些堆疊和尖角。緣邊。貼臉。反令鄉下女人恨我們。我更嚴厲的說道。這些衣裳。可以改清雅些。我們現在要過個稍為像樣的日子。還作不到。反去打扮得這樣華麗。是很不對的。我們略為算算看。世上奢華人家衣服的欄杆緣邊。足穀衣被天下無衣無褐的人。那怕就是有錢人家。也不應該穿這裏拖一條那裏拖一塊的華麗衣服。

我這一番責難的話。卻有效果。他們立刻很安靜的走去換衣服。第二天。我很滿意的看見女兒們自己要把長裙剪短了。把剪下來的料子。替我兩個小兒子。一個叫狄克。一個叫比勒。作星期日穿的衣服。我尤其滿意的。是長裙剪短了更好看。

第五回

介紹一位新認得的闊人 我們以為極有希望的事往往是致命傷的事

（唐希爾初識奧小姐）

且說離我們的住宅不遠。我的前任製一個長椅。在一大叢金銀花山查樹陰之下。遇着好天氣。我們工作完了。將近黃昏時候。我們常常同坐在這裏享受眼前的遠景。也在這裏吃茶點。也不過偶然享一次盛席。因為並不常吃。到了要吃的時候。倒是算作一件大事。費不少的事。擺不少的排場。每逢吃茶。兩個小兒子讀書給我們聽。我們吃過。他們纔吃。有時變通消遣辦法。兩個女兒彈六弦琴唱歌。當他們彈唱的時候。我同我的女人在那有紅花藍花點綴的斜坡上散步。談談我們的兒女。談到十分高興。同時清風徐來。令人心悅神怡。這纔曉得一個人。無論處的什麼境遇。都有隨境遇而來的快樂。每早起來都有事操作。到了晚上快樂無事。就是操作的報酬。

有一日正是初秋時候。是個放假日。我照例停止操作。我帶領全家到這消遣的地方。兩個女兒起首

彈唱。有一隻鹿在旁邊很快跑過。離我們坐處不過二十步。那鹿跑過的時候。我們聽見他喘氣。大約打獵的人在後緊追。我們沒得多少時候替那受窘的鹿擔憂。不久就看見獵狗同打獵的人。一陣風像的追過來。向鹿走的路追趕。我要立刻回家。也不曉得爲的是好奇。抑或是來得突兀。抑一時動不得。或有別的用意。使我女人同女兒坐在椅上不動。第一個打獵人騎馬。很快的跑過去了。隨後有五個。也一樣的跑得很快。最後是一個少年。面貌比那先跑過的人斯文些。跑過來。看了我們一會子。勒住韁不往前追。把馬交給僕人。走到我們跟前。很帶從容高傲的神氣。他不等介紹。要同我的女兒見禮。好像是曉得我的女兒一定歡迎他的。但是我的女兒很曉得拿冷淡態度對於這種預存成見的舉動。不同他招呼。他一見這個樣。就自己先通名姓。說他是唐希爾。是這裏一帶地方的業主。於是再又要同女眷們見禮。果然錢財同華麗衣服很有力量。女眷們也就同他招呼。他的言談舉動。雖然果於自信。卻是從容不迫。我們慢慢就熟習。他看見旁邊放着樂器。就求賞奏一曲。我卻並不以不平等的結交爲然。就對女兒們使眼色。叫他們不必敷衍他。誰知我使的眼色。被我女人使的眼色反對。女兒們就很高興的唱衆人都愛聽的詩人德氏所製的歌。唐希爾好像是聽了這曲子很高興。自己

把六弦琴拿起來。彈得並不見怎樣好。我的大女兒極力恭維他。比他恭維我女兒還要過火些。又說他彈得比教琴先生還響些。他聲了這恭維話。就鞠躬回謝。大女兒也叫腰還禮。他恭維大女兒清雅。大女兒恭維他善知識。他們兩個人就不像是初交。好像是認得幾十年的老朋友。（寫得躍躍紙上。）那溺愛的母親也一樣的喜歡。一定要這位房東到我們家裏嘗一鍾果子酒。全家的人都很踴躍的。要使他歡喜。我的兩個女兒想出許多自以為最新鮮時路的話柄應酬他。我的兒子摩西卻不然。從古人書中找出幾句話來問他。卻被衆人大笑。他們是笑摩西無知識。摩西以為人家笑他。是恭維他。會說俏皮話。（此處寫摩西之稚氣無知。）我兩個最小的兒子也忙的很親愛的緊靠着這客人。我很費事的干預他們。不然他們的小手快要摸他衣裳上的金線。把金線弄髒了。那幾隻小手幾乎要掀開客人的口袋。看裏面裝些什麼。天色將晚。他就告辭。臨走要求許他再來探訪。我們因為他是我們的房東。自然許他。

他一走後。我的女人召集家裏的人。開一個會議。議論今日的事。他以為今日這件事。是個巧相逢。他曉得這種事。到後來有極奇的結果。他盼望我們再有出頭之日。可以同最闊的人比肩。末後。他很鄭

重的說。爲什麼那兩位林克爾小姐。就應該嫁與有錢的人。我們兩個女兒就不應該嫁着好人家呢。（描寫婦人俗見前半段半吞半吐。不即不離後半段則痛快言之。）因爲他末後這一段的辯論。是對着我發的。我也很鄭重的說道。我也看不出什麼道理。也不曉得爲什麼申先生就該中了一萬鎊的彩票。我們就應該摸不着一文錢。（冷水澆背話。）我的女人急了。說道。查理（牧師小名。）我同我的女兒起興的時候。你總是這樣的冷水澆背。回頭對女兒們說道。素緋。你看我們這位新朋友怎麼樣。你看他是不是一個好脾氣的人。女兒答道。媽媽。他很是個好脾氣的人。他無論對於什麼東西。都有一番話說。沒有說不出來的。那題目越不相干。他越有得說。奧維雅說道。可不是。這樣男人也就罷了。專由我一方面看。我不甚喜歡他。他太過臉皮厚。太過不客氣。他彈琴簡直是可怕。我解說這兩個女兒的話。是用反襯法。我曉得素緋心裏是極看不起唐希爾。奧維雅心理卻稱讚他。我就說道。兒女們。我不問你們對於這個人的意見怎樣。我對你們說實話。我不喜歡他。凡是貴賤結交。後來的結果總是彼此相厭。我看他雖然覺得很自如的。他很曉得彼此兩家的分際。相差得太遠。我們還是同階級相等的人作朋友罷。世界上最令人瞧不起的。無過於趨炎附勢的人。自然趨炎附勢的女人。

也在可鄙之列。這樣看起來。從頂好的方面說。他的意思若是正大光明的。我們尚不免爲人所鄙。若是他的意思。不是正大光明。那怎麼樣呢。我想到這一層。未免寒心。我曉得我兩個女兒。是不會失足走差的。但是那唐希爾。可就難說了。我還要往下說。那鄉紳（指唐希爾）打發家人來。把我的話攔住了。鄉紳打發人。送來一塊鹿肉。還答應過幾天來吃飯。他這一份禮。送得極湊巧。很有力量。替他博得我們家裏人的歡心。無論我說什麼。也禁不住他們不喜歡他。我只好不響。我已經把危險的所在。指給他們看。我也滿意讓他們自己相度事勢。免遭危險就是了。凡一個女人的貞潔。時時刻刻要人防守的。那就值不得防守了。（作者善於造句。如此句與第二回之末句等類是也。全書此等句子尚多。讀者可以隅反。）

第六回

鄉下家庭之快樂

(素緋雅無意露真情)

且說我們辯論前回的問題。熱鬧得很。於是爲通融起見。大衆議決。割一塊鹿肉作晚餐。女兒很高興的去烹調。我說道。有這樣好菜。應該有客人同享。那就加倍的有味。可惜無鄰居。無客人來同享。我女人說道。好呀。搭救素緋雅的好朋友白先生來了。這可把你的辯論駁倒了。我說道。把我的辯論駁倒了麼。我的寶貝。你錯了。有限的幾個人能駁倒我。(寫牧師自以爲是。未能破除積習。)善烤鵝排。是你的本事。我向來不同你辯。說到辯駁。你不要管我罷。我說話的時候。白且爾進來。人人都歡迎他。很殷勤同他拉手。狄克好多事。端把椅子請他坐。

這個窮人。我倒是甚喜歡他同我作朋友。內中有兩層緣故。一來是我曉得他要同我作朋友。二來是他極力同我要好。我們這裏鄉下。都曉得他是一個窮人。少年時候不要好。這時候他還不到三十歲。

有個時候。他的談論也還有道理。大概說的話。他最喜歡小孩子。說他們是無害的小把戲。他最出名的是唱歌給小孩們聽。告訴他們故事。總帶些東西給他們。也許是塊餅。也許是個小叫子。每年總來一次。住幾天。住在我們的鄰居家。他這次來了。同我們坐下吃晚飯。我的女人很勸他喝我們的果子酒。他說些故事。唱幾個老曲子。告訴我的小孩子們鹿的故事。吉力塞的歷史。克士京冒險記。羅沙曼草亭記。我們家裏養的公雞。向來是晚上十一點鐘啼。這個時候雞啼。我們就曉得應該歇宿。纔想起來沒得牀鋪安頓這位客人。又不能半夜叫客人去小酒店住宿。狄克先說。倘若他的哥哥讓他同牀。他願意讓地方給客人。比勒說道。倘若姊姊讓我同牀。我願意把我睡的地方給白先生。我聽了。說道。好孩子們。你們讓得好。招待異鄉人。是基督教徒應盡義務中之一。走獸有穴可歸。飛鳥有巢可住。無告之人。只能殼在同類中尋棲止。（前頭已說過兩次白且爾是個窮人。這裏當面且說無告之人。豈不令白且爾難堪耶。）這世界上。最偉大無告之人。就是來救世的人。他向無棲身之所。彷彿是要看世界上還剩有幾個肯收留無告的人。我又對我的女人說道。我的至愛。給小孩子一人一塊糖。狄克先說的。應該給一塊大些的糖。

第二天一早。我把全家人喊出門。幫忙最後收的乾草。我們的客人。願意幫忙。我們就讓他幫我們作工。作得很寫意。把草排好吹風。我前行。餘人跟我走。我禁不住看見白且爾。很費力的。幫我女兒素絳。雅作他那一部分的事。他先把自己的作完。就去幫我的女兒。兩個人談得很密。我卻曉得這女兒心地明白。我又曉得我女兒立志非凡。我對這個窮漢卻無不放心。這一天的工作完了。我們仍舊留他。他辭謝。說是當晚要住在鄰居人家。帶一個小叫子給那家的孩子。他走了之後。我們吃晚飯時候。就談到這個不幸的客人。我說道。這就是少年輕浮奢侈。後來困苦的好榜樣。他這個人。並不是無知識。卻用知識去加重他從前的過惡。你這困窮無賴的人呀。從前你能毅意使奔走的一班吃喝玩樂的朋友。同那一班好巴結你的人。現在都那裏去了。從前他們恭維他聰明機靈。現在挖苦他是個傻瓜。他現在窮了。也許是應該窮的。因為他既無獨立的志氣。又無用世的本事。也許我是心懷私見。（老牧師不願其女與白且爾深交也。）故此把這番痛罵他的話說得太過。不留餘地。素絳雅就很溫和的駁我道。爸爸。無論他從前行爲怎麼樣。他現在所處的環境。應該可以免了他受人指摘。他現在所受的困苦。足殼罰他從前的過惡。我曾聽爸爸說過。上帝既操罰惡之權。我們就不應該再加一下無

謂的打擊。（這番話說得極寬厚也。娓娓動聽。如見其人。）我的兒子摩西對他姊姊說道。姊姊你說得對。有一個古人說過一段古事。勸人不可報恨太過。說的是有一個人已經被人剝完了皮。一個鄉愚還要再剝。這報怨的手段未免太毒了。況且父親說他個人怎樣怎樣的困窮。或者尚不至於窮到這樣。我們不能拿我們設身處地的感覺。去判斷他人的感覺。我們的眼睛看見隱鼠所住地方是很黑暗。難保那隱鼠不看見是很發亮光的。我照實說。這個人的心境。同他的處境很合拍。他今天同你說話。再高興也沒有。摩西這句話。原出無心。他姊姊卻是有意。聽了臉上一紅。裝出一笑。蓋過去了。還說他並未留意白希爾說的什麼。（傳神之筆。）不過相信他從前是個上等。人。我女兒急於要表明自己。又加臉上這一紅。我心裏很不以這種現象為然。但是我把我的疑團按住。

明天是房東來。我的女人去作鹿排。摩西坐下讀書。我教兩個小兒子。兩個女兒像是很忙。我留心許久的看他們在火上煮東西。其初我以為他們幫母親作菜。狄克在耳邊告訴我。他們製膏子塗臉。我天生的最惡無論什麼膏子。因為我曉得膏子不獨不能補臉。反能害臉。（老牧師從何處得此閱歷。應用潤字。而用補字。牧師未免挖苦。）我於是把我坐的椅子慢慢的挪近火邊。以為火不旺。裝作通

火偶然失手的樣子。把兩個女兒煮的東西推翻。這時候想再作也來不及了。（老牧師很淘氣。然而卻用點苦心。）

第七回

彼城裏的小機靈人 頂蠢的人也能學會耍一兩夜的小丑

（奧維雅鍾情唐希爾）

且說我們請房東吃飯那天早上。讀者可以意會。我們什麼食物都使完了去裝面子。也可以意會。我的女人和我兩個女兒趕這個機會穿上頂華麗的衣裳。招待貴客。唐希爾帶着兩個人來。一個是家裏的牧師。一個是不上不下的清客之類。跟來的還有許多家人。他要打發到酒店去。我的女人得意的了不得。一定要連這班家人都招待。到後來我們因爲這事。受了三星期的窘。（貧窮人家要拼命款待富貴客。無有不受窘者。雖受窘而仍以爲樂。）因爲白且爾早日曾露出口風。他要向威小姐求親。這就是我的大兒子求過親而打散的。故此他來我們都不甚歡迎。但是無意中出一小事。把我們難爲情的意思打散了。因爲座中有一位。偶然提及威小姐。唐希爾頗粗口的說。這種醜怪東西。還是美人。太沒道理了。假使我拿一個燈籠。在某教堂鐘樓底下。挑選我的太太。還得不着許多快樂。我

不相信。他說完大笑。（唐希爾真是粗俗不堪。）我們也都笑了。閩人說笑話。自然是人人都要陪笑的。我的女兒奧維雅。禁不住竊竊私語。聲音卻令人聽見。說的是他有無限的談諧。

吃過飯。我說頌詞。我的老例頌的是宗教。唐家的牧師謝謝我。他還說。我愛的惟一女情人就是宗教。那鄉紳很刁蛋的說道。法朗克。你老實說。譬如一方面你所愛的情人。穿細竹布袍袖子。一方面是素緋雅小姐。一絲竹布也不穿。（此句之意。直云裸體也。可謂淫褻極矣。）你愛誰呢。唐家牧師答道。一定兩方面都愛。鄉紳說道。法朗克不錯。那怕這鍾酒把我嗆死。我也要說。一個美女子。比世界上什麼宗教把戲都好。什麼是宗教稅。什麼是宗教禮節。都是騙人的。亂七八糟騙人的事。（對着兩位牧師肆口漫罵宗教。寫得唐希爾棄蔑禮教。淋漓盡致。）我並且可以證實。摩西說道。請你證實。我可以駁你。鄉紳一聽。曉得摩西老實。一面對衆人使眼色。叫衆人預備聽笑話。於是答摩西道。你若是要平心靜氣的辯論。這個問題。我預備同你鬪。第一層。你還是用比喻的方法。還是用問答的方法。摩西因爲讓他辯駁。很高興說道。我是用有理的方法。鄉紳答道。又是好的。第一層中之第一層。你不能駁。無論什麼是的。就是是的。你如果不以這個爲然。我就不能往下再辯了。摩西答道。我想我可以答應這一

層。我就儘着這層駁你。鄉紳說道。全大於分。你也不能駁的。摩西道。這是公道合理的話。我不駁。鄉紳又說道。一三角形的兩個角。相加等於兩直角。（此是幾何原本公理內之一條。原無可駁。）摩西很鄭重的四圍一看。說道。這一層道理再淺顯也沒有了。鄉紳於是很快嘴的說道。很好。前提已經定了。我就要說。把自然存在。貫串起來。用反置雙比例法。自然生出可以作問題的問答。也可以證明精神歸在第二個本題。（此段東扯西拉。胡說巴道。胡亂串起許多哲學算學字眼。大言欺人。讀之大發一笑。）摩西說道。慢着慢着。我不以你所說的爲然。你這種異端道理。能服我麼。（雖摩西也曉得鄉紳胡扯。）鄉紳好像生氣的說道。你不服麼。你且先答我一句淺白的話。阿理斯德說。有關係的就是有關係。（此句無理可辯。）你看對不對。摩西答道。自然是對的。鄉紳說道。既是這樣。我有一個提議。你直接的答我。我提議的是。請你判斷用解析法研究我第一部分。（此處不通。此一段用幾個希臘字。更是胡扯。）請你把道理說給我聽。把道理說給我聽。我說。你簡直的答我。摩西說道。我不明白你的理。你倘能把你所說的。作成一個簡單的提議。我想。我可以答你。鄉紳說道。呀。先生。我對不起你。原來你既要我把辯駁法子給你。還要我把知識也給你。先生。你要得太多。我供給不起。這一番話很有力。

量。叫衆人笑摩西。這時候人人都是高興的。惟有摩西一個人。坐在那裏最難受。終席他也再不說一句話。

我聽見唐希爾說的話。心中不快。奧維雅卻大不然。他誤作是談諧。其實不過是專靠記性。他以爲唐希爾是個極上等人。凡是男人長得身材好。穿的衣服好。又是富有資產。女人總當他是上等人。我們也就不能單怪奧維雅。（不是替小姐出脫。是挖苦世上女子之無見識也。）唐希爾雖然全無學問。但是嘴卻會說。平常談話。他卻是口若懸河。女孩子受的教育。原重在表面上好看。自然也重男子的表面好看。唐希爾這種人。自然可以贏得女子愛情。也無足怪。

客人走了之後。我們又討論他的長處。因爲他兩眼愛看奧維雅。又愛同奧維雅說話。他之所以光降。自然是意在奧維雅。毫無疑義的了。他的兄弟同妹妹都笑他。他也並無不喜歡。我的女人以爲今天是極有榮耀的日子。他的女兒得勝。就同自己得勝一樣。他還要居功。對我說道。我說句公道話。原是我叫女兒們鼓勵我們的房東求親的。我向來有大志。你現在纔曉得我不錯。誰能料到這事的結果呢。我哼了一聲答道。誰知道結果怎麼樣呢。據我看來。我可不喜歡這件事。可惜他是個闊少。有錢無

行。假使他是個貧窮而誠實的人。我更喜歡。倘若我疑他疑的不錯。我萬不能把女兒嫁給蔑視宗教的人。（牧師有先見之明。）

摩西說道。父親責備他太嚴厲了。天不責人的思想。只責人的行爲。人人都有一千個惡思想。無力壓制他不發生。我們房東蔑視宗教。也許是自然而然的。他的思想雖然不對。但是尙未見於行事。我們不能怪他。如同地方官無城可守。怎能怪他不能抵禦敵軍呢。

我答道。兒子。你說的不錯。若是地方官把敵軍請來。他還無罪嗎。凡是抱住背理宗旨的人。都是這樣。他們的壞處。不在只信眼見的證據。在乎還有許多證據。他閉眼不看。這就如同貪官判案一樣。只憑聽見的證據。其餘還有許多證據。他都不聽。就判案。是以我們不對的思想成立時候。雖是不由自主。但是我們立意存壞思想。或是隨隨便便。不加選擇。放任壞思想成立。後來作出惡行爲。自然應該受罰。或犯過失。亦應受人看不起。

我的女人。雖然不辯駁。卻也湊着談話。也說我們認得幾位小心謹慎的人。也不信教。卻是很好的丈夫。他還說。有些有知識的女子。有本事叫丈夫奉教。又說道。誰曉得奧維雅的力量。可以作到什麼地

步呢。無論談什麼。他都有些話說。據我所知。他很有辯駁的本事。

我問道。他曾經讀過什麼辯駁書。我卻記不得我給過他什麼辯駁書看過。你把他的本事。看得太大了。奧維雅答道。爸爸。母親並沒把我的本事看得太大。我曾經讀過許多辯駁。我曾經讀過圖華同斯括的辯駁。也讀過魯濱孫同他的黑奴辯駁。我現在正在讀奉教人之求親這本書裏頭的辯駁。我答道很好。好女兒。我曉得你有完全資格勸人入教。你去。幫你的母親去作果子糕罷。（收得冷雋。）

第八回

男女相愛不望富貴將來卻生出大關係

（白且爾談詩砭流俗）

且說白且爾第二天早上又來訪我們。我有我的一番道理。雖然起首不喜歡他屢次去而復來。但是我不能不陪他在火爐邊談談。他替我們用力的工作。抵得過我們的招待。因為無論在草場。或是堆乾草地方。他都是第一個出力。況且他常常說幾句有趣味的話。減輕我們的辛苦。他說的都是我們想不到的話。卻頗有道理。我又可憐他。又笑他。又愛他。我不喜歡他的一件事。就爲他很愛我的女兒。有時候他作爲頑笑的話。喊我女兒作情人。他有時買花邊送我兩個女兒。把那一份頂好的送與我小女兒。我不曉得是怎麼樣。只覺得他一天比一天的和藹。俏皮話說得日見進步。他從前是很老實的。現在他的智慧。一日比一日高。（可見得是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我們吃飯。全家都坐在田上。斜靠着地。桌布鋪在乾草上。不多的幾樣飯菜。擺在中間。白且爾自己很

高興的。也鼓勵我們高興。有兩座籬笆。一方一座。小鳥對唱。我們見慣的紅脖子。飛來在我們手上啄麵包屑。所聽見的聲音。都是安樂的迴響。（好一幅田家樂。）素緋雅說道。詩人蓋先生說得嬌嬌可聽的。一雙相愛的少年男女。爲雷所擊。相抱而死。我每次坐在樹下的時候。總要想到這故事。蓋先生說得淒楚動人。我讀過一百遍。每讀一遍。都是歡喜欲狂的。我的兒子說道。那段故事裏頭。寫得最好的。也還趕不上羅馬詩人奧維所作的阿西士同加拉提的故事。這位羅馬詩人比蓋先生善用反襯。修辭學裏頭這個法子。只要有置得清。寫來就有力量。能動人悲哀。白且爾說道。你們兩人所說的兩位詩人。都一樣的好多用字眼。行行都布滿了。因是把不正不雅的風氣灌入兩國。凡是缺少真才的人。覺得他們的毛病易學。故此英國現在的詩。好似羅馬帝國季年的詩。不過是堆砌許多借用的富麗字眼。其中卻一無所有。無布局。無貫串。就好像一條長繩子貫串許多整潔鏗鏘的字。裏頭卻無一點意思。（文體卑陋。往往墮落至極點。各國皆然。不獨英國羅馬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雖外國亦有同尚焉。）瑪當你心裏想我這樣貶他人。我就應該給他人一個機會報復。我所以說這句話。就是乘機把一篇歌介紹衆位一聽。這首歌什麼好處都許有。卻無我剛纔所說的毛病。

離合歌

我遠遠見有燭光。請煩你這位隱者。回頭領我到那裏。我迷了路。走得疲乏了。眼前都是荒野。越走越走不完。那隱者答道。好孩子。那是靠不住的鬼火。陷人於險的。你不要上當。不必向那裏去。寒舍雖然無什麼設備。卻是很歡迎無家可歸的人。你今晚不如請到我的茅舍。有什麼我同你分。有的是蔬食蘆牀。你可以暫時休息。因為上天憐憫我。我也憐憫牛羊。我隨他們自由遊戲於山谷。我是不肯殺以為食的。我食的是山邊的野菜鮮果。飲的是山泉。你這位遠行的香客。不如轉向我那裏。請你破除憂慮。世上的事值不當去憂他。我人生在世。原用不着要多少東西。不到幾時。連這要的東西也可不必要了。這位隱者說的話。溫柔如天降的露水。那謙退的異鄉客人低頭跟着隱者走。遠遠的荒野間隱隱的有一所住處。鄰近的貧人或迷路的過客可以投宿。那屋裏沒得什麼東西。用不着人保管。關了柴門。兩人進去。這時候勞苦的人都回家歇宿。隱者擺火。使那懷憂的過客振振精神。他擺開蔬果。含笑勸客人吃。又說了許多古事消遣長夜。貓兒在旁戲弄。蟋蟀在爐邊歌唱。柴火畢剝畢剝的響。火星四處的飛。這種娛人的情景。不獨不能解那客人的憂愁。又令他傷心。

滴淚。隱者看見了。不由得問他爲何這樣愁苦。問他是不是原本富貴人家。不爲所容。不得已漫遊至此。抑或是朋友負義。抑或因戀愛見棄。隱者又勸他說道。富貴帶來的歡樂。原算不了什麼。又不能耐久。其餘的更不足數了。說到朋友交情。更是有名無實。不過是種安神藥。受了迷當是安睡。朋友原是跟着富貴勢力走的。無勢利就無朋友。說到愛情更是虛聲。不過是新派女人拿來同男人開頑笑的。地球上沒得愛情。只有斑鳩巢裏還有糊塗孩子呀。把你的愁苦壓下去罷。把你所愛的美女撇開罷。當隱者說話的時候。不料那位爲情魔所害的客人。不覺臉通紅了。他看見客人臉上忽然露出如朝暉的美麗。俄頃又不見了。客人這時候帶點含羞。胸脯不停的起落。就供出站在他跟前的。是個美貌女子。歎一口氣說道。請你饒恕一個可憐無人收留的異鄉人。質質然的兩隻汗腳踏入你這個聖地。但求你可憐我一個爲情而失路的女子。他原爲求休息。一路孤行。只有失望憂愁同他作伴。我父是泰晤地方人。是個有錢的貴族。他只生我一個。所有家產。原是我一個人獨享的。因此就有無限若干人來求親。大約都來恭維我怎樣的貌美。他們怎樣的愛我。每點鐘都有一班人慕我的富貴而來。爭先恐後的貢獻富貴於我。內中獨有一位少年名愛特文也來。只對我

鞠躬。卻向不提到愛字。他穿的都是很平常衣服。既無錢財。又無勢力。卻有知識。有實在價值。然而這都是我所最看重的。在山谿時。他在我邊。唱愛情歌。我聞得滿谿都是香風。聽得滿林都是仙樂。白日開的鮮花。晚上天降的露水。都比不上他這個人心地光明清潔。但是枝上的花葉上的露是不能久的。他雖愛我。我愛他卻不能久。他只管懇求我。我卻不該無定性的一味用手段去對付他。他的愛情雖然動我的心。我卻播弄他。使他心痛。我反以爲樂。後來他見我看他不起。很愁苦的走了。叫我一個人去得意。他私下裏找了一個極荒涼的地方。就死在那裏。他一去之後。我纔後悔。心裏極其愁苦。我只好拿我的命去償他。我就去找他去的那個地方。同他在一處。我也要藏在那個荒涼地方。也作一個無希望的人。無人理的人。躺下來就死。愛特文既爲我而死。我只好亦以一死報之。那隱者聽了。兩手抱住那女子說道。上天不許你死。那女子轉過臉來要責他。一看原來抱住他的就是愛特文。愛特文說道。我的至寶愛林納。我的至愛。你轉過臉來看看你的愛特文。久已失蹤的愛特文在這裏。還了你。仍如從前相愛。你讓我抱你緊貼我的心。把什麼愁苦都撇開了。我們從此永不分離。從此以後我們永不分離。真誠相愛。你歎一口氣。不獨傷你的心。連我的心也傷了。

素緋雅聽他唱這歌。一面稱讚。一面露出一段柔情。我們正在很安閒的時候。忽然聽見槍聲。隨即看見有一個人。竄進小樹叢裏。去捉打落的東西。這打獵的原來就是鄉紳家裏的教士。把那唱得很好聽的鳥打死一個。（大煞風景。）這槍聲又響又近。我兩個女兒嚇了一跳。我看見素緋雅受驚的時候。倒在白且爾身上。白且爾兩手抱住他。那獵人走上來告罪。說是並不曉得他同我們相離這樣近。說完坐在我的小女兒身邊。照着打獵派頭。把那早上打的東西。送我女兒。我女兒正要辭謝。他的母親使眼色。我女兒立刻改過來。收了這份禮。卻仍帶着有些不甚願意受的樣子。我女人很得意向我耳邊說。素緋雅收服了這位教士。同奧維雅收服那鄉紳一樣。我卻疑心素緋雅的愛情。別有所屬。我曉得我疑得倒有幾分對。原來那教士奉鄉紳命來說。預備音樂茶點。意欲當晚請兩位小姐。在我們門前草地上。月夜跳舞。他接着說道。我老實供認。我是第一個來送信。卻有點私心。因為我要求素緋雅小姐。同我跳舞。作爲給我送信的酬謝。我女兒答道。假使面子上過得去。我並無什麼不願意。隨即對白且爾接着說道。但是這位先生。今天陪我操作。陪了一天。到了消遣遊戲。他應該也有一份。白且爾謝謝我女兒的一番好意。說情願讓與教士。因爲有人請他吃收穫晚飯。卽晚還要走十幾里路到

那裏去。我覺得他這一辭。有點反常。再說我的小女兒是很有知識的。爲什麼偏喜歡一個破產的人。不喜歡前程大有希望的人呢。女人的好醜。男人最會分別。男人的好醜。自然是女人斷得最確。好像是男人是偵探女人的。女人是偵探男人的。各有本能。互相偵察。

第九回

介紹兩位極闊女人 俗見以爲衣服好就是家教好

（唐希爾月夜宴佳人）

且說白且爾纔告辭走了。素緋雅答應同那教士跳舞。我的兩個小兒子從屋裏跑來報告說。鄉紳帶了許多人來了。我們進屋看見鄉紳帶了兩位簾片，還有兩位穿得頂闊的少年女人。鄉紳介紹說是京裏最闊最時髦的女人。可巧我們椅子不殼。唐希爾就立刻出主意說。每個男人坐在每個女人身上。（可見唐希爾之放蕩無檢。）我簡直的不答應。我的女人還使眼色。不以我爲然。我們打發摩西去借椅子。因爲女客不殼數。不能作某種跳舞。兩個簾片就同摩西同去找女客。不久椅子已殼了。女客已殼了。兩個簾片把我們鄰居法林巴兩位小姐請來。這兩位臉色像玫瑰花。髮上飄兩個大紅結。卻有一件不湊趣的事。這兩位法小姐。雖然會好幾種跳舞。但是某種跳舞卻不會。（行文至此。故作一折。）起初衆人都有點不舒服。後來推推拉拉的。也就跳得很高興。用的樂器。是兩個提琴。一把笛。

子。一個小鼓。月色光明。鄉紳同我的大女兒領班跳。鄰近的人來了好些看熱鬧。無不個個高興。我的女兒腳步。又大方。又活潑。我女人看見了。非常得意。告訴我這小寶貝聰敏。跳得好看。那腳步都是偷學我的。（老太太好居功。卻是極得意語。）那京裏來的兩位女人。極力也要學腳步從容。怎麼樣也學不來。無論身子怎麼樣扭。兩隻手怎麼樣轉來轉去。身子怎麼樣忽然軟下來。怎麼樣忽然亂動。亂跳。總也跳不出好樣來。旁觀的人。雖然說好。鄰居法林巴說。總趕不上奧維雅小姐。跳得合拍。兩腳拍地。如同音樂的迴響。跳了有一點鐘。京裏來的兩個女人。怕受涼。請停止跳舞。內中有一位說話。說得很粗。說是出了一身臭汗。我們進屋子。看見擺着很出色的冷食。是鄉紳帶來的。這時候的談話。卻不似從前的隨便。我的兩個女兒。卻都落後了。京裏來的兩個女人說的都是闊話。最時髦的話。不是談畫。就是談京裏的時尚。或大詩人沙士比。又談當日最時髦的。是拿玻璃杯搽出樂音。有一兩次。他們說的極粗的話。當時我以爲是時髦（後來纔曉得不是的。）但是穿上華麗衣裳。也就把語言粗鄙蓋過去了。（善於挖苦。）我的女兒以爲是他們有上等才藝。很羨慕他們。雖然曉得他們很有不對的地方。反以爲是受過超等的教養。這兩位京裏來的女人。對於我兩個女兒。特爲的降格客氣。更

超過他們別的人才藝，（亦是極力挖苦。凡此等降格客氣的派頭，往往令旁觀者肉麻。）有一位說，倘若奧維雅小姐多見些世面，當然更有進步。那一位接着說道：「只要在京裏過一個冬，素緋雅自然就會變作另外一個人。我的女人都很以這話爲然。」又說他很熱心的要兩個女兒受一冬的打磨擦光。我禁不住回答這話，說道：「論我們的家世，他們的教育已經是過分了。若是踵事增華，不過令人更笑他們窮。反叫他們多添好些，設不上辦不到的好尚。」唐希爾說道：「他們既然很有力量，叫人快樂，爲什麼就不應該享受無論何種的快樂呢？」就我本人說，我廣有財產，倘若我拿一半給奧維雅小姐，可以使他快樂，我就給他。我所要求的，不過是我要同享利益。」（唐希爾言外不懷好意，無怪牧師面斥他。）我對於世情，不是個完全外行。聽了唐希爾這不中聽的時髦話，很生氣，只好用力壓住，不發怒。我就答道：「先生，你今天屈尊光降我家，我家裏的人受過教育，曉得愛名譽，顧面子，同你一樣。若是設法傷害我們的名譽，就有危險的結果。先生，我們財產雖然沒有，卻曉得顧體面。體面就是我們最後剩下來到的至寶。我們是要特別留心保存的。我說了這一番嚴厲的話，有點後悔太過火。那鄉紳抓住我的手，矢誓的說，他很恭維我的氣概，卻不以我懷疑爲然。」

這時候那京裏來的兩個女人起首很見機很莊重的講道德。我的女人和那個教士和我不久都同他們交談。後來鄉紳供認慚愧。說話太過火。我們談到凡事適中的快樂。又談到凡一個人他心地不爲罪惡所汙。自然光明。我很喜歡叫兒女們聽許多這樣的話。可以使他們道德上有進步。不由得讓兒女們久坐。過了他們該歇宿的時候。唐希爾比我還要進一步。問我對於這時候祈禱。有什麼反對。我很高興的依照他的話祈禱。（寫唐希爾同京裏來的女人善於見風轉舵。忽然祈禱起來。未免可笑。）這晚上過得很舒服。後來客人想起回家。京裏來的兩位女人很特別的愛上我的兩個女兒。很不願意分手。兩個一齊要求我讓兩個女兒回到他們家裏。鄉紳也是這樣的求我。我的女人也求我。兩個女兒眼看着我。也願意同去。我也沒了主意。託故說了幾句不能去的話。兩個女兒卻答我幾句可以去的話。到後來。我不得不說一定不准去。第二天一整天。他們臉上都是很不高興。答我的話。都是很短的。

第十回

我們家裏人要同有錢的人比。貧人試擺富人架子之可憐。

（出風頭大煞風景）

且說我這時候纔看出來。我費了許多日子。費了許多工夫。宣講節制。簡樸。知足。幾件道理。我家裏人簡直的是不理會。我屢次勸他們。不過是把他們驕奢的意思壓住不發作。卻未曾斬除淨盡。新近比我們景況好的人來過訪。把我們特別的看待。也禁不住他們驕奢的思想又發作了。我們窗口。又同從前一樣。擺滿了塗臉塗鬚子的膏子。出門怕太陽曬黑了皮膚。家裏頭有火。又怕糟蹋了臉色。我的女人說。起得太早。恐怕傷了兩個女兒的眼睛。吃過飯作事。又恐怕紅了鼻子。還說了許多話要我相信。若要兩隻手白。無過於不作事。故此現在他們。不替佐之把內衣縫完。反去改造他們自己的紗製舊衣裳。不然。就是弄胡琴。可憐隔壁的兩位法林巴小姐。從前我的兩個女兒。和他們是有顏有笑的。現在嫌人家窮。都捧開不理人家了。終日談的都是闊人家的生活。闊朋友。又談繪畫。和最時髦的穿

戴沙士比的戲。玻璃盃發樂音。(末後兩句是拾人牙慧。)

他們若是摹仿闊人作到這裏為止也還罷了。誰知來了一個行腳算命的婆子。把他們一吹。吹到天頂上去了。有一天。這黑臉婆子來了。兩個女兒立刻走來。每人向我要一個先令去算命。我老實說。我勸他們勸得太多。好像是我全是對的。他們都是不對的。我也厭煩了。只好讓他們高興。我心裏也覺得快樂。於是每個女兒給一個先令。為我的家庭體面起見。我要說明白。他們並不是沒得錢。因為我的女人總要調個女兒給一個金錢。放在口袋裏。卻不許換輔幣零用。(給錢與不給等。寫來好笑。) 他們拿了先令。同那算命老婆子闖在屋裏。好一會後來走出來。我一看他們的臉。就曉得算命老婆子答應了他們極闊的前程。我問道。好呀。我的女兒們怎麼樣啦。奧維雅。你告訴我。算命的告訴你的話。值得一個銅子嗎。他答道。爸爸我恐怕他是同魔鬼來往有魔術。因為他很頂真的說。我到不了一年。就嫁一位鄉紳。我又問道。素緋雅。我的孩子。你將來嫁什麼人呢。他答道。老爺子。算命的說。我姊姊嫁與鄉紳之後。不久我就嫁與一位博爺。我說道。什麼呀。兩個先令。不過換得這一點東西嗎。花了兩個先令。不過得一位博爺。一位鄉紳嗎。你們真是傻子。我只要一個先令。可以答應你們一位王爺。一

位大富翁。(奚落得痛快。)

他們這一算命要預知將來。卻生出極要緊的效果。我們自此以後。相信走極高極貴的命運。預望將來大闊。

有一句話。是前人說過一千遍的。我再說一遍。說的是我們盼望將來好光景所過的時候。比實收效果所過的較爲快樂。第一層。我們所盼望的。是照着合我們自己的口味去作菜。第二層。是天作好給我們吃的。我們自己接二連三幻想造出來的空中樓閣。有寫不出來的樂境。我們這時候。以爲重新走好運。因爲通村都說鄉紳戀愛我的女兒。我的女兒就居然實行戀愛鄉紳。彷彿就是通村的人。勸他發動愛情的。這個當口。我的女人作的夢。都是世界上別人夢不到的好夢。每早起來。他很鄭重很小心。的把昨夜的夢告訴我們。所有詳細的夢境。說得極清楚。一點兒也不漏。有一晚上。他夢的是棺材同兩條交加大腿骨。他是快辦喜事的預兆。又有一晚。他夢的是女兒的幾個口袋。都裝滿了小銅錢。這是一定不久口袋裏裝滿金錢的預兆。女兒們也有他們的預兆。他們覺得有人同他接吻。又看見燭光成暈。火裏有煤塊像錢口袋。從火裏跳出來。茶碗底藏着同心結。

快到星期那一天。接到京裏兩位女人的請帖。盼望我們全家星期那一天在教堂相見。因爲這一請。我看見星期六那一天。我的女人同兩個女兒。祕密會議。有時拿眼偷看我。露出來他們商議什麼詭計。我很疑心他們預備實行極無理的事。明天要大出風頭。到了晚上。他們就依次的發兵。我的女人擔任圍城。吃過了茶。當我很高興的時候。我的女人就開始攻擊。說道。查理（牧師小名）我的寶貝。明天教堂裏闖人必多。我答道。我的寶貝。也許有的。不過你不必爲這事煩心。毋論闖人或多或少。我一定有一篇好宣講文。給你聽。他答道。這一層我很曉得。不過我想。我們必定要穿得像樣好見人。誰料得會發生什麼事呢。我答道。你先事預防。我很贊成。我最喜歡看見人在教堂裏行爲及外貌。都要莊重像樣。要虔誠。卑下。高興。沉靜。他答道。這個我曉得。但是我的意思說的是。我們到教堂去。應該穀樣子。不要學窮苦人的樣子。我答道。你說的很對。我正要告訴你同樣的意思。凡到教堂去要穀樣子。是越早去越好。教儀未起之先。可以有時候用心思想。（此段夫婦一問一答。一個要說卻不敢即說。一個心裏很明白。一味裝糊塗好像捉迷藏）他攔住說道。咳。查理。你所說的都不錯。不過不是我的意思。我說的是我們到教堂去要特別好看些。你曉得的我們家裏講教堂還有六七里路。我老實說。

我很不喜歡女兒們步行走多少路。走到教堂裏的坐位。滿臉通紅。好像是賽跑得頭彩的。我的意思。是我們有兩個種地的馬。一匹是小馬。在我們家裏有九年了。一匹是他的同伴。叫黑果。在這一個月內。什麼事也沒作過。這兩匹馬懶到發胖了。我們都忙的作事。爲什麼馬就不派作點事呢。我告訴你。只要摩西把馬洗刷修剪。還是很可以見人的。（牧師太太急了。索性說出來。）

我反對這個條陳。用這種牲口上路。更害。不如步行卻大方幾十倍。況且黑果是兩隻白眼。那小馬又欠一條尾巴。這兩個馬向來不會教練上場。當坐馬騎上了。不曉得虧損多少壞脾氣。況且我們家裏。只有一副鞍。一副後墊。我這幾句反對的話。他們全不聽。我只好依了。第二天早上。我看見他們在那裏收拾各種應用東西。預備出發。我曉得他們要忙得好一會。我先行去教堂。他們答應趕快的。隨後來。我到了之後。在書桌旁坐下。等了幾乎一點鐘。等他們來。越等越不來。我只好起首祈禱講經。看見他們不來。心裏很有點不安。等到禮拜節作完了。他們還不來。我心裏更加不安。於是我從馬路走回去。回到半路。纔看見他們同擺儀仗的。慢慢向教堂來。我的兒子。我的女人。還有兩個小的。堆在一個馬上。兩個女兒。又在一只馬上。我責問他們。爲什麼就攔一看他們的臉。就曉得他們在路上。

出了許多事。第一件。兩匹馬呆站在家門口。不肯走。後來自己爾幫忙。拿棍子敲馬。敲了有二百碼遠。那兩匹馬才走的。第二件。馬背上墊子的皮帶斷了。只好停住。修理好了再往前走。後來有匹馬意思情願的。站住不動。勸他也不成。打他也不成。他總是個不走。（此一段偏有許多不湊趣的事。寫得好笑。）我碰着他們。正是敗興剛有轉機的時候。我看見他們都平安。受了這一番折磨。心裏暗暗的並無什麼不高興。因為怎麼一來。給我將來許多機會說話。贏他們。我的女兒受了一番教訓。以後可稍斂迹些。不再出風頭。

第十一回

家裏的人還是要出風頭

(唐希爾設計害善良)

且說第二天就到了九月二十九的節。鄰居法林巴請我們去過節。燒果仁。(不知所謂。)頑把戲。我們受過一番折磨。壓住我們的風頭少出些。不然的話。大約一定看人不起。不肯去的。但是我們勉強強強尋些快樂。(還是看不起鄰居也。)鄰居的燒鵝和包子很好吃。那雜釀的甜酒。據我的女人是個行家說是釀得非常之好。法林巴說故事。卻說得不甚好。說得太長。又無趣味。又說的都是自己所說的笑話。(席上閒談最忌總說自己。)我們從前都聽過。笑過有十趟了。我們卻是很客氣的再笑一趟。(是勉強敷衍仍看不起人也。)

席上原有白且爾。他向來是喜歡有些正當無害的遊戲進行。就叫少年男女說捉迷藏。還勸我的女人也同他們去開心。我倒很歡喜看見他還不太老。我和法林巴旁觀看熱鬧。看見耍得好就大笑。談

我們少年遊戲的本事。隨後頑的是閉住眼猜誰來打。又頑請令遵令的遊戲。最後是坐下頑搶鞋。這一個是太古時候的遊戲。不是個個人都曉得的。我不能不解說。頑的時候。衆人都坐下。圍成一個圈子。有一個站在圈子中間。四圍的人。傳遞一隻鞋子。如織布穿梭一樣。鬪笑的地方。就在站在中間的女人。不能同時轉身。四面八方的對着這一圈子人。人家就拿鞋子對那防備不到的地方拍他。我的大女兒正在身入重圍。被人用鞋子拍的塌塌的響。滿臉通紅。在那裏喊。說他們不公道。他喊的聲音很吵。幾乎可以把唱大曲的壓下去。正在亂中加亂的時候。誰知兩個京裏的女人。一個有爵的叫巴拉尼。一個叫很長名字的斯克小姐。走進來。我寫也寫不出來我女兒那種自覺難堪的光景。（虧作者寫得出。可謂熱鬧之極。）該死呀。種種俗態。被受過高等教養的闊女人看見了。法林巴發起的粗俗遊戲。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有好一會。被這兩個女人高貴的氣勢壓倒。好像是變了石頭生根在地上。動也動不得。

原來這兩位女人。先到我們家裏看我們。見我們不在家。找到這裏。因為昨天我們未到教堂。要打聽我們到底遇了什麼事故。奧維雅替我們說。騎馬跌下來。兩位聽了。說很關切。奧維雅又說。都沒受傷。

兩位說聽了很高興。奧維雅又說：我們幾乎嚇死。兩位聽了說：很難過。奧維雅說：晚上卻睡得很好。兩位說聽了極高興。（描寫應酬場中俗態。）這兩位總要我兩個女兒高興。樣樣遷就。無以復加。早一天晚上。這兩位說的話。不過是親熱而已。這時候說的話。簡直是熱到燒人。說是要同我兩個女兒作永久的朋友。巴拉尼是特別的。同奧維雅親熱。那位名字很長的斯克小姐。尤其喜歡素緋雅。他們兩位彼此交談。我的兩個女兒不響。在那裏羨慕他們的高貴派頭。但是讀者無論窮到是個叫化子。也喜歡聽高貴人談話。貴族及貴婦高等爵士們的逸事。（此處旁帶一筆挖苦讀者。）我不揣冒昧。把這兩位高貴女人末後一段的談話。寫下來給讀者看。斯克小姐說道：這件事我也不曉得到底是怎樣。也許是真的。也許是假的。那晚上大宴會的人。都大為驚異。那位貴族臉上。發各種顏色。貴如星暈倒。那唐金爵士拔出刀來說。只有流刺一滴血。他還是衛護貴婦。還是貴婦的人。

那一位答道。我能說我相信公爵夫人無論什麼秘密。都告訴我的。對於這件事。他卻一字沒對我說過。第二天。公爵喊他的家人。喊了三次。說查尼干查尼干。查尼干。你把我的襪帶拿來。這一件卻是事實。（可見所謂受過高貴教育的高貴女人所說的話。不過如此。都不相干毫無道理。）

但我先應說明白且爾之無禮。當這兩位高貴女人交談的時候。他的臉向着火。他們說完一句。他就喊一聲胡說。我們聽了。都很不喜歡。那兩位的談話。也就不甚高興。（白且爾看破兩位高貴女人的破綻。忍受不住。故屢喊胡說。）

巴拉尼接着說道。我的親愛斯克小姐。況且巴博士。拿這個題目作的詩。卻無一字提及。（又聽喊胡說。）

斯克小姐說道。這卻奇怪。他作詩是爲自己消遣。很少的漏去不說的。你能給我看看嗎。（又聽喊胡說。）

巴拉尼答道。我的寶貝。我身上還帶這種東西嗎。我以爲我懂得詩。我曉得我喜歡什麼。他的詩是不錯。我向來喜歡他的短篇。除了他的著作。還有住在某處的伯爵夫人的詩。其餘的都是最下等的貨。毫無富貴派頭。（又聽喊胡說。）

斯克小姐答道。你應該把你的著作刻在婦女雜誌的除外。那裏頭沒得下等東西。我猜以後再不見有你的東西在那雜誌咧。（又聽喊胡說。）

巴拉尼答道。我的文學陪伴走了。嫁了某大佐。因為寫東西傷我的眼睛。我曾經另外再找人。合式人是不容易找得着。每年不過三十鎊束修。難找着受過好教育。品行又好。能讀能寫。能應酬的人。京裏的女孩子們。我受不了常時擺在身邊。（胡說。）（此段慢慢露出陰謀。）

斯克小姐說道。我有過閱歷。我曉得。這後半年。我有過三個陪伴。一個不肯每天作一點鐘的平常事。一個嫌每年二十五個金錢薪水太少。第三個我疑心他有祕密愛情的事。我辭退他。我的巴拉尼。知廉恥。顧體面。是最要緊的。那裏去找呢。（胡說。）

我的女人。聚精會神的聽他們兩個人談話。對於後來這段話。尤其動心。三十金鎊。二十五個金錢。合計是五十六鎊五先令。在那裏等人承受我們家裏。可以拿過來。他看我的臉。看了一會。意思要我答應。我老實說。我以爲這兩個席位。適合我的女兒身分。況且鄉紳倘或真愛我的大女兒。這個席位。可以使他有嫁與富貴人家的資格。於是我的女人。打定主意不寒氣。不使這種利益出我們的家門。就擔任替我們家裏說話。於是對那兩位高貴女人說道。我要說點過於自信的話。請你饒我。實在我們不應得這樣恩惠。但是我自然想把我的兒女們見見世界。我大膽說。我兩女兒受過頗好的教育也。

遊能作事。無論如何。鄉下裏沒有好過他們的。他們會讀。會寫。會算。又會針線。各種縫紉。上下針。還有其他平常活計都會。他們還會打眼。穿孔。緣邊。又會音樂。作短衣裳。作繡活。我的大女兒會剪紙花。我的小女兒會拿算盤算命。（胡說）

他把這篇好演說說完了。（好演說三字意帶挖苦。）那兩個女人面面相看。不響。有幾分鐘。帶着鄭重懷疑的神氣。後來那長名字斯克小姐屈尊的說。兩位小姐同他不過是初交。卻很像能稱作陪伴之職。又對着我女人說道。場當但是這種事體。須要嚴查品格。彼此都要很深的相知。瑪當。我對於兩位小姐行爲謹慎機噤。斷無絲毫懷疑。不過這種事體。有照例的正式規則。

我女人很以他懷疑爲然。還說他自己也易於懷疑。只好請兩位女人向各鄰居查問。但是那位貴人。不肯還說不必。只要有他老表唐希爾保薦就殼了。我們求事。說到這裏爲止。

第十二回

運氣不佳還要把我們打下去 志氣頹喪比實禍難受

（摩西賣馬受局騙）

且說我們回家之後。那天晚上全用在策畫將來的勝算。狄波拉（牧師太太小名）費了許多聰明去猜那一個女兒得頂好的席位。有最多的機會同闊人應酬。要得這優差。惟一的爲難。是求得鄉紳的保薦。但是他已經屢次同我們拉交情。這個時候不用疑他不保薦。上牀睡覺。我的女人還要談這件事。說道。我的寶貝查理。我對你說。我們今天辦了一天頂好的事。我不曉得說什麼。答道。還好。他答道。什麼。不過還好就完了嗎。我看是很好。譬如兩個女兒在京城認識些富貴朋友。我曉得的。只有倫敦一個地方。什麼丈夫都有。況且天天都有奇事出現。高貴女人極喜歡我們兩個女兒。高貴的男子更不必說了。我對你說。我頂喜歡巴拉尼。他真肯替人辦事。令人感激。然而很長名字的斯克小姐。最得我得心。他們一談起京城有席位的話。你看見的。我立刻把他們釘住了。你告訴我。我能替女兒出

力罷。我對於這事。想不出什麼來。只好答。嚶。我求老天保佑他們。這三個月內比從前更好。這一句話。我向來對我的女人說。印在他心裏。使他曉得我的聰明。這原是一句騎牆話。倘或兩個女兒得意。那是應了我們虔誠希望的心。倘或遇有不幸的事。我的話算是句預言。但是我恐怕這番談話。不過都是預備第二件事。這第二件。並非他事。就是我們現在要擡起頭來。稍爲出些風頭。不能不在附近的市集。把那匹小馬賣了。他已經老了。不如另外買一匹。可以一個人或兩個人騎的。有時騎了到教堂。或拜客。好看些。我起初極力反對他。他極力的反對我。一定要賣。我反對力稍弱。敵人攻擊更猛。後來商定只好賣馬。

第二天是集期。我原想自己去的。我女人說我傷風。勸我不要去。我怎樣說。他也不讓我去。他說道。麼西很會隨機應變。能買能賣。都估便宜。他曉得的。我們買的便宜貨。都是他買的。他很能耐煩講價。他把人家講累了。得了便宜。纔能手。

我略爲曉得我兒子有點把握。我很願意把這事付託給他辦。第二天早上。我看見他兩個姊妹。非常的忙着打扮他趕集。替他理髮刷鞋扣。拿別針同他別帽子。打扮好了。到末後我們很滿意的。看他騎

上馬。前頭擺着一個木箱子。預備裝雜物帶回家。領身穿一件黑白柳條呢衣。短了些。我們卻捨不得。擗了。裏面是一件鵝黃色背心。兩個姊妹用一大塊黑絨子同他結頭髮。我們一齊送他出大門。送好幾步。在後面喊道：走好運。走好運。等到看不見他。我們纔回頭。

他纔走了。唐希爾的總管家來。同我們道喜。說是他聽見說我們的名字。極力說我們的好話。我們的好運又跟着來。接着唐家又有一個家人來。帶着片子。說京裏來的兩位女人。探問唐鄉紳幾句話。鄉紳說了我們許多好處。他們盼望可以滿意。我的女人說道：唏。我現在曉得了。要進大家的門。是不容易的。但是一踏進門以後。就是摩西說的話。我們可以安睡咧。我女人的意思。是要說句俏皮話。我的女兒很以爲然。大笑一會。我女人聽了這個喜信。非常得意。伸手到口袋裏。掏出七個大銅錢。一個小銅錢。打賞來人。（只賞七個大銅錢。一個小銅錢。未免不大方。）

今天原是我們招待客人的日子。第二個客是白且爾。從集上來的。帶了餅來給小孩子。一人一塊。我女人收着。每次拿一個字母給他們吃。（餅上有字母。）又帶了兩個盒子。一個女兒送一個。裝零碎。也可以裝錢。（只要有。）（這三字說他們身上無錢也。）我女人向來喜歡黃鼠狼皮作的錢包。以

爲是最吉利。我說到盒子。隨便帶說這一句。白且爾前趨行爲無禮。我們有點不喜歡他。然而也還關切他。現在我們不免把喜信告訴他。請教他。我們常請教人。卻是很少聽人的話。他讀了兩位女人來的信片。就搖頭說。這種事體。要非常小心。他這種懷疑的神氣。很令我女人不高興。我的女人說道。我曉得。你一來就反對我。反對我的女兒。你這個人。未免太過慮。雖然。我們向人請教的時候。我們要請教那種自己能遵照教人的話的人。（這是當面教訓。白且爾教人小心。自己卻不小心。）他答道。瑪當。現在的問題。同我個人從前的行爲好壞無干。我雖不請教人。遇着有人願意照行我教他的話。我憑着良心。不能不把話告訴他。我恐怕他這一答。要招對方用俏皮話駁過來。答話說得既無趣味。反要得罪人。我把別的話來打岔。裝作詫異樣子。說。天快黑了。爲什麼摩西在集上耽擱許久。還不回來。我的女人說道。不要你管。你放心。他曉得他幹什麼。我可以擔保他決計不會下雨天賣母雞的。（牧師太太怒態可掬。接着要說笑話。遮掩過去。母雞沾了雨最難看。難賣脫也。）我曾見他很買過極便宜的東西。你見了。也要驚倒。我要告訴你一段故事。叫你聽了大笑。笑到肚子都要痛。這不是摩西回來了嗎。馬是賣了。身後背着木箱。

他說話的時候。摩西慢慢步行而來。用皮帶穿着木簞。背在後面。同一個小販子一樣。滿臉是汗。我女人說道。好孩子。歡迎歡迎。你從集上。帶了什麼東西回來。給我們。摩西臉上有點詭祕的神色。一面把木箱放在小桌上。說道。我自己帶回來給你。我女人說道。呀。摩西。我曉得。但是馬那裏去了。摩西答道。我把馬賣了三鎊五先令二便士。我女人說道。好孩子。辦得好。我早曉得。你講價講瘋他們。老實說。三鎊五先令二便士。這一天的事。作得不錯。來。把錢拿來。摩西從懷裏掏出一包東西來。說道。我把錢買了些便宜貨。這包就是的。是十二打綠眼鏡。銀邊。沙皮盒子。我女人氣得話幾乎說不出來。微微的聲音說道。十二打的綠眼鏡麼。他把馬賣了。什麼也沒買回來。只買回來十二打不相干的。沒用處的綠眼鏡。摩西喊道。好母親。你爲什麼不聽我說出道理來。我買得極便宜。不然。我爲什麼買他呢。光是那銀邊。就不止值兩倍的買價。我女人大怒。說道。那銀邊。一文錢也不值。我敢發誓說。若是賣出去當破銀賣。五先令一兩。也賣不了一半原價。（此段寫摩西上當。反襯上文說他會買便宜貨。）我說道。你不必白煩心。賣眼鏡邊。我看是銅的。外加一層銀色。值不了六便士。我女人喊道。什麼。不是銀的麼。那眼鏡邊子。不是銀的麼。我說道。不是的。你的小湯汁鍋。不是銀的。這也不是銀的。我女人說道。我們

把馬賣了，只得了十二打的銅邊沙皮盒的綠眼鏡。讓疫鬼把這無用的東西拿走。你這個大傻子。上當了你應該曉得同什麼人交易呀。我答道。我的寶貝。你錯了。他不應該認得這班人。我女人答道。簡直的把這馱子吊死了罷。買這種東西給我。假使我拿來。我把那些東西摔在火裏。我答道。你又錯了。雖然是銅邊眼鏡。比沒有總好些。我們應該留在家裏。（老牧師的太太急於賣馬。原要拿錢買匹好馬。預備將來出風頭。因摩西上了當。自然是大生氣。老牧師氣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好一味鎮靜。冷譏熱諷。寫來真好看。）到了這時候。摩西纔曉得是上了當。這纔明白。被一個在集上走來走去的騙子。看見他可欺。受了騙。我於是問他被騙的情形。他說把馬賣了之後。要在集上另找一匹。有一個像教士的人說。他有一匹出賣。帶他到一帳篷裏去。摩西接着說道。我們在帳篷裏。遇着另一個人。穿得很好。要借二十鎊錢。說是等錢使。寧願把這些眼鏡。打三折出賣。第一個人裝作是我的好朋友。附耳說道。買了罷。不要失了機會。我把我們的鄰居法林巴請過來。那兩個人說了好些話。騙他。同騙我一樣。於是我同法林巴兩人。一人買十二打。

第十三回

白且爾好進不入耳之言。我們當他是仇人。

（白且爾有言被騙逐）

且說我們家裏試了許多方法。要擺架子。不料一實行就出了意外。那方法就行不通。我看見他們好闊的意思。越施行不出來。我越竭力的利用他們。失望的機會。使他們醒悟。我對他們說道。孩子們。我們已經窮了。還要裝出闊樣來。同富貴人相比。這種朦朧的事體。沒得什麼效果。凡貧賤人若不同別人往來。專要同闊人往來。我們不同他往來的人。恨我們。我們要同他往來的人。瞧不起我們。貧人與富人作朋友。都是貧人吃虧。富人取了樂。貧人受拮据。狄克。好孩子。你來把今天讀的一篇寓言。說一遍。我們聽。

狄克於是說道。從前有一個高子。和一個矮子作朋友。常在一塊兒。他們同盟。同出混世。彼此不相棄。第一次。同阿刺伯人打仗。矮子膽大。重重的打了敵人一下。那阿刺伯人沒受大損傷。卻舉刀一砍。把

矮子的膀子斬下一條。矮子自然是很受痛楚。高子纔走來幫忙。不一會。把兩個敵人打死。矮子把敵人的頭切下來洩忿。兩個人又同行。有一次遇着三個有野獸性的人。搶一個女子。這次矮子雖然不及上次的奮勇。仍是第一個先動手。敵人一還手。打丟矮子一個眼睛。高子走上來。假使敵人不逃走。一定都要被他打死。兩個人打了勝仗。非常高興。那女子被救。愛那高子。嫁了他。兩個人又同行。我說不出來行了多遠。碰見一羣強盜。這是第一次高子先上前。矮子也不甚落後。這一次打仗。打得又兇。又久。高子往前一衝。敵人無有不被他打倒的。矮子有好幾次幾乎送了命。到後來。還是這兩個人贏了。但是矮子丟了一條腿。現在矮子共總丟了一隻手。一隻腳。一個眼睛。高子卻並無一處受傷。於是高子對矮子說道。我的。小英雄。我們同出混世。很好頑。我們出去。再打一仗。我們的榮耀就永遠存在了。矮子到了這時候。比從前聰明些。答道。我不幹了。我不再打了。每次打仗。好處都是你的。捱打都是我。

我正要把這段寓言包藏的教訓解說一番。卻被我女人同白且爾爭辯。打了岔。他們兩個人辯的是。我兩個女兒入京的事。我女人辯得很力。說他們入京。有多少利益。白且爾反對。竭力勸他不必叫女

兒入京。我守中立。白且爾現在勸阻我女人。是接着早起的議論再駁下去。早上我女人聽了。很生氣。現在爭論得更兇。我的女人雖然說不出更有力量的道理。聲音卻更大起來。（無理的人只會大聲喊。）末後輸了。說不出理來。只好亂喊來遮掩。他最後大聲說的話。叫我們都不高興。他說道。他曉得別人這樣勸他。是有私意。他盼望這種人。以後不必到他家裏來。（牧師太太急了。下逐客令。）白且爾極鎮靜的說道。瑪當。你說我有私意。你說的不錯。我是有私意。我所以不肯說出來者。因為我明說的你還不能答。但是我曉得你們討厭我來。我現在告辭。也許我往外國的時候。再來一次。作末後的辭行。一面說。一面拿了帽子。素緋雅眼睛看他。像是責他性急。意在留他。也留不住。

他走過之後。我們面面相看。有幾分鐘。心裏都有些亂了。我女人知道這事由他發生。勉強微笑。故作冷靜態度。遮掩他心理有些難受。我卻不以爲然說道。女人。這是你對待客人的樣子麼。這是我們報答他們的恩惠麼。我的寶貝。你剛才說的。是你向來所未說過無情的話。也是我最不喜歡聽的話。他答道。他爲什麼要激怒我呢。我很曉得他勸我那番話的用意。他要攔阻我兩個女兒入京。好叫我的小女兒在家陪伴他。無論怎麼樣。我一定要小女兒自己挑選。怎好和那些下流的人作陪伴。我答道。

你說他下流麼。我們也許是把他看錯了。有時候我見他比我向來所認得的人還上等。

素緋雅我的女兒。他私下裏曾否表示過他的愛情。素緋雅答道。他同我談話。向來都是有分寸。謙恭。令人樂聞的。別的話。向未說過。我還記得有一次。他說過。向來未見過女人見露出窮相的男人有什麼好處。我說道。這種話。都是不中用的人。或是倒運人的常談。我盼望你受過教訓。如何評判這路人。這個人處理自己財產。鬧到這樣糟。除非是個瘋子。不然是不會希冀同這種人過快樂日子。我同你母親。現在有好前程給你。下一個冬天。大約你總在京裏過。那時候你有機會可以挑選較好的人。

素緋雅對於這事。怎樣思前想後。我卻不得而知。這一位客人。我有點畏懼。現在把他弄走了。心裏也未嘗不喜歡。我們這次有虧待客之禮。我良心上有點過不去。但是我卻有兩三層說得過去的道理。很快的把良心責問我的話。搪塞過去了。然後我覺得。良心上還沒什麼過不去。也覺得滿意。（文過飾非之人往往如此）。良心原是個懦夫。犯了過失。事前既無力量禁止。事後更難公公道道的去告發。（作者往往以佳句收。）

第十四回

新發生致命傷的事。但是禍而實是福之指證。

（老牧師賣馬得廢紙）

且說，我們已決定送兩個女兒入京。唐希爾答應查考他們的行爲。用這通知我們。但是他們前程既然遠大，外觀就不能不相稱，就不能不花錢。我們故此大衆會議，最容易籌款法子。換而言之，就是變賣什麼東西最便當。不久就商量好。我們剩下一匹馬。既然少了他的老伴，那馬又是一隻眼。既不能種地，又不能馱腳。我們就商定，在鄰近的一個集上，也把他賣了。我親自去，就不會再上當。雖然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作買賣，我自信總可以爭到點面子。凡一個人自己以爲辦事有多少計劃，是要從他平日所交的什麼朋友計算的。因爲我在家的時候多，我自己以爲處世的智計，也還不錯。（在家時候多，則閱世淺。）我的女人好像還有點不放心。到第二天早上，我離家的時候，我出門已經走了幾步。他還把我喊回來，附耳教我。要我十二分的留神。（牧師太太有知夫之明，很怕他上當。）

我到了集上也接着向來辦法。把我的馬溜走給人看。快走。慢走。不快不慢的走。都作遍了。給衆人看了好一會。也無人問價。後來有一個生意人。或小販之類。查看我的馬好一會。看見那馬是一隻眼。一句不響就走了。第二個上來。看見那馬蹄子上腫了一塊。說道。若是買了這馬。恐怕走不到家。這馬就要壞了。第三個人來看。見那馬足節有一個瘡。不說價就走了。第四個人走上來。看看那馬的眼睛。曉得這馬患蟲病。第五個人見了我的馬。很詫異的說道。這個馬。既瞎眼。又腳腫。又生瘤。沒什麼用處。只好宰了。切碎拿去喂狗。到了這個時候。我自己也很看不起我的馬。有買主走過來。我覺得很難爲情。那些人說那馬的壞話。我雖然不盡相信。但是說這話的人既多。我又很相信他們說的。不能都全靠不住。聖加力戈里著的書。也說過這意思。

我正在極難受的時候。有一個同行教士。久已認識的。也是到集上辦事的。走過來同我拉手。請我到一間小酒店歇歇。看店裏有什麼酒。喝一鍾。我就如他所請。進了一個啤酒店。店小二領我們進去後面一間小房。先有一個很端莊的老頭子。全副精神在那裏看書。我平生還未見過這樣令我喜歡的人。他一頭的白髮蓋着額。這個人一定是身體壯健。存心慈善。故能享此高年。我們卻不因爲他在跟

前不接下去談話。我同我的朋友談的是別後彼此的景況。又談到我主張一夫一妻的駁論。（見前第二回。）和我末後所著的短論。副監督如何駁我。如何的很同我過不去。談的不久。有一個少年進來。打了我們的岔。那少年低低的同那老頭子說話。那老頭子說道。好小子。不必說抱歉話。我們對於同胞作好事。是應該盡的職分。你把這個拿去。可惜不甚多。但是五個金鎊。可以救你的急。我很願意你拿去。那少年感激流淚。但是我感激這老頭子。也不亞於那少年。老頭子這樣的慈善。我真可以摟抱他。他還是讀他的書。我們談我們的話。後來我的同伴想起來。還要到集上辦事。等一會再來。臨走他還說。他很願意同普博士（老牧師也）多多的談話。那老頭子聽見我的名字。很留神看我好一會子。等到我的朋友走了。很恭敬的問我。同那位很有膽子。主張一夫一妻。護持宗教。偉大的普牧師。有什麼瓜葛。（好一串恭維話。）我聽了。心裏實在高興。到了極點。爲向來所未試過的。（老牧師好恭維。）我答道。先生。你的慈善行爲。已經令我快樂。我現在又蒙你這位好人嘉獎。我更加快樂。先生。現在站在你跟前的。就是主張一夫一妻的普博士。過蒙你稱爲偉大。你看見的。就是那不幸的教士。費了許多日子奮鬥。妻死。續絃的風氣。我卻不好意思說我奮鬥成功。那老頭子大驚。說道。先生。我恐

怕我太不客氣了。請你饒恕我多嘴好問。先生。求你恕罪。我拉他的手說道。先生。我不獨不怪你太不客氣。你已經得了我的恭敬心。我請你收受我的交情。他抓我的手說道。我感激你。我當你是朋友。你是深信不疑篤守宗教正理的柱石。我看見的……我卻攔住他往下說。我自命爲著作家。雖然吃了無限若干的恭維。都能消化。但是我謙退之心發作。不能再容多少恭維了。（老牧師也還知道受恭維應有限制。）雖然這樣說。我們兩人立刻就作了朋友。無論什麼小說上男女一見就相愛。也沒有我們這樣快。我們談好幾樣事。起初我以爲他。是他學問之深不如他信教之篤。以爲他對於人類所想出的道理都當作糟粕。但我並不因此而少減我之恭敬心。因爲我已經有了幾時私下裏也起首存這種見解。我故此乘機說。世界上的人。大概都起首把宗教道理看得很平淡。人類的設想。看得太重。他好像這些時候把學問藏起。到現在才顯露出來。答道。先生。世界已經到了老糊塗的程度了。然而世界是如何創造的。歷來的哲學家都迷惑了。說不出個道理來。對於這個問題。發表了一大堆東拉西扯。七雜八湊的意見。如非尼沙某人。埃及某人。加而狄某人。希臘某人。（胡拉一串古人名。）都要解說世界創造的道理。都不相干。那位希臘人說（以上是雜湊希臘短句。）其意以爲世界無始

無終。瑪尼圖。他是那卜沙當愛斯爾（一個長名字）時候人。愛斯爾這個字。是個西里阿字。該國國王常有這個稱呼。例如狄加拉非勒愛斯爾。（又一個長名字。）那邦愛斯爾。他所猜的是一樣不合理。因為我們常說。（又淡一希臘短句。）意謂書不能教人。他於是想研究……（此句未說完。）先生。我求你寬恕。我走出題外了。（老頭子東拉西扯。語多費解。欲以艱深文淺陋。使人驚其學問淵博。）我曉得離題太遠。世界創造。同我們眼前所說的事。毫無相干。但是他這一番話。足使我曉得他是個有學問的人。越加尊敬他。（可見老牧師並不深於古學。被老頭子嚇倒。）我故此決定把試金石拿出來。但是他太和平太溫厚。不肯同我辯駁爭勝。只要我說一句話。帶帶他辯駁的意思。他就微笑搖頭。不說話。我就問他。若是該說的。儘有時說。並非不能答我。我們談話。他總不開口。談到現在趕集的事。我告訴他。我來買馬。他說。巧得很。他是替房客買馬。……他為馬給他看。不一會。我們就議妥了價。我等他給錢。他掏出一張三十磅的鈔票。叫我找他。我無錢找。他這跟人咳嗽。跟人走來。穿的是很好號衣。他說道。阿伯拉罕。你去換金錢來。你可以同我們幫幫場。或什麼地方。換都可以。他跟人去換錢的時候。他很感動的大發議論。說現在銀子太缺。我改良他的議論。說現在金子太缺。

很可惜。等到阿伯拉罕回來。我們兩人都說。現在現款太缺。阿伯拉罕回來說。走過了一個集。也沒處換金錢。他願意貼二先令半的水。也換不出來。我們兩人都很失望。老頭子停了一會。問我認得同村所羅門法林巴否。我答道。他就是我的鄰居。他說。既然這樣。我們可以成交。我給你一張卽期支票。向所羅門支款。我告訴你。這裏周圍十餘里內。無人比得上他那麼熱心。我認得所羅門有許多年。我還記得我們兩人遊戲。若是跳三步。我總贏他。若是單腳跳。他卻比我跳得遠。（老頭子故意說同所羅門法林巴是總角之交。使牧師不犯疑。）我以爲一張支票。向鄰居支款。同現錢一樣。我很相信法林巴有力量可以給錢。（上當了。）老頭子把支票簽字。交給我。於是金京森（老頭子名。）阿伯拉罕。我的馬黑果子。高高興興的走了。

過了一會。我一個人在那裏細想。才起首想起來。不應該從生人手中受支票。於是想出妥當辦法。決意趕那買馬的人。把馬要回來。但是已經太遲了。只好一直回家。趕快向我的鄰居取錢。我見他在大門口吃烟。就告訴他。我有一張小票。他要錢。他把支票讀了兩次。我說道。你能讀那簽字麼。他答道。伊法雷金京森。名字是寫得很清楚。我認得他。他是天下頂大的一個光棍。賣眼鏡的也是這個光棍。

他的相貌很尊嚴。白頭髮。衣裳口袋沒得蓋。談話總拖出一大串什麼希賸。什麼天地創造。什麼世界。是不是。我歎口氣說道。是的。我的鄰居說道。呀。他只有這麼一點學問。只有碰見是個學者。他就一串一串的拖出來。我認得他。總有一天我們把他捉住。

我這時候雖是十分難受。但是最難受的還在後頭。我怎樣見我的女人同兩個女兒呢。我回家見他們。比逃學的小學生回到學堂去見先生那副臉。還要害怕。我卻決意比他們先發脾氣。抵抗他們。

(牧師這時候又可憐。又可笑。)

可憐我一進家門。才看見他們無意同我鬧發脾氣。我的女人同我兩個女兒。在那裏哭。原來當天唐希爾來告訴他們。不必進京。因為京裏來的兩位女人。聽見有個壞心眼的人。造我們謠言。當日就回京去了。他又說不曉得誰造這謠言。也不曉得是什麼意思。但是無論什麼意思。什麼人造。他一定保護我們同我們作朋友。我家裏的人因為這件事最失望。掩過了。我賣馬受騙的事。只好隱受痛苦不響。但是我一家人的品行是最純良的。況且是貧賤。不招人妒。向來又不得罪人。不會招人討厭。究竟是誰這樣卑劣。造謠踏踢我們。真令我們疑惑不解。

第十五回

探出白且爾惡劣行爲 太聰明之過

（責負義牧師逐客）

且說當天晚上和第二天大半天。我們想法去打聽誰是我們仇人。也打聽不出來。凡是我們的街坊。我們都疑心到了。這個疑心這個。那個疑心那個。這是各人自己自有理由。我們正在懷疑的時候。我們的一個孩子在外頑耍。在草地上拾着一個袖珍信夾拿進來。我們見過白且爾有這東西。就曉得是他的。我們一看。是講各種事務的都有。最留神的是一件封口信。信面寫的是送與唐希爾府的兩位高貴女人。這就立刻現出來。造謠言的是白且爾。我們辦商議廳否拆這封信。我反對拆信。素緋雅說。無論什麼人。可以造這種謠言。惟有白且爾是萬萬不造這種謠言的。一定要拆信看。餘人都贊成。他們連合起來求我。我就拆讀那信道。

女士們。送這信的人足可以使你們知道寫這信的人是誰。這個人是保護良善的。有人告訴我一件

實事。說你們有意帶兩位少年女人進京作陪伴。這兩位少年女人，我卻有些曉得。我不願見有個老實人受騙，也不願有人敗壞他們的道德。我告訴你這種不規則的舉動是有危險結果的。我向來不以嚴厲手段對待不顧名譽的人。你們這種舉動，若不是意圖陷害，我就不必用現在這個方法解說我的意思。或斥你們這種妄動。請你們聽朋友的警告，把不名譽不道德的事引入一個良善安樂人家的結果。認真想透，不可妄動。

這一封信，把我們的疑團都解釋了。信裏的話原是說到兩方面。語意有點騎牆。那些責備的話，可以指那兩位女人，也可以指我們。但是用意之陰險，一望而知。（匿名信固是語多騎牆。牧師們亦難免牽強誤會之咎。）我們就不往下討論。我的女人，幾乎不耐煩聽我讀到底大罵寫信人，盡情洩忿。奧維雅也一樣的嚴厲。素緋雅好像是極其驚異那寫信人怎樣的卑劣。以我看起來，我們並非得罪他。他卻這樣忘恩負義，險惡到這地步。我生平是第一次遇着。我想不出來。他爲什麼有怎樣舉動。除非是他要把我小女兒留在鄉下。可以有機會常常相見。我們正在想法子報復。那一個小兒子跑進來告訴我們說，白且爾從那一頭來快到了。我們這時候的心境，一面因剛才受害心裏痛恨，一面眼前

又可以報復。不是筆墨能彀寫出來的。我們的意思。雖然只要責他忘恩負義。但是決意要作出極斬截的樣子。因為這樣。我們定計。還是照常的陪笑臉。歡迎他。同他說說笑笑。當很鎮靜恭維他的時候。忽然如山崩地裂的。把他的險惡說出來。壓倒他。我們定計之後。我的女人擔任。如法辦理。他原有這種本事辦這件事。我們看見他走近。他進門。拉一把椅子坐下。我說道。白且爾先生。今天天氣好。他答道。博士。天氣很好。但是我覺我腳上的雞眼。一陣陣的刺痛。恐怕還要下雨。我女人大笑道。你出的角麼。（將白且爾用的 corns 改作 John's 當笑話。）接着說道。我喜歡說笑話。請你勿怪。白且爾答道。瑪當。我真不怪你。我實在說。你不告訴我。我還不曉得是句笑話。（語帶挖苦。）我女人對我們使眼色。答道。也許你不曉得。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告訴我們。多少句笑話。彀一兩重。他答道。我想你今早你讀笑話書。拿分量去秤笑話。卻是個好意思。然而我寧願看見半兩的知識。（譏牧師太太無知識也。）這句話原是白且爾笑他。他還是微微笑。對着我們。接着說道。你也許有這種心願。但是我見過有一種人。自以為有知識。其實知識不多。他的敵人答道。你總該見過。有些堂客以為自己有說俏皮話的本事。其實沒有。我立刻就看見我的女人不是他的敵手。我決計自己出馬。把點利害給他看。我就說

道。只有知識同說俏皮話的本事。算不了什麼。最要緊的。還是忠信。人格有了忠信。就有價值。無知識的一個鄉愚。沒犯過罪惡。比犯過許多罪惡的哲學家強得多。一個人有智有勇而無心肝。算得個什麼呢。有一句詩說得好。忠信人是上帝創造最可寶貴之物。

白且爾答道。普扣（英國詩人）這一句極平常的格言。我向來以為他這樣多才的人。不應該說的。把自己高貴的身分降低了。世界上的著作。應該由於內裏有高貴的思想而享大名。不應因為無缺點而得大名。人亦如是。應該因為這個人實在有大道德。然後享大名。不應該因為這個人無瑕疵而享大名。由此類推。一個學者。也許欠謹慎。一個政治家。也許過於驕傲。一個拳師。也許帶兇暴。總比一個下等工匠。無毀無譽的。辛辛苦苦過了一世的好。又如說到美術。我們豈應說法林米派的繪畫。畫理不錯。比羅馬派雖不合書理。而生氣勃勃的好嗎。（論人論藝的名言。與作者此書自序相發明。）

我答道。先生。你剛才說的話公道。卻是指高道德比較小瑕疵而言。但是同一個人。雖有非常之高道德。亦有非常之大過惡。這種人。只配為世人所不齒。

他說道。世上也許有你所說的大善而兼大惡的怪物。然而我生平卻向未見過這樣的一個人。我所

見的。卻同這樣人相反。我只見心廣的人。他就有血性。對於這件事。上天實有愛人之意。心腸腐敗的人。就叫他欠知識。存心爲害的人。就叫他欠能力。（作者以爲大惡之人。往往無才以濟其惡。徵諸歷史。殊屬不然。）這一條例。還推廣到動物界。小蟲之類。都是懦弱。而陰險殘暴。絕有力的。往往有大量。勇敢而柔和。

我答道。這幾句話說得好聽。然而我這時候。可以指出一個人。我說到這裏。兩眼釘住他。說道。心與口相反。極令人厭恨。我接着高聲說道。噯。先生。這個人自以爲安穩。不怕人知。我現在很喜歡趁這個機會。揭露出來。先生。你認得這個袖珍小本嗎。他一點不動聲色。毫無畏懼的答道。這小本是我的。你找着了。我很喜歡。我說道。你認得這封信嗎。你不必支吾。抬頭看我的臉。我問的是。你認得這信封嗎。他答道。這封信嗎。是我寫的。我說道。你怎麼能發這樣卑劣。這樣忘恩負義。敢寫這封信。他毫不知羞恥的問我道。你爲何這樣的卑劣。敢於拆我的信。你曉得嗎。你犯這個罪。我可以使你受死刑。（私拆人信。可以治罪。當時英國法律嚴重。往往小罪處以極刑。）我只要跑到最近的司法衙門。發個誓。告你們拆開我的。小本子。就可以把你們一夥子吊死在你自己家門口。（當時刑法重。雖小竊亦處以極

刑。)他這幾句意料所不及的羞辱我們的話。把我激怒到不可壓制。我喊道。你這個忘恩負義無良心的。人你走你的罷。不要把你的惡劣污穢我的住宅。走你的罷。不要讓我再見你的面。你出門罷。我只願你良心發現。使你難過。就是你所受的刑罰。說到這裏我把那小本子擰給他。他微微一笑。拿起來。很鎮靜的關好了。走出去。我們見他這樣的鎮靜自信。無他。倒令我們詫異。我的女人看見無論我們怎樣。他總是不生氣。也不覺得難爲情。反令他自己很生氣。我覺得我們的怒氣太盛。說道。我的寶貝。惡人不知羞恥。有什麼奇怪。揭露他們的善事。他們倒會臉紅。揭露他們的罪惡。他們反覺得得意。有一段譬喻的話說。罪惡同羞恥。起初是同伴。初出行的時候。兩個人同在一起。形影不離的。不久就覺得這種的聯合。彼此都不得意。彼此都不便。罪惡往往令羞恥難過。羞恥往往把罪惡的陰謀走漏出來。兩人彼此不相安。爲日已久。後來說好。彼此就分手。罪惡於是一個人勇往直前。至死才罷手。死就是罪惡的劊子手。羞恥本來膽怯。回過頭來。去同道德作朋友。當初羞恥同罪惡結伴的時候。原把道德丟在後頭。兒女們要曉得。凡人向爲惡的路走。走過幾站。羞恥就回頭。剩下不多的幾樣道德作伴。

第十六回

我們用計 反對我們的人更用計

（普夫人巧計探真情）

且說。無論白且爾這一去。素緋雅心緒怎麼樣。姑且不提。白且爾雖然走了。我們房東卻常來。我們家裏的人。心裏稍安慰些。雖然他想法要我們的兩個女兒進京消遣。沒有辦到。很失望。但是他常趁機會。請他們遊戲。那些遊戲。卻還合我們退隱人家的身分。他通常是早上來。正當我同兒子在外辦事的時候。他陪我的眷屬。坐在家裏。同他們解悶。談談京城的情形。京裏什麼地方他都熟。所有戲園裏頭聽來的話。他都背得出。京裏最有名的俏皮話。他都記得。他告訴我們的時候。笑話書還未印出來。談話之間。他教我兩個女兒鬪牌。有時教兩個小孩子打拳。要他們練習麻俐。他原有許多不美備的地方。但是因為要他作女婿。我們眼睛就瞎了。看不見他的許多短處。我的女人。想出一千個方法。牢籠他。要他作女婿。換而言之。說得輕鬆些。我的女人。拋女兒的好處不曉得鋪張多少倍。例如進茶點。

的時候。點心又酥又脆。他就說是奧維雅作的。果子酒味好。是奧維雅親手摘的果子。酸果顏色鮮綠。那是奧維雅手段好。甜糕製得好。是奧維雅把材料配合得法。有時我女人說。鄉紳同奧維雅。恰好一樣的高。叫他們站在一處比。看是誰高。我女人用這些詭計。自己以為人家看不出。但是無人不看出來。我們的恩人。（指鄉紳。）卻很喜歡。每天都新表示他的愛情。雖然尙未到開口求親。我們以為也相去不遠了。我們以為他這樣拖長。老不開口。是由於他怕羞。有時以為他恐怕得罪了他的叔叔。後來不久發現一件事。我們曉得他有意同我們家聯姻無疑了。我的女人並且當作他是的確無疑的。答應要娶奧維雅了。

我且說這一件事。有一天。我女人同兩個女兒。回拜鄰居法林巴。看見他們家裏每人畫一幅相。是一個穿鄉過鎮行腳畫師畫的。每畫一個人。十五個先令。因為鄰居家裏。同我們家裏。對於穿戴音樂繪畫。是向來要比賽的。我們見了。被他們搶了先着。很不甘心。一定也要畫。我勸了許多。也不聽。我也沒法。只好也請那畫師。以後就是商量怎樣坐。怎樣立。怎樣布局。要賽過鄰居。我們的鄰居家裏。共是七口。畫了七張。每個人。手上都拿了一個橘子。既嫌太俗。又嫌太板。毫無布局。我們要比他們的派頭新。

鮮些。討論了好幾回。後來衆人同意。決定借古人的事。畫一大幅家庭樂。只用一個畫架。價錢也省得多。也高雅得多。現時高雅人家。都是這樣畫的。因爲馬上想不出一件古事來。可以把我們全家都包括在一幅畫裏頭。我們都願意。各人各代表一個古人（合幾個古人同畫在一幅上。可謂不倫不類）。我的女人要畫作女愛神。吩咐畫師在頭髮上及胸前要多多畫些金鋼鑽。（牧師太太還要畫作少年美女。還要戴許多金鋼鑽。未免太好笑。）兩個小兒子畫作男愛神，（卽膀上長肉翅一手持弓裸體小胖子。）畫在他身邊。把我的相畫上長袍。白圍頸。手拿我著作的韋氏辯論。送與女愛神。奧維雅畫作好戰好獵的女神。一手執鞭。身穿綠色長服。滿繡金花。坐在花堆上。素緋雅畫作牧羊女。左右畫許多綿羊。越多越好。摩西則頭戴大帽。上插白羽。鄉紳很喜歡我們的見解。也要畫在這一幅之內。也算是我們家裏人。他卻要畫作亞力山大。坐在奧維雅腳下。我們以爲他表示願意作我們家裏的人。我們不免答應他。畫師於是動手。很出力的畫。畫得很快。不到四天。都畫完了。幅頭是很大。顏料用得真不少。我女人大稱讚他。我們人人無不十分滿意。不料發生一件極不幸的事。是畫完了才曉得的。我們都糊塗了。想不出辦法。就是這幅畫太大。無處好掛。這麼樣的一個要點。不曉得爲什麼事前就

未曾想到。我們都太過忽略了。這幅畫我們原盼望掛起來。增多少榮耀。現在只好斜靠着廚房牆。擺在那裏。我們越看越難過。畫得太大。那個門也走不過。我們所有的鄰居都曉得。誰不當是笑話。有人比作魯濱孫的長艇。太大了。挪不動。有人比作瓶裏軸。不知怎樣放進去的。有人詫異。怎麼樣搬進屋的。也有人替我們發愁。怎麼樣搬出來。（寫得敗興失望難堪。）畫了這幅畫。既然被人笑。還着實的令許多人生出許多有心糟蹋我們的揣度。鄉紳的相。畫在我們全家堆裏。太替我們增面子。逃不了被人妒忌。背後污蔑我們的話。漸漸播傳。同我們交情好的人。走來把我們仇人糟蹋我們的話告訴我們。我們聽了。人人不安。我們自然痛恨這種謠言。但是越反對。越言越多。

於是我們又商量設法。破除我們仇人的懷恨。後來商定一個法子。不過這個法子。過於詭詐。我原不甚滿意。我且把法子細想。因為鄉紳向我女兒表示愛情。我們主要目的。是要揭開他。是否有真意。我女人擔任探他口氣。借徑於請教他。怎樣替大女兒擇夫。假使這樣還引不出他開口求親。我們就決意拿出一位要求親的。同他作勁敵。嚇他。末後這一步。我原是一定不答應的。後來奧維雅很莊重的說明。倘若走出一個勁敵來求親。鄉紳還不去禁止。他願意嫁與這個勁敵。我只好答應了。這就是我

們擺佈的計策。我雖然未出全力反對。卻也並不甚以爲然。

故此唐希爾下次到我們家裏來。我兩個女兒躲開。好叫他們母親趁機會。施行這個妙計。他們不過躲在隔壁房間。這邊房裏說話。他們聽得很清楚。我的女人很巧妙的。引他上路。先說鄰居一位法林巴小姐。同某君很像是配對得好。鄉紳說句是的。我女人往下說。有資產的小姐們。向來一定嫁得好丈夫。窮人家的女兒。是嫁不着好丈夫的。只好求上天幫助。哎。唐先生。現在的世情。都是講自私自利的。管什麼女子面貌長得好看。管什麼道德。管什麼各種的長處呢。現在的人。開口就要問某小姐有多少賠嫁。那裏有人問這小姐好不好。

鄉紳答道。瑪當。你的說話。又新鮮。又公道。假使我作國王。我一定不許這樣。我作了國王的話。小姐們沒資產的。都要過好日子。我第一件。就是替我們這兩位小姐預備。

我女人答道。呀。先生愛說笑話。我很想作一國的女王。那嗎。我曉得在那裏替我的大女兒擇配。但是你現在的話提醒我。我認真的問你。唐先生。你能不能保薦一位好丈夫。配我的大女兒。他現年十九歲。長得好。教得好。我的愚見。以爲他很有才能。

他答道。瑪當。假使我去替他挑的話。我自然挑出一個人。這個人是要有各種才能學問。能彀使仙女快樂的。這個人。小心謹慎。不亂來。有財產。又高雅。又誠懇。瑪當。我以為這樣的一種人才。配當他的丈夫。我女人說道。呀。你可曉得有這樣的一種人麼。他答道。瑪當。我不曉得。誰配作他的丈夫。是萬不能曉得的。他是一個至寶。斷不是一個人所能享的。他是一位女神。我實在是心裏怎樣想。嘴裏怎樣說。他是一位仙女。我女人答道。唐希爾先生。你不過恭維我女兒。我們正想把他嫁給你的一個住客。那個人的母親。新近才死。要一個人理家。你曉得我說的是誰。就是威林。是個務農人家。是個多情的人。也還能彀給我女兒過安樂日子。他曾經向我女兒提過幾次。（這卻是事實。）但是我要請教你。你說我們挑選得好不好。他答道。怎麼樣。你問我好不好麼。你們挑選這個女婿。我不以為然。我極端不以為然。小姐這樣美貌。這樣的有知識。兼有許多好處。都犧牲了。嫁給一個不會領略這許多好處的人麼。你不要見怪。我萬不能以你們對不起你們小姐為然。況且我還有我的道理。我女人答道。你既然有你的道理。那又當別論。但是我很願意聽聽你的道理。他答道。請你不要見怪。他一面一手捫心。一面說道。我的道理。深藏在這裏。揭露不得。深埋在這裏。釘牢在這裏。（牧師太太探口氣越逼越近。

唐希爾卻一味的不卽不離的答他，很像海上望三神山。）

他走過之後。我們又討論一番。摸不着他說了這些好聽的話。是什麼意思。奧維雅以爲是他表示最高度的愛情。我卻不存這樣的好希望。我看得很明白的。愛是有的。結婚恐怕未必。毋論他這些話。是什麼見端。我們決定同威林拍合。因爲我女兒初到這裏。他是第一個求親的。

第十七回

一個人久爲令人歡喜的外物所誘。有時非道德所能抵抗。

（奧維雅棄家私奔）

且說。我只能從女兒的終身快樂設想。威林的懇切求親。我卻喜歡。因爲他環境尚好。人也謹慎誠實。只要些微鼓勵他。他的愛情就復活。有一兩天晚上。他和唐希爾同在我們家裏。兩人相見。怒目而視。但威林並不欠房租。也就不管唐希爾生氣。奧維雅就同戲子登臺。挑動兩家調情。本事十足。其實他本性如此。並非遊戲。他裝出一副假造作。把柔情都使向威林一方面。唐希爾見他偏重一方。很不高興。告辭的時候。好像是很有深念的神氣。他原可以正式開口求親。就可以立刻掃除阻礙。他爲何自尋煩惱。我卻不解。但是毋論他受什麼煩惱。我覺得我女兒的隱痛更甚。這兩個人。在我們家裏。會過好幾次。每次相會之後。我女兒總是一個人到房中。盡量的發愁。有一天晚上。他假作歡笑。好一會。獨自回到房裏納悶。我見了。對他說道。好孩子。你現在曉得。你向來相信唐希爾愛你。不過是一場大

夢。他很曉得只要光明正大。正式的開口求親。就可以得你。爲什麼甘讓諸事都不如他的人作勁敵呢。我女兒答道。爸爸。他所以遲延不開口。是有個道理。我曉得的。他的說話。他的神氣。都是誠懇。我相信他是看重我。我盼望再過不多幾時。就可以揭露他的厚情。使你相信我料他的意思。比你的真切。我答道。我的寶貝。我們所施行的各種強逼他開口求親的方法。都是你想出來的。你不能說我有絲毫強逼過你。你卻不要妄想。因爲你的愛情。鍾於非人。我就讓你愚弄那誠懇求親的人。你以爲等到什麼時候。愛你的人。才可以明白解說他的意思。毋論等到什麼時候。我都可以答應。但是一過了你所定的期限。若是愛你的人。還是不理。我一定要答應威林。報酬他歷久不移的誠懇。我生平敦品。逼我要這樣作法。我爲父要慈愛。爲人要忠信。不能因慈愛而侵犯忠信。你先定一個日期。你以爲應該定得很遠的。你就定很遠的期限。你要留心告訴唐希爾。一過期限。我要把你許配別人。他若是真愛你。他的善知識。自然會使他知道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免得你爲他人所有。我這個意思。他也不能不說是十分公道。我女兒頗照行。他重新又說。倘若那一個人仍是無知無覺的。他答應一定嫁給威林。下次唐希爾到我們家裏。就當面說明。從當日起。一個月後。要同威林行結婚禮。唐希爾看見這樣。

認真的辦法。像是加倍的着急。但是奧維雅心裏。究竟是怎麼樣的感覺。使我不安。因為他心裏愛情。同謹慎擇夫兩件交關。就看不見他向來的活潑。一有機會。總是一個人走開去哭。過了一星期。唐希爾也不出力禁阻奧維雅與他人結婚。第二個星期。他還是照常的來。但是他究竟什麼意思。仍是絲毫不露。第三個星期。他簡直不。我以為女兒要現出不耐煩的神色。他卻仍然是安閒的深念。我以為他是到了無可如何。只好忍痛不響。我以為女兒將來可以終身過飽煖安樂日子。心裏着實歡喜。並且常常稱讚他能毅然犧牲排場。寧享快樂。

離喜期四天的晚上。家裏人圍爐說古事。打算將來。想出一千個計畫。對於許多行不通的。我們就大笑。我說道。摩西。好孩子。我們不久家裏就辦喜事。你對於各種事體。有什麼意思。他答道。父親。我看諸事進行都很順利。我剛才正在那裏想。姊姊嫁了威林之後。我們可以不花錢白借他的榨蘋果東西。和釀酒桶用用。我說道。摩西。我們是要借的。還要威林唱報死使者歌。鼓舞我們的精神。摩西說道。他把這歌教了狄克。狄克唱得還好。我說道。他唱得好嗎。讓我們聽聽。狄克在那裏。讓他放膽唱。最小的孩子說道。哥哥才同奧維雅姊姊出去。威林先生教我兩隻歌。爸爸。我唱給你聽。一隻是叫作天鵝將

死。一隻是輓瘋狗歌。我說道。唱輓歌罷。我向來未聽過。又對我女人說道。哀情是枯槁的。我們來一瓶果子酒。助助精神。我近來聽哀歌流淚不少。若不吃鍾酒。提提精神。恐怕聽了。又要下淚。素緋雅你奏提琴。配小兄弟唱。比勒於是唱道。

輓瘋狗歌

所有的好人們聽我唱歌。你們若是嫌歌短。好在不就擱你們的時候。愛林頓地方有一個人。他到教堂裏去祈禱的時候。是竭力要作好人的。他爲人和平仁愛。對朋友仇敵是一樣的。他穿衣裳的時候。每天都要給衣裳與裸體的人穿。他住的地方有許多狗。什麼雜種狗、小狗、惡狗、獵狗、下流狗都有。其中有一隻狗。當初同這個人原是好朋友。後來有一天不曉得爲什麼事。他們不對。那隻狗因爲要報私怨。忽然變瘋了。咬了那個人一口。所有鄰近的街巷鄰舍們。覺得奇怪。都走出來看。都說那隻狗咬這個好人。當真是瘋了。凡是奉基督教的人。看見那傷口很難看。一定是很痛的。一面說那狗必定是瘋了。一面說那個人必定死。不到幾時。才曉得奇怪。才顯出這班人都是說謊的。原來那被咬的人不曾死。卻是那隻狗死了。

他唱完了。我說道。比勒。好孩子。這個哀歌。真是悲哀。來來。孩子們。我喝一鍾酒。祝他將來作主教。我女人道。我很高興說他。只要他講經同唱歌一樣的好。定可以作主教。他母親娘家裏的人。都唱得好。我們鄉下裏有句通常話。說某氏一家的人。不會向前直看。某氏家的人。不會吹滅蠟燭。某氏家的人都會唱歌。某氏家的人都會說古事。我說道。雖然這樣。那怕是極俗的歌。我都喜歡聽。我卻不喜歡聽近人的高調。和那每句同韻的。聽一章。就令人無精神。這種著作。有人討厭。有人稱讚。摩西。你把鍾酒給小兄弟。這班作哀歌的人。拿不悲痛的題目作哀歌。例如一個女人失了袖籠子。扇子。或失了一隻小狗。這些糊塗詩人。跑回家去。拿來作題目。作哀歌。

摩西說道。那些好作大文章的。許是這樣。但是流傳下來的。從前在某遊樂園唱的歌。都是很通俗的。同出一個模範。例如某男子遇某女子。兩人問答。男的在市場買一樣東西送給女的。作首飾。女的送男的一朵花。於是兩個人同到教堂行禮。還勸少男少女。趕快的結婚。

我說道。這種勸人的話很好。世界上第一好地方勸人嫁娶就是教堂。教堂不獨勸人嫁娶。還供給妻室。既然告訴我們要什麼東西。我們若是要。就可以供給。豈不是個好市場麼。

摩西答道是的父親。在歐洲地方這種供給妻室的市場。我只知道兩處。一處是英國浪尼拉。一處是西班牙風泰拉別亞。西班牙的市場。每年只開一次。我們英國。每晚都可以得到妻室的。我女人說道。我的兒子。你說得不錯。世界上。只有老英國是第一個男人找女人的好地方。我攔住說道。世界上。也只有這個地方。女人管男人。外國有一句諺語。說的是若在海上搭一座橋。所有歐洲大陸的女人。都要跑到我們英國來。跟我們女人學。因為歐洲各國為妻的。都不如我們英國。狄波拉。我們再喝一瓶酒。摩西再唱一個好歌。我們聽。我們很要謝謝上蒼。賜我們的安樂強健飽煖。我覺得這時候。比世界上什麼帝王都快樂。帝王有這樣家庭圍爐快樂嗎。左右有這樣歡喜的臉嗎。（此時牧師夫婦快樂極矣。下文即跌出極不快樂的事。如此反襯。在英文修辭學謂之 contrast 如黑白相托。善惡悲喜相襯皆是。）狄波拉。我們兩人是一年比一年老。但是我兩老的晚景。總當是快樂的。我們祖上都是清白世家。我們身後留下的都是有道德的兒女。（下文跌出一事。幾乎玷辱家世矣。）我們兩老在世時。有他們養老承歡。我們死後。兒女們把我們清白無瑕家世的體面。傳於後代。來來我們等你唱歌。我們大家合唱。我的寶貝奧維雅那裏去了。這個小仙女的聲音。在合唱中最好聽。

我正說這句話。狄克跑進來喊。爸爸。爸爸。他逃了。他逃了。奧維雅姊姊逃了。再也不回來了。我問道。孩子。逃了嗎。

狄克答道。是的。他同兩個男人在一馬車上逃了。有一個男人同他接吻。還說他甘願爲他死。姊姊大哭。要回來。他勸姊姊。姊姊上車。說道。可憐我父親知道。我糟了。不曉得怎麼樣了。

我喊道。兒女們呀。你們去愁苦罷。我們從此以後。不能再有一點鐘的安樂了。天呀。求你永降禍殃於搶我女兒的人及其後代。我領我的女兒升天堂。（以道德教女也。）那個人把我的柔和老實女兒拉回頭。（陷其女於罪惡也。）天一定降禍殃於那個人的。我的女兒如此忠厚。我們世界上的快樂是完了。兒女們。你們去受悲痛。擔醜名罷。我心要碎了。（此處悲極呼天。上文樂極謝天。善於反襯。）我兒子喊道。父親。你隱忍的毅力。就不過如此嗎。

我答道。孩子。毅力麼。我把我的毅力給你看。把我的手槍拿來。我去追這個賣我的賊子。只要他活在世上。我是要追他的。我雖老了。有一天他總要曉得我還能整他一下。賊子呀。無信的賊子呀。

我這時候已經把手槍伸手拿下來。我女人生氣。沒有我那樣盛。抓住我兩隻膀子。喊道。我的丈夫。這

時候你的兩隻手。只應該拿聖經。你打開聖經罷。他很騙了我們。請你把聖經一讀。把我們的慘痛。化作忍耐罷。

停了一會。我兒子又說道。當眞。父親的怒氣太猛。也不合你身分。你應該安慰我的母親。你現在這樣。反令他更加悲痛。你詛罵你的大仇人。也不合你作教士的品格。那人雖然是個賊子。你也不應詛罵他。

我說道。孩子。我曾詛罵他麼。

他答道。父親。你的確詛罵他兩次。

我說道。我若是詛罵過他。我求天赦宥我。赦宥他。我的兒子呀。我現在曉得。第一個教我們保佑我們的仇敵。真是天心慈愛。上帝賜我們許多好處。謝謝上帝。上帝拿走的。我們也謝謝上帝。我這兩隻老眼。多年已不流淚了。若不是極悲痛難過之事。不能令我流淚。（讀之傷心。）我的孩子呀。人把你害了。我求昏亂……（此句又是詛罵仇人。只說得一半。又忍住不說。）上天宥我。我快要說什麼。你們都記得。我這女兒。怎樣的好。怎樣的令人愛。他一向直到這刻。全副心腸。都是使我們快樂。他倒不如

死了的好。他逃了。我們家裏的名譽受污辱了。我只好向別的世界求歡樂了。兒子呀。你看見他們走的。多半是他們強逼他走的。若是他們強逼他走的。他還可以是個未失足的貞潔人。（此是從極悲痛中。姑作萬一之想。以減輕悲痛。）

那孩子答道。呀。父親。不是的。他只是同姊姊接吻。喊姊姊是他的仙女。姊姊總是哭。靠在那人的膀子。他們的車走得很快。

我的女人哭到不能成聲。說道。這孩子這樣待我們。太是個沒良心的東西。他愛什麼人。我們向來不加過限制。父母並沒什麼惹他生氣。他爲什麼這樣下賤。棄父母而逃。催促白髮老父速死。叫我不久也跟着死。

這是我們家裏第一次遭大不幸的事。這天晚上。就是這樣含怨叫苦的過。又想了些行不通的救護方法。我是決意無論他在那裏。去找那害我們的人。責他卑劣行爲。早上是向來我的女兒使我們活潑快樂的時候。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沒得他在左右。我們真是難過。我女人向來心裏難過。就要責人。這時候他說道。我這個清白家門。永遠不讓我們家裏的一個最下賤的污穢來玷辱。我永遠不再叫

他是我的女兒。一定不叫。讓這賤婦與那誘拐者同居。他可以羞辱我們。他卻不能再騙我們。我說道。妻呀。你不可說這樣絕情的話。我恨他騙我們。也同你一樣。只要他知罪知悔。回到家來。我的心同我的家門。還是容他進來。他越早回來。我越歡迎。最好的人。第一次也許走差一步。也許是受甘言巧語所誘。許奇的情景也能惑人。第一次的錯。是由於太老實。上人的當。以後的錯。就是有心爲惡。這個可憐的女子。雖然犯了一千個過失。我的心同我的家門。還是很歡迎他回來。他回來之後。我仍舊聽他說話的樂音。我還很憐愛他的。靠他胸前。只要我曉得他胸內有一顆悔過的心。我的兒子。你把我的聖經同我的手杖拿來。無論我女兒在那裏。我去找他。

第十八回

父親找尋失足女兒

（牧師尋女遇戲子）

且說我的兒子。雖然說不出那扶我女兒上車那個男人的身材面貌。我就疑到是我們房東幹的事。人人皆知他這個人性格。是會用這種詭計的。我就向唐希爾府去尋。決意斥責他。若能辦得到。我就把女兒帶回家來。我還沒有到唐府的時候。碰見一個我教職屬下的一個人。說看見一個少年女子。很像我的女兒。同一個男子同車。據他說那男子的面貌。我猜是白且爾。他還說那馬車走得很快。他告訴我的話。我覺得不滿意。我還是去見那少年鄉紳。時候雖然還早。我一定要立刻見他。他一會子走出來。臉上是很從容坦白的。聽說我女兒逃了。他非常之詫異。說全不曉得。我於是很奇怪責自己不該疑心他。就猜是白且爾幹的事。這時候我想起來。白且爾有好幾次同我女兒私下會商。況且又有一個見證人說。白且爾同我女兒同去維爾地方。我就曉得是白且爾的奸計。維爾地方。離這裏還有

一百里地。那裏是個熱鬧所在。我到了這個時候。方寸已亂。辦事總是鹵莽。不會仔細的。也不會疑到人家特爲設出圈套給我假消息。驅我。我就決計向那方去。找我女兒同那拐他逃走的人。我很踴躍的向那方走。路上還問了好幾個人。都得不着消息。後來到了那市鎮。碰見一個人騎着馬。我認得是在鄉紳府裏見過的。他很切實的告訴我。說離此有一百里。有賽馬會。到那裏一定可以趕得着他們。他還說。早一天晚上。還看見我女兒跳舞。在場的人。都很稱讚我女兒跳得好。第二天一早。我往賽馬場走。下午四點鐘走到。看見許多穿得很華麗的人都在那裏尋樂。惟有我是來找私逃的女兒。心境同他們很不同。（悲樂不同。）我好像遠遠的看見白且爾。他好像是怕見我。我趕快走到跟前。他閃在人隊裏。就不見了。（不獨令牧師疑惑。讀者也疑惑。）這時候我細想。再追也無益。立意回家。因爲我全家都是老實人。總要我在家料理。誰知我心裏既大受打擊。又飽受辛苦。害起熱病來。我快要離開賽馬場的時候。先覺得有些不舒服。這一病又是受一打擊。又是我料不到的。離家還有二百里地。只好走入路邊一個貧人所住的小客店暫歇。耐煩的等病愈。養了三星期病好了。（女兒已遠颺了。）身邊卻未帶錢開消房飯。我若是因爲欠房飯又着急。難免病好了不復發。幸虧遇着一位旅行的人。

人店暫歇吃飯。他就是倫敦城聖保羅大教堂前面一個賣書的。這個人向來好善。著了許多給孩子們讀的書。他自稱是孩子們的好朋友。但是他這個人還是人類的好朋友。這人是很忙的。一入店。不一會就要走。那時候他正在收輯材料。著一本書。書裏有許多圖畫。預備小孩子們讀的。

我一看見那滿臉的紅癍。就認得是他。我反對教士續絃的書。原是他發行的。我就向他借了幾個錢。回家後還他。我病雖然是好了。身體還是虛弱。只好慢慢回家。一天不過走三十多里。我身體也差不多復原。心裏也就漸漸的安靜。這時候我才怪責我的傲性未馴。爲什麼不服從上天譴罰我呢。一個人要遇着災禍。才曉得自己忍耐性的限度。凡慕富貴的人。初往上爬的時候。看見上頭都是一片光采。再往上爬。才看見有許多從前看不見的黑闇。令人失望。等到從享受快樂的最高頂跌下來的時候。看見底下都是一片愁苦。黑闇不堪。然而那心裏還是忙。不過要找事消遣。一步一步往下降的時候。也未嘗不找着很有些令我們得意快活的事。後來走到平地。頂黑闇的東西。也顯出有光采。那時候幽悶的情景。心眼已經看慣了。

且說我往前走。遠遠的望見好像是一輛車。決意要趕上去。走到跟前。才曉得是一輛雲遊戲班的車。

裝那佈景及戲臺用的傢伙。到前村去演戲。那車上只有一個車夫。一個戲子押車。其餘的戲子。明日趕來。俗語說得好。路上有好遊伴。路程就不覺得遠。我於是就同那窮戲子談起來。因為我從前有過演戲的本事。我就同他隨便談戲。但是現在戲界的情形。我全不懂。我就問他。現在誰編的戲最時髦。從前是德氏奧氏最有名。現在是誰呢。

那戲子答道。先生。你把現在的編戲家。比你所說的那幾位。恐怕現在的編戲家說你瞧不起他們。什麼德氏羅氏。現在是很不時髦。我們的好尚。遠追一百年前。只有法氏莊氏沙士比編的戲。為大衆所喜歡。

我很驚怪的問道。什麼呀。他們的古老話語。他們的趣語。到現在都變了老古董了。那戲中的人物。都是太過火的。能彀得現在的人喜歡嗎。（作者名為尊崇沙士比。心裏卻不很恭維他。現在二十世紀的批評。亦不很恭維沙士比。）

他答道。先生。現在的人只管消遣。不管什麼古老話。不管什麼趣語。不管什麼人物。只要借莊氏或沙士比的名。演啞巴戲。他們就喜歡。（此寫時髦戲。不過兒戲而已。）

我說道。怎麼看起來。現在編戲的人。不過是剽襲莎士比。並不是描摹人情。

我的同伴說道。我老實說罷。現在編戲的。簡直的是什麼也不描摹。看戲的人。也不要他們描摹什麼。他們原不管一本戲怎麼結構。只要裏頭有許多亂蹦蹦亂跳。有許多怪狀。看戲的人就喝采叫好。（退化時的好尚。往往如此。比牧師說的話。更淋漓盡致。）我曉得有一本戲。始終無一句笑話。不過許多聳肩縮頸的怪狀。卻人人都喜歡看。先生。從前孔氏花氏的戲。趣語太多。不合時人口味。現在的話語。好像來得自然些。（原有此理。不過話語稍微近古。便不入時人眼。亦可見時人之不學。）

這時候戲車已到了那村子。村裏的人先已曉得快到。走出來看。我的同伴說。雲遊的戲班。在街上看的人多。在場裏看的人少。我起初不覺得我在戲子堆裏有點不像樣。這時候有許多人圍着我。我才明白過來。我於是避入一間小酒店。有一個穿得很好的人問我。是不是戲班的教士。不然。就是戲子裝的教士。我老實告訴他。我不是班子裏的人。他居然屈尊的請我同那戲子吃甜酒。他一面吃。一面很頂真的談政事。談得很有趣。我以為他至少也是一位議員。他還問店裏有什麼東西作晚餐。後來一定請我同那戲子到他家裏吃晚飯。我以為十分有九猜着他是位議員。他請我們吃飯。我們謙讓

會他一定請我們。我們只好去。

第十九回

一個不以現政府爲然的人恐怕人民失了自由

（老牧師戲園遇子）

且說這個人的家。雖村子不遠。他說車還未備好。領我們步行。不久就走到一所最闊的房子。爲附近地所無的。我們進出的屋子是很時路。很華麗。他出去吩咐預備晚飯。那戲子對我使眼色。說是我們運氣好。一會子他進來。晚飯隨卽擺好。他介紹兩位隨便裝束的女人。大衆談得很高興。主人大談其政治。他說他最好談的是自由。他最怕也是自由。撤了桌布之後。他問我最後的摩尼佗報。看見沒有。我答末看過。他又問道。什麼。你大約連奧狄佗報也沒看過。

我答道。我也沒看過。他說道。這實在是奇怪。是講政治的報。我都看。狄理報、普畢列報、利吉爾報、剛尼克報、倫敦晚報、懷特賀爾報、還有十七家雜誌。兩家評論報。我都看。雖然這各種報。都互相攻擊。我都喜歡。先生。萬事無過自由。我們不列顛人。最矜誇自由。我以所有亢倭爾的煤礦發誓。（亢倭爾地方

並無煤礦。其胡說可知。）我最尊敬的是保護自由的人。

我說道：你自然是尊敬國王的。

他答道：只要國王聽我們吩咐他怎麼辦。他就怎麼辦。我是尊敬他的。若是他往下作去。還是同他從前一樣。我就不過問他的事。我也不說話。不過我曉得。若是我指揮諸事。要比他強些。我看他的顧問太少。凡是願意替國王策劃的人。我都願意指教。若是能發這樣。國事總要又是一個樣子。（侈談政治的人。往往自以為政策高妙。）

我說道：我倒願意看見這種干預國事的人。枷號示衆。我們的憲法有弱點。誠實的人。都應該幫忙。我說的弱點。就是君權一天比一天縮小。國家就失了許多力量。有一班不懂事的人。還在那裏不斷的喊自由。這班人若果有了力量。就要出力的縮小君權。

有一位女人說道：怎麼樣。我活在世上。居然還看見一個這樣卑劣下流的人。同自由作仇敵。保護暴君惡霸麼。自由是天賜的。神聖不可侵犯。不列顛人。最有榮耀的權利。

主人說道：現在還看見有主張奴隸制度的人麼。還有願意把不列顛人的權利放棄的麼。先生。世上

還有這種可憐的下流人嗎。

我答道。不然。我是講自由的。自由是上帝特質。榮耀自由。現在人滿嘴裏所說的。我願意人人都是國王。我自己也願意作國王。我們自然都有相等權利作國王。我們原始都是相等的。這是我的意思。從前有過一班誠實人。也是這個意思。當時稱他做剷平黨。他們當日要建設一種社會。所有的人。都享相等的自由。但是永遠行不通。因為人羣中。有許多比別人強的。有許多比別人詭詐的。這種人就作了主人。餘人就作了他們的奴隸。也就同你的馬夫騎馬一樣。你的馬夫。比馬詭詐。故此他騎馬。不是馬騎他。若別的動物比你的馬夫強。或比你的馬夫詭詐。他們就騎你的馬夫。因為世人有天生驅使別人的。有天生受人驅使的。人在世上。只好受着。要緊的問題。是世上既然一定少不了強暴欺人的惡霸。我們還是願意這種人住在我們家裏。還是願意他們同我們同村。還是願意他們再走遠些住在京城。先生。據我看來。我是天生的討厭惡霸人的臉。他們越離得我遠。我越喜歡。人性大約相同。故此同心一致。造出一個國王。選出一個國王之後。立刻就減少許多惡霸。把惡霸推到遠遠的地方。離開大多數的良民。但是未選出一個惡霸之先。本來有許多惡霸。所謂當世偉人是也。這班偉人。自然

不願意有人在他之上。他們先受國王的逼壓。這班偉人自然要減少君權。他們從國王手上奪得來的權。就是他們原有的。他們自然要從根本上。削奪這惟一惡霸的權。恢復他們原有的權力。一個國的環境。和他所定的法律。和國中富豪的思想。都可以同謀摧陷君權。第一層。因為這一國所處的環境。其勢可以積聚貨財。自然富者越富。越富則越想擴充權利。以現在情形而論。對外貿易。比國內工業。進財較多。自然聚財。因為對外貿易。必要大資本。同時並可以獲國內工業的利益。故此我們的富人財源有二。窮人財源只有一。是以商業之國聚財。能聚財的不久就變作貴族。第二層。我們的法律。也是幫助聚財。因為這種法律。把窮富相維繫的根本破壞。限制富室只能同富室聯姻。又國中有知識的人。因為財產不彀。就無參預國政的資格。於是有知識的人。也只好以發財為目的。這都是聚財的方法。這種人致富之後。日用和行樂。所需無幾。多餘的錢。就拿去買權力。換而言之。他們拿錢去買窮人和貪財者的自由。這兩路人。因為飯碗起見。甘心忍受惡霸切膚之痛。故此凡是一個富人。都招集一團人。如同狄克論宇宙是無數漩渦。一個富人就是一個漩渦的中心。有多少被他收買的人。跟着他旋轉。凡是甘心跟着漩渦轉的人。都是奴隸。都是流氓。他們的教育。他們的性情。宜於作奴隸。只

聽見自由之名。全不曉得自由之實。完全是一羣奴隸。但是總還有許多人。不入富人漩渦裏的。這種人。上不及富人。下不墮落至奴隸。雖有貲財。還殺不上施橫暴於窮人。也不甘心受富有貲財者的橫暴。大概有技藝有知識有道德的人。都在這中等人之內。只有這中等人。是真保留自由。這才叫作人民。但是這中等人。往往無權過問國事。他們要說話。被流氓無賴淹沒了。因為若把現在議員財產資格。定輕十倍。自然那班富人花錢。買許多流氓無賴入議院。這班無賴議員。入了漩渦。就聽富人指揮調度。（英國憲法及各種政策祕奧。被牧師這番話和盤託出。勝讀憲法專書多矣。又作者論貴族與君主爭權。饒有見地。調不孤彈。後世大政治家頗採其說。又此篇大論計分三層。一對外貿易致富。二法律鼓勵聚財。三富豪反抗君權。）處這種情形。那中等人只有用全力運用那神聖不可侵犯的謹慎。保護至尊國主的權利。因為這國主。分富人的權力。不許他們用十倍的力量壓制在下之中等階級。譬喻說的話。中等階級。好比一座城。富人是圍城的。國主好比帶兵從外來解圍的。圍城的人。恐怕一有大仇敵來推倒他們。自然同被圍的人說好話。說得天花亂墜的。恭維他們。拿權利的話。同他們鬪樂。倘或背後解圍的人。被圍城的兵打敗了。那座城還能保護城裏的人嗎。他們只要睜大眼睛。看

荷蘭熱那亞威尼斯就明白了。這三處地方都是富人管法律。法律管窮人。我是要保護君權。甘爲君權死。君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世界上若是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惟有正式君主。無論在和平時代或在交戰時代。若是稍犯君權。就是辱人民的真自由。自由愛國不列顛。這三個虛名已經爲害不淺。我盼望凡真愛自由的人。都要阻止。免令再生禍害。我很認得好幾位假擁護自由的人。卻沒見過有一位。他心裏同他家裏。不是一個惡霸。

我曉得我說得太高興。這番話說得太長。在應酬場中是不應該的。主人很不耐煩。屢次攔阻我。到了這時候。他再忍不住。喊道。什麼呀。原來我這些時候。款待一個穿教士衣服的反叛。我以所有亢倭爾煤礦發誓。你滾你的罷。不然。我就不是威金生。我纔曉得說得太過火。我就求主人恕罪。

他很怒的說道。恕罪麼。你所說的主義。要求一萬次恕罪。什麼呢。放棄自由麼。放棄財產麼。如同那蓋賽報說的話。臥下來。讓穿木屐的人騎麼。（喻富貴人被貧賤人管轄也。）你趕快滾出去。免受不好看。我要你立刻滾。

我正在要再往下抗辯。忽聽得有跟人敲門聲。那兩個女人喊道。這可真是我們的主人同太太回家

這纔曉得。請我的人。不過是管家頭。趁主人不在家的時候。冒充主人。出出風頭。但是他談政治。有許多鄉下的紳士。也不過這樣。（雖是挖苦鄉紳。其實士議員也不過如此。）我看見主人夫婦進來。說不出那十分忙亂。他們兩夫婦看見我們這裏大請客。這樣高興。也未免詫異。那位真主人對我。和同席的人說道。諸位。我夫婦想不到諸客光臨。十分感謝。

他們兩夫婦雖然想不到我們在這裏歡宴。我們更想不到他們突如其來。我覺得我自己十分難爲情。立刻變作個啞巴。一句話也說不出。誰知還有一位進來。這進來的。不是別人。就是威勒模小姐。原是快要嫁與我兒子的。後來解除婚約。威小姐一看見我。很高興的走上來。說道。我們遇着什麼好運氣。得到你老人家光降。我曉得我的舅舅舅母。（也許是姨丈姨母。）有普博士作貴客。一定歡喜欲狂的。那主人夫婦聽見喊我的名字。走上前來。很客氣的歡迎我。他們聽說我怎樣到他們家來的情景。不禁一笑。他們起初原要把那管家頭辭退。我從旁說情。也就了饒他。

雅諾先生夫婦。一定留我住幾天。他的姪女兒（卽威小姐。）原是我的學生。受過我的教訓。也來勸

我答應了。到了晚上。我就歇在一間很好的房子。第二天早上。威小姐同我在新式的花園散步。指示各處有美景的所在。他不卽不離的問我兒子佐之的近況。

我說道。哎呀。瑪當。他走了將有三年。既無音信給朋友。也無音信到家。我也不曉得他現在何處。也許我永遠見不着他。享不了快樂。我們從前在維克村所享的安樂日子。恐怕以後永遠不能復見了。我的小家庭。現在分散得很快。窮困的境遇。不獨令我們不得溫飽。還令我們得不好的名譽。這位溫柔的小姐聽我怎樣說。也就滴下淚來。我見他這樣的易受感觸。我只好不詳細說我們的苦況。他卻並不因爲分離久了。改變他的愛情。自從我們搬家之後。有過幾起人家向他求婚。他都推辭了。（開書至此纔寫威小姐用蜻蜓點水法。令人神往。傳神妙筆也。）我心裏卻覺得很安慰些。他領我看園內新佈置的地方。指出幾處散步的路。還有幾所軒榭。借故措辭。探問我兒子情狀。我們這樣過了一早。等到聽見鐘響。纔進屋吃飯。看見那雲遊戲班的經理人。來賣戲票。當天晚上。演的是一齣戲。叫紅粉劍血記。演賀理紹的是一個少年。第一次登臺。他很恭維這個初出場的新戲子。說是向來未曾見過這樣一個絕頂的好手。他還說。演戲不是一天學得會的。這一位少年。好像是夫

生的一個好戲子。他的聲音身材架子都是好的。我們在路上無意中得着他。

我們被他這話引動我們好奇之性。幾位婦女勸我。我就陪他們去看。原來戲園就是拿存糧食的倉改的。我所陪的人原是當地首屈一指的人家。到了那裏。衆人都極恭敬的歡迎。請我們坐在第一排。我們坐了一會。很不耐煩的要請賀理紹出臺。

後來這新戲子登場。我現在要請爲父母的設身處地。替我想想我這個時候的感觸。那出場的新戲子。不是別人。就是我的兒子。他正要起演。看見威小姐同我就同木雞一樣。站在臺上。口說不出話。手腳也動不得。後臺的戲子們看見他這樣。以爲是初次出臺膽怯。在那裏鼓勵他。他卻淚如泉湧的大哭。走回後臺去了。我轉瞬之間。接二連三的發生無限感觸。也說不出來。也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我正在彷彿作一場極敗興的似夢非夢。威小姐把我喚醒。他臉色灰白。聲音發抖。請我領他回舅家。

我們到了之後。雅諾先生不曉得爲什麼我們有這樣的反常舉動。後來曉得那新戲子是我的兒子。打發車去請他接他。我兒子一定不肯再登臺。戲班換了人頂他的腳色。他就到這裏來。雅諾先生很

歡迎他。我接待他是非常高興。我是向來不會假裝怪責人的。威小姐接待他。外面看來像是不甚理他。然而我卻看出來。不過是造作。他心思紛亂。這時還未沉靜下來。他足足說了有二十句如顛似狂的話。好像是歡喜。說過又大笑。笑他自己說無意識的話。有時又偷偷的看鏡子。好像是曉得自己是男子抵當不住的美。覺得快樂。有時間人一句話。卻毫不理會人家答他的話。（極力描寫威小姐卻毫不費力。）

第二十回

一個游手好閒無家可歸的哲學家去探新奇反失去了厭足的心

（佐之途窮遊異地）

且說我們吃過晚飯。雅夫人很客氣的。打發兩個跟人去取我兒子的行李。我兒一定說不必。女主人一定要派人去取。我兒子只好告訴他。只有一個皮包。一根手杖。以外並無他物。

我說道。兒子呀。你離家的時候窮。你現在回來還是窮。（出門如是。歸家亦如是。一身之外無長物。）但是你看見過世事。閱歷總該是富的。

他答道。父親。是的。但是旅行求富貴。是得不着富貴的。後來我只好不來了。

雅夫人道。先生。我看你這一番的閱歷。說來總該很有趣味。你最初的閱歷。我聽姪兒對我說過幾遍。現在在座的人。能發得你把其餘的閱歷說一遍。那就更感激你。

我的兒子答道。瑪當。我很高興說一遍。我說我的閱歷。我覺得的快樂。還要倍於諸位要聽我說的快

樂。不過我所說的。卻無一件冒險的事。因為我只能說我所見。並非說我所閱歷的事。

我平生第一件不幸的事。諸位已經曉得了。這總算是大不幸的事。我雖受了心上的痛苦。卻並不灰心。我有永存希望的妙訣。是他人所無的。譬如這一次運氣不好。我希望第二次運氣要比第一次好得多。現在我在輪子的最低點。再一轉輪。我一定是高升。不能把我再壓低了。（歐美財神是位女神。掌一輪子。人的運氣好。就轉在輪上。運氣不好。轉在輪下。）於是有一天天氣好。我一早就向倫敦走。卻不管明天怎麼過。我同路上唱歌的鳥一樣的高興。我心裏想。倫敦是個賣才能的市場。只要有本事。總可以享大名。得富貴。這麼一想。我心裏就安慰。

一到了就把父親給我的薦書。給我們的老表。老表的景況。比我稍微好些。我原意要當一個學校的副教員。我就請教老表。

老表聽了我這個主意。很挖苦的一笑。說道。人家替你劃的策。倒也不錯。我曾在寄膳宿的學校。當過副教員。我寧可吊死。不然。我寧當監獄裏的獄卒。也不當副教員。當副教員的。無論日夜一刻也不得閒。校長給我惡嘴臉看。校長奶奶討厭我的臉醜。在校裏是受學生的氣。校長永不許我出校。去見見

世面。你敢說。你配當這個職事嗎。讓我考試考試你。你對於這件事。當過學徒嗎。我答道。未曾當過。他說道。那嗎。你不配到校裏去。又問道。你會替學生們理髮嗎。我答道。不會。他說道。你不配到校裏。他又問道。你出過天花嗎。我答道。未出過。他答道。你不配到校裏。他又問道。你受得了三個人同舖嗎。我答道。我不能。他答道。你永遠不配到校裏。他又問道。你脾胃健嗎。我答道。很健。他答道。你無論怎麼樣。都不配到校裏。（校裏吃不飽也。）總而言之。你若要入一種斯文舒服的行業。反不如跟打刀匠當學徒。替他轉七年的磨刀輪。千萬不要入學校。（小學教員之不能當有如此者。）他接着又說道。來來。你是個有志氣的少年。也還有些學問。你何妨作個著作家。同我一樣呢。你大約也曾讀過書。上說很有有天才的人。因為著書餓死的。然而我現在就可以給你。看有四十位大蠢材著書致富的。（文人厄運。真有如此回所述者。如美國之 Edgar Allan Poe。蘇格蘭之 Robert Burns。負天下重名。幾乎窮餓而死。作者以筆墨糊口。屢受凍餒。故寫所歷所見。所聞。極其淋漓盡致。）四十個人都是實實在在的。有精無神的。慢慢幹著歷史政治。卻很有人恭維他們。假使這班人當日學的是補鞋。他們一生只會補鞋。是不會作鞋的。

我一聽當副教員無甚體面。就依照他的條陳。我原是很尊敬文學的。我就很恭敬歡迎加拉街。（靠著作編輯寒儒所住之地。）編輯行業及政治歷史。我以為追蹤狄氏奧氏。（英國有名著作家。）是一件最有榮耀的事。又以為這個地方的女神。是生產最高等文字之母。況且同世界往來。可以增長知識。至於著作須要迫受饑寒。我以為是培養才智之善法。我心裏存了好些大思想。坐下一看。纔曉得頂好的題目。已經被人講完了。剩下的都是不好的。我於是立意寫一本最新鮮的書。就把三條反對世人向來篤信不疑的道理。用些手段。粉飾起來。這幾條道理。誠然是假的。然而新鮮。真理譬如珠寶。但是已經被人全數運輸入口了。我無法可想。只好運些假貨入口。人家遠遠的看見。也很像真的。（維新著作之欺人。往往有如此者。天下皆然。）你們看看呀。看我寫書的時候。我筆端上是多麼要緊鄭重。我深信不疑。天下的學者都要起來反對我的道理。我卻預備反對天下的學者。我如同箭緒一樣。滾作一團。渾身周圍都是如箭的毛鋒。預備向四面八方射擊。（英國從前有一報即名箭緒。）我聽了我兒子這番話。說道。說得好。你作的是什麼題目。我盼望你不忘一夫一妻的要義。你說下去罷。我打了你的岔。你登出你的反對世人相信的道理。學者怎樣對付你呢。

我兒子答道。父親。學者對我的新道理。一句話也不說。簡直的是一字不提。他們忙的是恭維朋友。恭維自己。攻擊異己。（可見當日學者之黨同伐異。）最不幸的是我既無同志。又無異己。故此就沒得人理我。真是難過。

有一天。我正在一個小咖啡店潛思我新道理的命運。有一個小矮子剛好進來。坐在我對面的小隔間。彼此寒暄了幾句。他曉得我是個學者。從身上掏出一卷提議來。原來他要新刻播氏拉丁詩注。求我捐助刊費。我只好答我無錢。這一答。引起他問我的前程希望。聽見我說全無希望。他說道。我明白了。你全不曉得倫敦情形。我來教你一點罷。你試看看我這一束的提議。我靠這個提議。過了十二年的飽暖日子。只要遇着一位貴族從外國遊歷回來。或是一位克利奧人從查美加來的。或係鄉下邸宅來了一位貴族寡婦。我就去求捐刊費。一下手。我先恭維他。巴結他。叫他心裏高興。只要看見有縫好鑽。我就把提議掏出來。他們若是第一次就樂捐。我還再來求他們捐些題書費。若是他們這一款也捐了。我又求他讓我。把他們的徽章刻在書上。用這個法子。一面用虛榮浮名去宰纏他們。一面我就在背後笑他們。（斯文光棍。）但是我要同你說句私話。我要這個把戲。要得日子太久。臉太熟了。

許多人都認得我。你是初到的。臉作我要借你的臉用。（原來生臉是可以借用的。）有一位貴族纔打意大利回來。他的看門的認得我。只要你把我這鈔本的詩帶去見他。你只要捐到手多少錢。我們兩個人平分。（斯文光棍太不要臉。）

我喊道。上帝保佑我們佐之呀。現在的詩人。就是作這種的生涯嗎。他們天才這樣的高。就肯低首下心的去求乞嗎。他們能發這樣玷辱文人身分。把恭維人巴結人作生活討飯吃嗎。

我兒子答道。父親。不然。真詩人不能這樣下賤。因爲凡是一個人。只要有天才。自然就有身分。我所說的人。不過是會作有韻之文的叫化子。真詩人是有魄力。膽敢抗拒艱難困苦。以享大名。最怕的是受人侮慢。只有那一班值不得保護的人才。不要臉的去求人。（罵得痛快。世上許多假詩人。也不過如此。中外皆然。真詩人自然有氣骨。）

我。是很顧身分。不肯學那樣卑賤。去作那丟臉的事。但是我既不名一錢。又不能再冒險去拿文字博聲譽。不得已。定一個酌中的辦法。靠寫作餬口。但是這種行業。非勤苦不能得法。我又怕作不來。我心裏忤忤要博聲譽。擴也按不住。於是把光陰都用在撰著最高妙的文章。所入自然無幾。若是把這光

陰用在作凡庸文章。就易於成篇。收入較多。我把我的撰述。登在旬報上。竟無人理會。無人曉得。衆人在那裏忙別的要緊事。那裏有工夫注意我的文境清真。句饒神韻呢。一張一張的登出來。都湮沒了。我所作的論說。都被什麼自由論東方故事治瘋狗咬的妙方湮沒了。同時什麼張三李四王六何九。比我寫得快。潤筆得的多。（曲高和寡。往往凍餒而死。庸庸碌碌者。反享富貴。）

我現在只有同一班失望的著作家往來。這班人互相恭維。互相憐惜。互相藐視。我們曉得。著作家的名譽。同他們的著作。往往成反比例。我不喜歡別人的才調。我新發明反對世人篤信的道理。不幸又無人過問。我自慰的來源。也就乾涸了。既不高興讀書。又不高興作文。既要拿文章賣錢。又不肯投世人所好。怎麼能自慰呢。

我正是滿肚憂思。有一日。我坐在公園橋上。有一位清貴少年。原是我大學校的同學。走近我跟前。我們彼此見禮。都有點遲疑。他同我這樣襤褸的人拉交情。很有點不好意思。我同他拉交情。恐怕他不理我。但是來招呼的不是別人。就是唐希爾。性情很好的人。我的疑團。就立刻消滅了。我攔住佐之說道。佐之。你說什麼。你說那同學叫唐希爾嗎。他不是別人。一定就是我們的房東。

雅夫人聽了。說道。原來唐希爾是你的近鄰麼。他是我們家的老朋友。不久就要來探我們。

我兒子佐之接着說道。他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衣服給我穿上。改了我的外觀。同他一桌吃飯。當我是一半朋友。一半走狗。我的職事。是陪他到拍賣場。有時他坐下。叫畫師替他寫真的時候。要我在旁邊想法。引他高興。他跑馬車。若無他人相陪。叫我坐在他的左邊。他喜歡開頑笑的時候。（接下一句。不敢強解。大約是讓他開頑笑也。）除此之外。我還要在他家裏作許多事。有許多不相干的小事。不必他吩咐。我就要作。要我身上常帶酒鑽。所有他的家人生了兒女。都要我作乾爹。他吩咐我唱。我就得唱。永遠不許我不高興。永遠要我低首下心。（倘若我作得到。）同時還要我很快樂。（此寫外國篋片走狗。似還遠不如中國篋片走狗身分清高。從此亦可略見中外人格之不同。）

我得了這樣一個有體面的席位。（注意此是反說。）不料還遇着一位勁敵。這個人是海軍大佐。天生他作走狗的。他反對我。同我爭寵。這一個人。一生只研究認識貴族。雖然。因為他太蠢。被貴族們。閑走了好幾次。卻還有同他一樣蠢的貴族。還喜歡讓他在身邊效勞。巴結人就是他的行業。那巴結的法術。練到十二分純熟。我的巴結法術。就來得太生硬。我這個主人之好巴結。日見其甚。我多在他

左右一點鐘。就多窺見他許多缺點。我越不甘心巴結他。我打算快要不幹了。讓給那位大佐。那主人剛有一件事。要我幫忙。因為他對不住一個女人。那女人的哥哥要決鬪。主人就要我去替他決鬪。我就替他去。父親。我看見你聽我這話。不高興。但是我既欠朋友的情。我不能不答應他。我擔任了這件事。把敵人打敗了。隨即曉得那個女人。不過是個妓女之流。那個女人的哥哥。不過是個雇來的。十棍保護他。替他打架的。我替他出了這番力。他說了許多感激的話。再過幾天。他要出京。把我薦給他叔叔威廉唐希爾爵士。一位很有名的貴族。在政府做官。他的道德很全備。而又公道。主人走了。我拿薦書去見這位爵士。他的家人見了我。都是很客氣的。凡主人對客人客氣的。家人見客人也客氣。我進去一間大屋子。威廉爵士不久就進來。我把面說的話同薦信交代了。他讀信之後。停幾分鐘。問道。先生。請你告訴我。你替他出過什麼大力。他給你這樣結實的薦信。先生。我想我猜着你的功勞。你會替他打過架。他利用你去爲惡。卻盼望我酬你的勞。我很懇切的盼望。我現在拒絕你。當作罰你的惡。更進一步說。我拒絕你。盼望你從此改過。他這樣嚴厲的面斥我。我曉得斥得公道。我只好忍受了。我這時候。毫無希望。只剩了一封給闊人的信。因爲闊人的門口。求事的人最多。人人都要塞一封求事信。

要進門。是極不容易。我從身上餘存的錢。拿了一半。去賄那些家人。他們領我到一間大屋子。那封信是先呈上去了。我正在着急的等見。很有時候。看看周圍。所有陳設。無一不極其華麗奇巧。圖畫家具和鋪金的東西。把我驚呆了。那主人之闊。可想而知。我心裏就想。該這些好東西的人。不曉得是多大的偉人。他頭裏裝滿的。都是國家大事。家裏陳設的東西。富可敵半國。這個人的才能。自然是不可限量的了。我正在那裏想。忽聽見腳步很響。呀。這一定是闊人來了。原來不是的。不過是個女僕。不久又聽見有腳步響。這一定是他了。又不是的。這不過是闊人的隨身跟人。後來貴族真出現了。問道。你就是帶信的來人麼。我鞠躬。答應一句是。闊人說道。這信裏說……剛好這時候。一個跟人遞給他一個名片。闊人什麼也不管。就走出去了。剩了我一個人。慢慢在那裏嚼嚼得見闊人的那種快樂的滋味。等到有一個下人來說。貴族在大門口上車。我立刻跟出去。就同着三四個求事的人。在那裏喊。不料那闊貴族走得太快。大踏步的快到車邊。我大聲喊問。有無回信。闊人此時已經上了車。答了我一句話。我卻只聽見了半句。那半句同那馬車轆轤的聲音混在一起了。我還站在那裏伸長頸子。要聽闊人所說那句光寵的話。我回頭一看。闊人的大門口。鬼也沒得一個。只剩了我一個人。（描寫之工。得未

曾有。）

我的兒子往下說道。到了這個時候。我的忍耐性是完全消滅了。我受了千種的侮辱。痛入心窩。我寧願不要身命。專等一個海灣把我淹沒了。我自己當自己簡直是個最下賤無用的東西。只配捧在木料廠的一邊。慢慢的在黑暗裏去朽腐。我雖困窮到這地步。幸好還剩有半個金錢。我想財神太太也不好意思連這半個金錢。也要奪去我的。我立意趁我有這些錢的時候。立刻就把他花去。以後就聽天由命罷了。我存了這個主意。正在路上走。看見克先生的店門大開。好像是很歡迎我進去的。克先生是個招工的。他很慈愛慷慨的答應給國人一年三十鎊。得了他答應這三十鎊。只要報酬他兩宗事。一宗是性命自由交給他。一宗是讓他運到美洲當奴隸。（注意答應二字。只是答應。並不真給。）我倒喜歡找着一個地方。可以不害怕絕望。就走入這個小草庵。（這個店像個草庵。）如同誠心修道的和尚一樣。我進去看見好些同我一樣的可憐蟲。等候克先生。等得極不耐煩。每立爲財神所反對。而不甘受窮困的人。個個心裏在那裏切齒痛恨受財神的害。後來克先生到來。衆人嗟嘆呻吟之聲。都停止了。他屈尊的特別看上我。近一個月來。還算是他第一個對我說話帶笑臉。問我幾句話之後。

他說道。世界上無論什麼職事。你都發得上。想了一會。替我設法。後來拿手拍額。像是想出來了。說道。這時候。班西公司。正在商議派人去見赤加士人。我答應出力。替你謀一名祕書。我心裏明白這個人說謊。但是我很喜歡他的答應。因為說得很好聽。我就同他平分我剩下來的半個金錢。一半添入他的三萬鎊之內。還剩下一半。我就立意花在飯店。要比他過得快樂。

我打好了這個主意。走出門。碰見認得的一位船主。我就拉他同去吃甜酒。我向來不隱藏我的景況。都告訴了他。他告訴我。若是相信了克先生的話。就糟了。因為那個人的詭計。不過是要把我賣去開墾。他又接着說道。你不必走這樣遠的路程。也還不難找一碗安樂飯吃。你聽我的話罷。我的船。明日就開駛往安斯頓。你何妨在我船上當搭客。你到了一登岸。不必作別的。只要教荷蘭人讀英文。我可以保你學生也有了。錢也有了。這時候你英文總該懂得了。不然的話。你總是有什麼毛病了。我告訴他。英文我很懂得。我卻問他。荷蘭人是否要學英文呢。他破口的說道。荷蘭人喜歡學英文。喜歡得要發狂。有他這一說。我就答應了。第二天上船去荷蘭教英文。遇着順風。不久就到了。拿了一半剩下的錢給了船錢。登岸在安斯頓大街上。就如同天降下來的一般。作了個異鄉人。我現在到了這個景

況。不能耽誤教書的光陰。我在街上遇見幾個人。好像是要學英文的。我就向前去問。但是彼此言語不通。這時候纔明白。我若要教荷蘭人讀英文。我先要荷蘭人教我荷蘭文。這樣很明白的一件阻礙。我很詫異爲什麼就想不起來。然而當日卻真想不起來。

這一個計策是炸了。行不通。我很想坐船回國。卻碰見一位愛爾蘭學生。從魯文大學來的。我們談話談到文學上。（我要補說。我談到文學上。就自忘其檻樓。）他告訴我。全校裏頭。不過有兩人識希臘文。我聽見。非常詫異。我立意立刻走到魯文。到那裏教希臘文餬口。他十分贊成。還說了幾句話。使我曉得教希臘文還可以發財。

第二天早上。我很勇往的向前走。在路上要花房飯錢。我多走一天。原來剩下的很有幾個錢。更減少好些。如同伊索寓言說的那一籃子麵包。我到了魯文。打定主義。不要鬼頭鬼腦的去見下級教員。一直去見校長。賣我的本事。我去見着校長說。聽見貴校想添希臘文科。我自薦當希臘文教員。校長起初疑心我的本事。我就請他。任從他挑選一段希臘文。我繙作拉丁文。他看見我很認真。就對我說道。少年。你看看我。我向來未學過希臘文。我卻不覺得有什麼缺憾。我博士的長袍穿得。我博士的帽子

戴得。向未用着希臘文。我不懂得希臘文。一年也得一萬個富羅令的束修。我不懂得希臘文。也一樣的吃飯。總而言之。我不懂希臘文。我就不相信希臘文有什麼好處。（校長說得得意洋洋。目空一切。可惜未曾打聽他是如何發得上當校長的大約此時當校長是不靠學問。）

我這時候離家太遠。就斷了回家的思想。只好往前去。我原懂得點音樂。唱得還好。現在只好借重遊戲消遣的事去混飯吃。（文人末路。說得可憐。是作者自述身世。）我經過符蘭德。法蘭西地方的鄉下。在那些窮而能樂的鄉下人隊裏往來。我常看見他們越窮越樂。每逢日落之後。我走近鄉下人家。就奏一個令人快樂的調。不獨可以得一夜安眠的地方。並且還發明天吃食的用。有一兩次。我試試奏給時髦人聽。他們總以為我奏得不好。一點酬勞也不肯給我。我見得這件事很奇怪。因為我從前景況稍好的時候。每逢在應酬場中奏樂消遣。他們聽了。無不歡喜欲狂。婦女聽了。是特別的歡喜。現在我專靠音樂餬口。人家就瞧不起。可見得世人看不起餬口的本事。這就是個憑據。

我就這樣子一路向巴黎走。除了各處看看之外。毫無主意。只好到了一處。又向前走。巴黎的人。很喜歡有錢的外國人。不甚喜歡有知識的外國人。我既無甚知識。更無什麼錢。故此沒得什麼人喜歡我。

我走了四五天，在那些闊房子外面看看，正想預備離開這個腐敗地方。誰知在大街上，碰見你教我去見的那位老表。這一會面，我們都喜歡。他問我來巴黎作什麼。又告訴我，他來收繪畫寶星寶石及各種古董。是替倫敦有一個人新近發了財，譜收藏的收買。我從前聽見他說過，並不識古董。爲什麼去辦這種事。我卻以爲奇怪。我問他，何以忽然就學得收藏家的本事。他說，再容易也沒有。全副的祕訣，只在篤守兩條規則。第一條是要說，設使志師多用點心。那幅畫總應畫得好點。第二條是要恭維畢魯氏的畫。又說道，我曾經教過你怎麼樣在倫敦當著作家。我現在擔任教你怎麼樣在巴黎當買畫家。

我立刻照他的法子辦。爲的是吃飯要緊。我去到他的寓所。他幫我些忙，給我穿上兩件好看點的衣服。跟他到拍賣古畫的地方好幾次。那裏是英國人去買畫的多。他同那班闊人很熟。他們當他是個萬不會錯的老行家。見着古畫寶星，都請教他。遇着這種事體，他把我當作極有用的人。只要有人請教他，他很鄭重的把我拉在一邊，請教我，聳聳肩膀，裝出很有知識的樣子。隨後回到那一邊，去告訴衆人說，這件事體太重大。他不便出什麼主意。（凡是欺人的假內行，往往有許多造作。）有些時候，

他卻很有膽子。有一次我見他說。這幅畫的顏色不設深。很斟酌的拿起畫筆來。蘸滿旁邊擺着的棕色油彩。從從容容的對着衆人。在畫上一塗。還問衆人。經他這一塗。那畫的顏色是否好得多。（可謂大膽妄爲。大約無知貴族。反被他這一塗嚇倒。以爲他是大畫家。）

他在巴黎把事辦完了。回國。力薦我給好幾位闊人。說我是一個極好的遊伴兼教讀。不久就有一個人。把他所保傅的少年。帶來巴黎。遊歷歐洲各國。請我當遊伴兼教讀。要我管着這少年。卻又說明。要讓這少年自己管自己。但是我這個學生。對於管理銀錢。比我在行得多。他有一位叔伯。（也許是娘舅之類。）在西印度。遺下二十萬鎊的財產。交給他承受。他的保傅要他曉得管理財產。曾叫他跟律師當過徒弟。他最大的嗜好是貪財。在路上所問的。都是怎樣省錢的話。怎樣的旅行最省。在各處應該買什麼東西。帶回倫敦可以賺錢。路過的新奇物事。不要花錢的。他都看。遇見是要花錢的。他就說。聽見有人講。不值得一看。每逢要還帳。沒有一次他不說旅行是非常之花費。他這時候年紀還不到二十一歲呢。我們到了力干地方。步行去看碼頭。同那些出入口的船隻。他就打聽從海路回英國的盤費。人家告訴他。水路比旱路省得多。他抵抗不住省錢的心。把欠我的薪水支給我。只帶一個跟人。

乘船回國去了。（從水路回國。是爲省錢。則無所謂遊歷矣。）

我現在又無事業。前路茫茫。但是我也嘗慣了這種滋味。這個國裏的鄉下人。個個會音樂。都比我好。我的音樂本事。到了這裏。是毫無用處。好在我現在新學了另外一種的本事。也可以餬口。我說的就是辯駁的本事。因爲那時候外國的大學校及大寺。常出哲學題目。定日期。開辯駁會。偶然走來的人。也可入場辯駁。只要敢出頭的人。辯駁得好。可以免費的一宿一餐。另外還得若干錢。我就這樣的回國。一路的辯駁。穿市過鎮。研究風土人情。卻十分親切。好的壞的。都研究到。如同看畫。正面背面都看過。我的心得。並無許多的幾句話。我所見到的是君主制度。宜於窮民。共和制度。宜於富人。我見得。無論在什麼國。有錢卽是自由。我又見得一個人。無論怎麼樣喜歡自由。無不喜歡強人從己的。限制他人的自由。（寥寥數語。卻把所謂國體憲法。自由平等。一切欺人之論。發揮無餘。）

我於是到了英國。原想先去見父親。然後投入第一個義勇隊。我到了鄉下。就改了宗旨。因爲遇見一個熟人。是談諧劇班中的人。正要往鄉下演戲。我投入他們班中。他們卻無不以爲然。他們都招呼我。說是我所演的腳色。是要緊的。又告訴我。說看戲的人。是個多頭的怪物。要很有頭腦的人。纔能叫他

們喜歡。又說是演戲不是一天可以學成的。近百年來演戲的人。一定要聳肩縮頸。除了戲臺上有這種狀態。別處是向來看不見的。你也要學他們聳肩縮頸。不然看戲的人。不會喜歡的。（可見當時演戲。是過於裝模作態以求入時人之眼。又此回最長最膾炙人口。第二件的爲難是派我裝腳色。因爲什麼腳色。都有人演了。於是一會叫我演這個。一會又叫我演那個。後來纔派定我演賀理紹。因我見諸位進戲園。我就停演了。

第二十一回

同惡相交不得耐久不相滿意就要分離

（投小店父女相逢）

且說我兒子所述的他那番閱歷。話語很長。一次說不完。前半截是晚上說的。後半截是第二天飯後說的。那時候唐希爾的關車馬已經到了門口。大眾都有點不甚滿意。那總管家同我很要好。附耳告訴我。唐鄉紳已經向威小姐求過親。雅諾先生夫婦好像很願意。唐希爾一走進來。看見我父子。好像嚇一跳。要往後退的樣子。我以為他是詫異。並不是不喜歡我們。我父子向前見禮。他卻像是很坦白的。對我們還禮。過了一會。因為他來了。衆人卻又高興起來。

吃過茶點後。他把我拉開一邊。探問我女兒的事。我答他找尋無蹤。他覺得很詫異。他說會經常到我家。安慰我家裏的人。並說他走的時候。我家裏的人都很好。他又問我。曾否把這不幸之事告訴我兒子同威小姐。我答他。我還未曾告訴過他們。他很以我小心謹慎為然。勸我守秘密。說道。毋論怎樣說。

這種算是家醜。不必外傳。況且奧維雅小姐。或者不至如我們所料的那樣不幸。（唐希爾言動讀者須留意。都是後文蛛絲馬跡。餘仿此。）說到這裏一個家人來請他進去跳舞。他對於我的家事。這樣關切。我心裏很歡喜。至於他的親近威小姐要求親。都是很明顯的。一見便知。但是威小姐卻不甚喜歡他。小姐自己。原不願意。不過遷就他長親的意思。不能不忍受。我並且很滿意的見威小姐兩眼。對於我不幸的兒子。常露深情。唐希爾的富貴和他很費力的懇求。卻不能博得威小姐一顧。然而唐希爾還是鎮靜如常。我卻覺得有點奇怪。我們因為雅諾先生之請。在他府裏住了一星期。但是越住得久。威小姐對我兒子表示柔情也越深。而唐希爾對我兒子交情也日好。（不獨寫威小姐兼點明唐希爾之所以設法薦佐之投軍遠出。係調虎離山也。）

他從前曾經很結實的說過。要替我們家裏幫忙。從前不過是口頭答應。現在卻是實行。我打算要走的那天早上。唐希爾很歡喜的走來告訴我。他替佐之謀了一件事。就是有一團陸軍。要赴西印度。他替佐之謀得一個士官缺。他只答應一百鎊。（實缺軍官要花钱買。）原要三百鎊的。因為他的面子。減讓了二百鎊。

他說道。這點小事。我不望酬謝。不過替朋友出力。博點歡喜罷了。至於那一百鎊。你若無力籌款。由我代墊。你隨後得便還我。我領他這極大的情。說不出許多的感激。我寫一張借據交他。又說了許多感激的話。好像是我存了有借無還的心。

佐之聽唐希爾的指示。明日入京就職。他說要趕快的去。不然。別人多出錢。就先得到手。第二日早上。這位少年軍官預備起程。只有他一個人。毫無感動。他這一去。要受許多辛苦。要遇許多危險。又與朋友及他心愛的女子遠離。（威小姐原是眞愛他。）他卻毫無萎靡不振的神色。同各人辭別之後。我並無什麼東西給他。只好保佑他。並吩咐他幾句話。說道。我的孩子。你此去是爲國攻敵。你要記得。你的有勇的祖父。從前是怎樣爲國王打仗。那時候忠君。就是不列顛人的道德。你去學他。樣樣都可以學他。卻不可學他的不幸。若是同他那樣爲國王查理。而與符爾克貴族同死。可稱爲不幸。（查理第一與國人戰大敗被擒。爲國人所殺。符爾克陣亡。）孩子。你去罷。若是你陣亡。雖是離家很遠。暴骨戰場。愛你的人。不能撫屍痛哭。卻還有最可寶的淚。就是上天垂憐。滴在無人收葬陣亡人頭上的露水。第二天。我同那深情招待我住了多日的主人們告辭。唐希爾新近替我們很幫忙。我對他很表示感

激。我離開這富而好禮享福的人們，就首途回家。我曉得再也找不着我的女兒。只好仰天浩歎。求上天饒恕他。我此時身體還是未十分強健。雇了一匹馬走的。離家尚有六七十里的时候。自己勞慰自己。不久就可以看見我的世上至寶了。天色將晚。住在路旁一間小店。請店主來相陪。店裏頂好地方。只有廚房。於是坐在廚房火爐邊。兩人談政治和國內新聞。偶然談到那少年鄉紳唐希爾。店主告訴我。這個少年是無人不怨恨的。他的叔叔威廉唐希爾爵士。卻是無人不愛的。爵士有時也到這裏來。他又說。唐希爾的全副精神。都用在誘惑人家的女兒。凡是接待他的人家。他總要想法去誘惑。那些女子。被他佔了兩三星期之後。就要被他趕走。被他遺棄。沒有什麼報答。

我們兩人接下談話。店主婆換錢回來。看見男人在那裏享福。撇開他。那女人很生氣的問他。在那裏幹什麼。店主人舉杯吃酒。同他祝壽。反譏他。店主婆喊道。西曼。你刻薄我。我不能再受了。店裏的事。叫我作了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無人作。你卻終日陪客人灌酒。什麼也不管。即使有一匙酒可以治我的熱病。我卻一點也吃不到。

我聽了。曉得他的意思。立刻倒一鍾酒請他吃。他很客氣的接過去。同我祝壽。

他說道。我並不因爲那酒值多少錢生氣。店裏的事。無人去管。怎麼不令人生氣呢。若是向客人討債。他卻不動。總要我去討。他寧願把酒鍾吞在肚裏。也不願動一動。現在樓上還住有一位少年女客。他對我們非常客氣。我就曉得他一個錢也沒有。他還帳實在是還得太慢。我看你得去討討看。

店主人答道。不必去討。他雖然還帳還得慢。卻是一定還的。

店主婆答道。他來住已經有兩星期。我還沒見過他的錢面。

店主人道。我猜他是一次付清。

店主婆道。一次付清麼。我盼望我們可以得到手。我們今天晚上向他討債。若是不付清的話。連人帶行李。闕他出店。

店主人道。我的寶貝。他是個上等女人。我們應該以禮相待。

店主婆答道。上也罷。平常也罷。立刻闕他走。上等人原是好東西。但是我們這裏。看不見他們的什麼好處。店主婆於是從小樓梯跑上去。一會子。我就聽見店主婆聲音極響極大。怒斥得很利害。我就曉得那女客人無錢付帳。我聽見店主婆斥責的話很清楚。聽見說道。叫化子。你立刻收拾滾出去。不

然。我就給你一個記號。三個月也好不了。你這個好看而不值錢的東西。你一文沒有。爲什麼跑來住在誠實好人裏。走你的罷。

那女客人說道。瑪當。你可憐我一個困窮無人收留的人住一夜罷。以後我一死就完了。

我一聽。就曉得是我女兒奧維雅的聲音。那店主婆正在拖住他的頭髮。拉他走。我飛上樓去救他。兩手把我的至寶可憐的女兒抱住。

說道。我的失而復得的至寶呀。我歡迎你。無論你怎樣。我歡迎你。偎靠在你老父的心胸。那犯罪惡的人。只管拋棄你。世界上還有一個人。是永遠不拋棄你的。那怕你犯了一萬次罪過。他件件都忘了。

我女兒只說了半句我的至寶……有好幾分鐘。也說不下去。後來纔接上說道。我的至寶爸爸呀。神仙也不能有你這樣慈愛。我不配享受這些慈愛。我痛我自己對不起你的慈愛。你不能恕我無罪。我曉得你不能。

我說道。我的孩子。我能恕你。我是從心裏恕你無罪。你只要悔過。我們還可以享受快樂。奧維雅呀。我們還可以過許多好過的日子。

他答道。父親永遠不能的了。從此以後。我終身所過的愁苦日子。一定不過是在外得個醜名。在家我無面目見人。哎呀。爸爸呀。你臉色比向來灰白得多。我這樣一個不相干的人。能殼使你心裏那樣不安麼。你很有智慧的人。爲什麼把我的愁苦。都拖在你自己身上呢。

我答道。少年女子呀。我們的智慧……

他問道。呀。爸爸。你爲什麼用這樣無情的稱呼。這是第一次你對我用這個無情的稱呼。

我答道。我的小寶貝。你饒恕我。我正當要說。智慧抵抗愁苦。雖是到底抵抗得住。然而進步是很慢的。這時候。店主婆走來問我們是否要調換一間好點的屋子。我說是要調換。他就領我們到一間。說話可以自由些。我父女兩人說了些話。心裏覺得比剛纔安靜些。我不免問他。怎麼樣一步一步的走到現在這樣可憐的景況。

他說道。那個陰毒人。從第一次見面起。就向我求爲正式夫婦。

我喊道。那人十分陰毒。但是我卻覺得有些詫異。白且爾這個人。原有善知識。外面看去。是講道德顧體面的。怎麼樣能殼下這樣卑劣毒手。走到我們家中。害我們一家。

他答道。爸爸。你錯了。白且爾向來並沒有設計騙我。每逢有機會。私下裏總勸戒我。不要上唐希爾的當。現在我纔明白。唐希爾比白且爾告訴我的還要壞得多。

我攔住說道。是唐希爾麼。

他答道。父親。是他。唐希爾買出那兩個女人。說是良家女人。騙我們進京。其實他們是兩個妓女。既無教育。又無憐心。你還記得假使不是白且爾那封信。唐希爾的詭計。一定是行得通的。白且爾的信。是責備唐希爾他們一班人的。我們不曉得。誤作是責備我們的。白且爾怎麼能設有這大的力量。打散他們的詭計。我至今還不能明白。但是我深信白且爾是我們的最熱心最真誠的朋友。

我說道。我聽你這番話。十分詫異。現在我纔曉得。我最初就疑心唐希爾是個惡劣小人。原來疑得不錯。他富我們窮。他作了惡事。還是一樣的得意安樂。我們奈何他不得。（富貴欺貧人。貧人受欺無處訴冤。到處皆然。）但是你受過教育。心向道德的。總有一件極有力量能引動你的事。纔能使你都不顧。

他答道。他的詭計得行。實在是因爲我要使他快樂。並不是我要快樂。我們是私下在教士面前行的。

結婚禮。我曉得是不算數的。我不靠別的。只靠他額面子。

我攔住說道。什麼。是正式授過職的教士同你們經婚的麼。

他答道。是的。我們卻發過誓。不說出他的名姓。

我說道。我的孩子。你再過來。我再假抱你。現在我比從前加千倍的歡迎你。按居心及行事形式上論。你是他的正式妻室。凡是人所定的法律。那怕寫在石上的。都不能絲毫解散你們神聖不可侵犯成婚的締結。

我答道。哎呀。爸爸。你不曉得他這個人的陰毒。他用這個教士。已經同六七個女人結過婚。這幾個女人。同我一樣。先受他騙。末後都被他拋棄了。（富貴人罪惡有如此者。）

我說道。既是這樣。我們先停止那教士的教職。你明天告他。（指唐希爾。）

女兒問道。我已經發過誓。不露他的名姓。我去告他。對麼。

我答道。你若發過誓。我既不能也不願意使你背誓。若是告訴人。原可以使大眾周知。然而你不可告他。人世的事。往往有受小害而保存大體的。例如在政治上。棄一省而保一國。在醫學上。割一股而保

全身。但是在宗教上。有一條不能通融的法律。就是永不作惡這一條。這條法律很對。不然的話。我們若是行小惡而得大利。就會因爲盼望不可必得的好處。去爲惡。那怕一定可以得着好處。但是在那行惡與得益之間。就許有來責問所作的事。還不是徒然枉作小人嗎。（語意不甚清晰。）我打了你的岔。你只管往下說。

他說道。第二天早上。我就曉得他是全無真心。那天早上。他還介紹我見兩個女人。這兩個也是受他騙的。我實在是十分愛他。也不管那兩個女人。我就充量行樂。極力要忘了我的醜行。於是我只管跳舞。穿好衣裳。談話。然而總是不樂。到那個地方的男人們。時時刻刻告訴我。我怎樣有迷人的力量。這些話。不過令我更加憂愁。因爲我這種力量。都拋棄於無用之地了。於是我日見其愁懷不展。他日見其無禮。我不必細說他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爲。使我心傷。我於是要同他分離。我臨走。他給我一口袋的錢。我很氣的摔在他身上。大怒而去。有好一會子。我全不覺得我所處的境遇之愁苦。後來我放眼一看。纔曉得我這個苦極的人。天下之大。無可哀告。正在這個當口。有一輛車走過。我上了車。那時候。我不過只要遠離我所深恨最看不起的人。後來就在這裏下車。自從到了這小店之後。孤苦不堪。只

有這個店主婆的苛刻。和我自己的焦慮。同我作伴。追想從前同母親妹妹過的快樂日子。令我心痛。他們的愁苦必重。但是我的愁苦。比他們的更重。因為我的愁苦裏。還夾着醜名。我說道。孩子。你忍耐些。我盼望較好的前程。你今晚略安歇。明早我帶你回家。你母親同弟妹一定歡迎你的。可憐你的母親。這件事很傷他的心。但是他還是愛你的。把前事都忘記了。

第二十二回

爲愛情而犯之過易於寬恕

（老牧師住宅被焚）

且說第二天早上。我們同騎一馬。女兒在我背後。一路回家。一面走。我一面極力勸他。不要愁苦。只管放心。又壯他的膽。預備見他得罪過的母親。我看見經過路上的好風景。乘機對他說。天待人。比人待人慈愛得多。天降於人的禍害。並不甚多。（天害人不兇。人害人害得兇。）我叫他放心。我始終愛他。永無改變。我活在世上的日子還很長。還是要保護他。教導他的。我又教他如何抵禦世人的詆毀。告訴他。書籍是愁苦人的好同伴。這種同伴。脾氣又好。又不斥責人。這種同伴。雖然不能使我們享受生人之樂。卻能教我們忍受生人之苦。

這天晚上。就在路上一個小店下馬。那裏離家還有十多里路。我願意先通知家裏人。預備女兒回家。立意叫女兒住店。我再來。帶着二女兒素緋雅接他回家。我們到小店時。天已黑了。我看好他歇在一

間舒服屋子。吩咐店主婆預備合宜飯菜。同女兒接過吻。我就先回家。

我離那安樂過日子的家庭越近。覺得異樣的歡喜。我離家時。如同離巢的受驚鳥。現在我的慈愛心。比我的身子已先到了家。那心已經非常的快樂圍繞火爐左右。我要說的慈愛話。都湧上來。又預料他們怎樣的歡迎我。我已經覺得老妻之摟抱我。見孩子們歡喜。我對着他們微笑。（遠出的人將到快樂家庭時。確有這種心境。）因為我行得遲。越走天越晚了。所有白天作工的人都安歇了。所過的村子。燈火也都滅了。（若是金聖歎批必說從村子無燈火。引起後文一片火光。）寂無人聲。有時只聽見公雞高啼。又聽見遠遠的狗吠。我走近我的快樂家庭。相離還不到一里路。我家裏的狗就來歡迎。

這時候快到半夜。我敲門。家裏是寂然無聲。也無動靜。我覺得說不出來的快樂。心裏大為舒放。忽然看見我的住宅起火。心裏大驚。只見一片的火光。所有窗口都現紅光。我發抖的大喊一聲。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我的兒子原在睡夢中。被我這一喊驚醒。立刻喊醒他母親姊姊。一齊裸體跑出來。害怕得忘其所以。他們的悲痛呼號。把我叫醒過來。我一看都是令人可怕的新現象。因為這時候。火燄已到

房頂。一部分一部分的接二連三向裏傾倒。一家人心裏很悲苦的。站在那裏看。好像是愛看這一片火光。我看看他們。看看火。四圍找我那兩個最小的兒子。看不見。哎。苦呀。

我喊道。兩個小的在那裏。

我的女人道。他們已經被火燒死了。我要同他們死在一堆。

這時候我聽見兩個小的叫喊。因為他們纔被火驚醒。這時候毋論什麼也攔不住我。

我從火堆裏竄過去。推開他們被困的房門。喊道。孩子們在那裏。孩子們在那裏。

兩個小的同時喊道。爸爸。我們在這裏。那時候火燄剛到他們的牀。我兩手抱住他們。從火裏再逃出來。那房頂全跌下來。

我把兩個孩子舉起來。說道。火只管燒。凡是我們的東西。都讓火燒光了罷。我把寶貝救出來了。他們都在這裏。我的至寶呀。我們的寶貝都在這裏。我們還可以快樂。

我們同兩個小的接吻有一千次。他們抱住我們的頸子。好像同我們一樣的快乐。他們的母親。一會子哭。一會子笑。

我這時候是一個安閒無事的旁觀人。站在那裏看火。過了一會，纔曉得我一隻手直到眉上被火傷了。傷得很利害。我不能幫兒子搶救東西。又不能阻止那火燒我們的糧食。

這時候鄰居聞警，都來幫助。他們也無法可施，只好也同我們一樣，站在那裏看。我有些東西和紙幣存好了，留給女兒的，也都燒了。只有廚房裏有一隻箱子，內裏有些文件，還有幾樣不相干的東西。是我兒子早先搬出來的。鄰居們大衆幫忙，稍減輕我們現在的窘狀。送些衣裳來我們穿。搬幾樣家具。同廚房用的東西來。把我們外面另一間房，稍爲布置。到了天亮，我們總算有一個很草草的地方，作藏身之所。我們緊靠的鄰居，和他們的女兒們很出力的供給我們需用的東西。還對我們說了許多出於至誠慈善的安慰話。

我家裏人受過驚恐，心裏稍安之後，就問起我爲什麼在外許久。我把詳情說了一遍。就預備接女兒回來。我們現在只能分給他一分窮苦。我卻很願意歡迎他回家共享。這一次天災，把我女人的傲氣降低好些。受過些刺骨痛苦，把他傲氣的鋒芒也磨平了。不然，同他商量接女兒回家，卻有些爲難。我重傷不能親去，只好打發兒子女兒去接他。不久他們回來，扶着這個愁苦犯過的人，不敢抬頭見

他的母親。無論我如何說法。都不能勸我的女人。照舊的待遇這個女兒。因為女人看得犯過。比男人重得多。

我女人對他這個女兒說道。瑪當。你經歷過多少繁華。你現在回來的。不過是個苦地方。我同我的女兒素緋雅。沒得什麼好的招待你。這位只要同出色人來往的人。奧維雅小姐。你的可憐的父親同我。近來受罪也受得多了。但是我盼望上天赦你的罪。

當他們這樣接待他的時候。這個可憐被騙的人。站在那裏。臉色發青。哭也哭不出來。答也答不出來。但是我看見女兒如此的受痛苦。我不能不開口。我擺出很嚴厲的神色和聲音說。我每次如此。他無不立刻聽從的。我說道。女人。我勸你把我現在說的話。永遠記着。我現在把一個失足無所歸的人。帶回來給你。他既回來。盡他女兒的職分。我們就應該重新慈愛他。我們生活的實在痛苦。現在來得很快。我們不可以家裏不和睦。加添痛苦。我們若是能彀和睦。還可以滿意。因為我們人還多。只要我們彼此都看得起。就可以抵禦世人的非毀。上天答應的。凡是悔過的人。都一體的待以慈愛。我們可以學上天的樣子。我們曉得的。上天雖然喜歡看見有九十九個行為方正。一點不走差的人。但是尤

其喜歡看見一個犯罪改悔的人。這樣看法。原是不錯的。因爲一次出力。自己能攔住自己。不再往下深入地獄。比行一百次公道事。費力得多。

第二十三回

惟有罪人是完全愁苦

（唐希爾倚勢賴婚）

且說我們要費些氣力。纔可以把現在住的地方布置便利。不久又能設同從前一樣過安閒日子。我不能幫我的兒子照常工作。我就把救出來的幾本書。讀給家裏人聽。特別挑那能顯養意境的書。使他們聽了。心境可以放寬些。鄰居人家。天天過來安慰我們。又定了時刻。幫忙補葺那被燒的房子。威林也來願盡他的友誼。幫我們。他還要求親。被我女兒拒絕。往後就不敢再求。我女兒的愁苦。總不能斷。過了一個星期。只有他一個人。仍是不高興的。他從前自知無過。自知無愧。曉得自愛。以令人歡喜。使自己歡喜。現在卻不比從前了。自己知道慚愧。心裏總撇不開焦慮。身體漸不如從前康健。容貌自然不及從前。又不肯修飾。自然更差些。只要有人對他妹妹用個溫柔字眼。大女兒聽了。就覺得傷心滴淚。大凡治好一種罪孽。往往又另在原地種一種罪孽。他悔過之後。把前次所犯之過逐出了。又留

下妒忌。我用盡了一千個法子。去減少他的憂慮。因為照料他。就忘了我自己痛苦。凡我所記得的。或
因我讀書所思想的。歷史內有趣的事。收輯起來。給他讀。我對他說道。我的寶貝。我們的歡樂。在上帝
手上。惟上帝有一千方法。非人所預料的。能使我们歡樂。我們去預料。也預料不出來。你若要看一個
榜樣。我就讀一段古事給你聽。這原是一位歷史家寫的。他雖然有時不免杜撰。卻是一位很莊重的
歷史家。

他說的是。瑪提特。很年青就嫁與一位尼蒲勒地方一位貴族。十五歲就寡了。只有一個孤子。有一天。
他在臨河一個窗口。撫弄這個兒子。這孩子忽然一跳。跳入河裏。立刻就看不見了。那母親大驚。因要
救那兒子。自己也跳入河裏。兒子是救不來。他自己很費力。纔到了對岸。剛好有些法國兵在那裏擄
掠。就把這女人擄去。

那時候。正是法國同義大利打仗。兩方都是慘無人道的。那些法國兵就要動手。作那極端暴虐的行
爲。卻有一位少年軍官不答應。雖是正在敗退的時候。少年軍官把女人放在他身後。一路送去自己
家鄉。這女人的美貌。先勸這少年的眼。這女人的德行。更深入這少年的心。兩人結了婚。少年超升到

最高級軍官。兩人很歡樂。相處很久。但是軍官的歡樂。是難以永久的。過了數年。他所帶的軍隊敗退。逃到一個地方。是他夫婦曾經住過的。敵軍來包圍。不幸失守。那時法義兩軍。彼此對待的殘暴慘酷。是歷史上所罕見的。這一次得勝之軍。要把所獲的法軍俘虜。都要殺死。他們最恨的是瑪提特的丈夫。因為是他主張死守的。他們一商定這種慘酷辦法。立刻就要實行。於是把俘虜牽上前。劊子手舉刀候令。旁觀的只顧看殺人。義國軍長當裁判官。只要暗號一發。劊子手就揮刀殺人。正在這個慘酷的當口。瑪提特走來。同他的救命的丈夫永遠長辭。這時候瑪提特自傷他的苦境。嘆自己的命苦。說道。從前在河裏是萬死一生。幸而遇救。不料到了這個時候。還要親眼目觀更慘酷的大禍。那裁判的軍長。是個少年。一見瑪提特美貌。很驚異。又憐他這樣淒慘。聽見他說從前所遇的危險。更爲驚異。這位軍長。原來就是瑪提特的兒子。瑪提特因爲他受了多少危險。他立刻就認瑪提特作母親。跪在地上。後來的事。是容易猜的。那被俘的瑪提特的丈夫。自然是釋放了。各人彼此對待。都能盡愛情友誼職分。同過歡樂日子。

我就是怎樣的設法娛悅我的女兒。他卻不能專心的聽。他從前是很能憐憫他人的不幸。現在是他

自己不幸。來不及憐憫他人。故此無論怎樣。他的心境總不能安。同衆人在一起。他是怕人不齒他。獨自一個的時候。就悶坐憂慮。這就是他悽慘困苦的情狀。有一天。我們得了消息。說是唐希爾快要同威小姐結婚。唐希爾雖屢次告訴我。他看不起威小姐這個人。也看不起他的財產。我卻常疑心唐希爾是真愛威小姐。我女兒聽見這消息。更加痛心。這樣悍然不顧的賴婚。如何能受得住。我打定主意。叫兒子去威府。打聽真情。並帶一封信。給威小姐。把唐希爾對待我女兒的情形。告訴他。我這個意思。一來是要打探實情。二來若是我辦得到。我要破壞這件事。我兒子奉命前去。三日回頭。說消息是真的。但是無法投遞那封信。只好留在那裏。因爲唐希爾同威小姐在附近地方遊覽。上一個星期日。他們兩人同到教堂。鋪排得很闊。威小姐有六位少年女人陪伴。唐希爾是六個少年男子陪伴。聽說數日內。就要行結婚禮。附近一帶人家。聽了這個喜信。都十分歡喜。他們兩個人。常同坐一輛極華麗的馬車出遊。鄉下地方許久不看見這樣的闊排場。我兒子又說道。男家女家的親友。都到了。很特別的一件事。就是唐希爾的叔叔。威廉唐希爾爵士也來了。這一位的名譽甚好。又說道。那裏的人。除了尋樂同歡宴之外。並無別事。那一帶地方的人。都恭維威小姐怎樣的一個美女人。唐希爾怎樣的一

個美男子。兩個人的愛情極深。最後我兒子還說。唐希爾是世界上第一個快樂人。（這一段是借老牧師兒子口中暗寫一番熱鬧。奧維雅小姐。卻是一個人獨自傷心。聞之能不傷痛欲死。）

我答道。唐希爾還能作人。就讓他去作。兒子。你看看我睡的乾草鋪的牀。上頭是不蔽風雨的房頂。你看看四面發霉的牆。發潮濕的地面。看看我是受了火傷。動不得。女兒們圍住我啼哭求食。你到威家去。看見的是何等華麗歡樂。你回來看見的。是何等窮困愁苦。然而你卻要看看。這裏還有一個人。那怕拿一千個世界給我。我也不肯同威家調換。兒女們呀。你們各人。只要能殺回你們自己的心。作個神交。要曉得自己的心。是一個極高貴的同伴。你們就不大理會無價值的人的繁華富貴。世上有許多人曉得。浮生如過路。人呢。不過是個過客。這個比喻。還可以改良些。不如說。好人心安而又樂。如行客之歸家。惡人不過有時快樂。卻如行客之遠戍。

再說。這一個最不好的消息。我女兒聽見。更加難過。暈過去了。我十分可憐他。只好不再往下說。吩咐他的母親。扶住他。過了一會。女兒醒過來。好像是心裏安靜些。我以為他是新得了多幾分的鎮靜。誰知不然。不過因為他補償過度。疲乏已極。反現出安靜來。我教職屬下的人。發了慈善心。供給我們些

食物。我家裏的人。除女兒之外。都帶點高興之色。我看見他們重新安閒活潑。心裏也安些。若是他們滿意。我去抑遏他。或是他們的憂悶。有牢不可破的。我去憐憫他。或係我去添加他們並不曾覺得的愁苦。完全都可以不必。於是他們又是有說有笑的。重新又說些古事。唱唱歌。我們這個小小的茅舍。居然重見高興日子。

第二十四回

新禍殃

（唐希爾討債嚇牧師）

再說第二天早上。太陽一出。比往常特別的暖。我們都到那金銀花堆旁吃早餐。我們坐在那裏的時候。我要我的小女兒唱歌。同樹上的鳥相和。當日奧維雅第一次遇着那負心的人。就在這裏。四圍景物。都令他傷心。但是令人歡喜的景物。或悅耳之聲。所觸發的愁懷。是安人心的。不是傷人心的。這一次他的母親。也覺得有一種苦中之樂。一面滴淚。一面仍同舊日愛他的女兒。說道。我的美貌奧維雅。你唱那老父喜歡的淒涼短調。你的妹妹已經唱過一調。你也唱唱。使老父喜歡。他聽了這話。果然就唱。唱得十分悲哀動人。

一個美貌女子。自己墮落。作了失檢的行爲。等到覺察受了男人的欺騙。爲時已過晚了。有什麼仙術。可以安慰他的憂愁。用什麼手段。可以洗滌他的罪過。若要遮掩他的罪過。使各人看不見他的

恥辱。並使他的愛人。悔過傷心。那唯一的方法。只有一死。

他快唱完末一段。聲音爲哀情所阻。音調特別柔和。我們遠遠看見唐希爾的車馬。未免一驚。我大女兒更覺不安。不願同那負心人見面。同他妹妹躲在屋裏。過了幾分鐘。他下了車。走向我坐的地方。很慣熟的樣子問候我。我答道。先生。你這樣的厚臉皮。不過替你的卑劣人格加重些。若是從前的話。你這樣膽敢來見我。我是要懲罰你的無禮行爲。現在我又老了。消耗了火氣。我又是個教士。禁阻我。你卻沒得怕的。

他答道。我聽得很詫異。又不懂你什麼意思。我盼望你不要想我前者同你的女兒出外。有什麼犯罪的事的行爲。

我說道。你是個下流可憐的惡人。完全是個說謊的人。你這種卑劣行爲。保全你不致受我的譴怒。你須曉得。我的先人是不受的。你這個下流人。因爲解你一時的渴慾。就不顧把一個可憐的女子。害了終身。汗辱了一個最顧體面的寒家。

他答道。或是他。或是你。一定要愁苦。我也無法。然而你還可以歡樂。無論你當我怎麼樣壞。我永遠可

以出力使你歡樂。再過些時。你可以把他嫁與他人。我認真的說。我永遠還是真以好意待他的。（唐希爾的話實在不中聽。富貴人爲惡。真是行所無事。近世的離婚案。仍是以金錢了事者爲多。）我一聽他這卑鄙的話。我的怒意大作。一個人受了極大的傷害。倒能鎮靜。較小的惡劣行爲。反能深刺腦筋。令人生氣。

我說道。你這個畜類。你走開。不要再在我面前辱我。若是我有勇的兒子在家。他一定不受你這番汗辱。但是我老了。又動不得。奈何你不得。

他說道。原來你一定要我對你說兇話。我已經告訴過你。你當我是個朋友。還可以盼望我幫你。我又不能不告訴你。你若得罪我。又是一樣的結果。你前些日子交給我的借據。我已交與我的律師。他追這筆款。追得很緊。除了把錢還清。我卻無法攔阻他們照正法律而行。我快要結婚。花錢已經不少。要我完清那筆款。卻很不容易。我的帳房又說過。要捉你的牲畜抵債。這種事我向來是不管的。我的帳房曉得他應辦的事。然而我還願意替你出力。還願意你同你的女兒來看我結婚。（此一請毋乃辱人太甚。）我不久。就要同威小姐行結婚禮。這卻是威小姐的意思。我望你不要拒絕不來。

我答道。唐希爾。你聽我最末後的一番話。你除了同我女兒結婚之外。毋論你同什麼人結婚。我都不答應。那怕你的交情。可以擡舉我做皇帝。那怕你懷恨我。逼壓我入墳墓。我兩樣都看不起。你已經一次驅我。驅得我很慘。驅得我很無法補救。我存心原當你是個有道德顧體面的人。誰知你是個惡劣人。你永遠不要盼望我當你是朋友。你去罷。你去享受錢財能買來的美貌。奢華。康健快樂。你走罷。讓我受我的損失。名譽。疾病困苦罷。我雖貧賤。我的可敬的心地端正。仍是要維持的。你雖然得我的恕宥。我永遠是看不起你。

他答道。既然如此。你看罷。你要受這樣無禮的結果。你不久就要曉得還是我被人看不起。還是你被人看不起。說完。他掉過頭走了。（氣餒逼人太甚。）

我同他會面的時候。我女人我兒子都在場。聽見他這番恐嚇話。很害怕。我兩女兒知道他走了。出來。聽見我們會面的結果。也同他們一樣害怕。我呢。都不管他。恩將仇報到什麼地步。他是痛擊了一下。現在我預備抵抗他再打。如同有一種東西。雖然倒在地下。還突出一個尖子。對待敵人。

不久他就實行他的恐嚇。第二天早上。他的帳房就來討租。因為接連出了幾件事。我不能給租。當日

將晚時候。那帳房果然把我的牲口趕走。第二天估價賣了。只賣得原價一半。我女人同兒女們。勸我寧可依照唐希爾無論什麼的辦事。免得把家都毀了。他們還求我讓唐希爾再來我們家一次。他們還用盡他們演說的本事。把我將來所受的苦。說得十分利害。現在天氣嚴寒。入監是要受無限若干的苦。況且新近又受過火傷。身體是要受危險的。他們雖然說了這許多可怕的話。我總是不聽。

我答道。我的寶貝們。你們爲什麼設法勸我做不對的事呢。我的職分。教我恕他的罪。但是我的良心。不讓我以他的行事爲然。我心裏不以他爲然的事。你們要我對天下人讚美他麼。你們要我安安靜靜的坐下來巴結這個喪失名譽陷害我們的人麼。因爲要免得入監。身體被困。你們要我繼續去受靈魂被縛的加重痛苦麼。這是我永遠不能作的。倘若我們被逐出這個住宅。我們只要抱住正道。無論人家把我們摔在什麼地方。我們還可以退到一所美宅。（大約指良心言。）我們還可以很大膽很歡樂的看我們的心。（大約是指雖然無家可歸。卻是問心無愧之意。）

這天晚上。我們就是這樣過的。第二天早上。因爲昨夜下了大雪。我的兒子在門前掃雪。掃了不過一會。忽然臉都青了。跑進來說。有兩個生人。他曉得他們是衙役。向我們家裏來。

他說話時候。這兩個人走進來。走近我的牀邊。告訴我他們是什麼。爲什麼來的。把我拘捕。叫我預備入獄。那監獄離家有三十多里地。

我說道。朋友們。正是嚴寒天氣。你們來拘我時候。又特別的不湊巧。因爲我兩手新近纔受過火傷。現在微微的發熱。我要披上些衣裳。天冷雪深。我又老又病。難以遠行。倘若一定這樣……

我回頭吩咐女人兒女收拾幾樣剩下的東西。預備立刻就走。我還勸他們趕快收拾。叫兒子去扶大女兒。因爲他曉得自己是我們受害的禍根。暈倒了。他失了知覺。就忘了心痛。我的女人臉青發抖。兩個小孩看見生人害怕。倒在他母親懷裏。不敢響。我女人兩手緊緊的抱住這兩個小的。我只好說話安慰我的女人。當下我的二女兒收拾東西。預備我們離家。他屢屢被催。有一點鐘光景。預備好了。

第二十五回

人的境遇無論怎樣的困苦也還短不了有些舒服

（老牧師監獄遇故人）

且說我們離開這個安樂地方。慢慢往前走。我的大女兒發微熱。暗傷他的身體。慢慢的軟弱下來。有一個衙役有一匹馬。讓他騎在背後。可見這種人也不是全無人道。我兒子領着一個小的。我的女人也領着一個。我靠着二女兒走。他見我愁苦。爲我滴淚。

我們走了有六七里路。看見一羣人追來大喊。大約有五十多人。都是我教屬下最貧的人。滿嘴是很可怕。的詛咒的話。捉住兩個衙役。囑咐的說。只要他們還有一滴血。也要保護他們的牧師。不能瞪着眼。看他們的牧師。捉將官裏去。正要動手。難爲兩個衙役。假使不是我立刻干預。不知要鬧到什麼地步。（鄉愚有義氣。）很費了事。纔把兩個衙役救了。不致遭這班鄉下人的毒手。我的兒女們。以爲我一定遇救的。很高興。禁不住十分歡喜。這班鄉下人無知。以爲這一來可以救我。我就對這羣不曉事

的人解說明白。我的兒女們也就曉得不對。

我對這班鄉下人說道。我的朋友們。這是你們愛我麼。我在教堂裏講臺上。是什麼樣教你們的。你們聽我的教訓是這樣的麼。你們現在是違抗法律。害我。兼害你們自己。你們爲首的是誰。是誰引你們走錯路的。他一定受我的怪責。我的寶貝走錯路的牧羣呀。你們應盡你們的職分對上帝。對國家。對我。將來總還要有一天。我看見你們比現在快樂。我還要盡點力。使你們略加歡樂。但是我收攏我的牧羣。歸入永遠長存的時候。我盼望今日在這裏的人。一個也不差。我就心安了。

他們聽了。纔後悔。都笑起來。一個一個的走過來。送別。我每人都同他拉手。保佑他們。然後向前走。並無別的攔阻。天還未黑。我們就到了那市鎮。其實不過是個鄉村。從前的富麗都沒有了。只剩下不多的幾間窮房子。古時高等建築的古蹟都完了。只剩了一個監獄。

我們到了這地方。先在小客店住下。吃了點現成的食物。我回家裏人吃晚飯。還是照常的高興。我把他們安頓好。過這一夜。我就跟着衙役入了牢監。這個地方。是從前爲打仗築的。有一間大房子。石板鋪地。四面都有鐵條。重囚兇犯和債犯。每天有幾點鐘回監。這裏每個犯人。另囚一個小牢。晚上加鎖。

我初進去的時候盼望聽見的是哀號愁歎之聲。誰知不然。所有的犯人都是一樣的用意。不是快樂。就是叫喊。把什麼思想都忘了。我一進去。他們就告訴我。初進監是要花例錢的。我雖然剩了幾個錢。也快要用完了。只好拿出來給他們。他們拿到這點錢。立刻就買酒吃。不到一會工夫。全個監裏都是亂打亂鬧大笑。和褻瀆神聖的話。

我對自己說道。他們這種惡人。都能高興。我爲什麼反去憂愁。我與他們相同的。不過是同監在一個地方。我一想。我很有許多道理。應該比他們歡樂得多。

我心裏這樣想過之後。我就竭力的也要高興。但是費力去求高興。是高興不來的。一費力就是苦痛。我一個人坐在監裏的一個角頭。在那裏想念。有一個同監的人走來。坐在我身邊。同我交談。我向來的規則。是只要有人想同我談。我是無不同他談的。我的意思是。若是他談得好。我領他的教。他若談得不好。是他領我的教。我覺得現在這個人。是個曉事的。頗有不從學問得來的見識。有有力量的見識。人情世故。是很深透明白。所謂世情說破了。就是世人的惡劣性情心理。他問我預備好牀沒有。這一層。我卻並未想到。

他答道。這卻是不幸。你的牢是很大很冷。他們這裏。只給你些乾草。但是你像是個上等人。我從前也是個上等人。我的被褥。你可以用。

我謝謝他說。想不到在不幸人堆裏。又是在監獄裏。居然有講人道的。我要他曉得。我是個學者。又說道。有一位古人曉得患難朋友之可貴。曾說過。你只要把我的朋友留下給我。你可以把什麼東西都拿去。接着又說道。倘若人生在世。沒得一個朋友。還要什麼世界呢。

他答道。你談到世界。世界已經到了老糊塗的程度了。然而世界是如何創造的。歷來的哲學家都迷惑了。對於這個問題。發表了一大堆東拉西扯七雜八湊的意見。（以下是一希臘短句。此是第十四回老頭子騙子對牧師說過的話。這次又說牧師記性好。聽了一半就打岔盤問他。）我說道。我打岔打斷這些學問。求你恕我。這些話。我好像從前聽過。是不是我從前在某處同你會過。你是不是叫伊法雷金京森麼。（見第十四回。）我這一問。他歎了一口氣。我接着說道。你還記得普博士麼。你買過他一匹馬。

他立刻就記得。大約因為天色將晚。監房裏黑暗。故此他起初不認得我。金京森答道。先生。我很記得。

你。我買一匹馬。忘記付錢。（這兩句說騙了一匹馬。不過說得好聽些。）下次開堂告我的人。我只怕你鄰居法林巴。因為他要告我用假支票。我很惋惜我騙你和騙別人。他指腳錄給我看。接着說道。我因為行騙弄到這個地步。

我答道。好呀。先生。你並不盼望什麼報酬。願意幫助我。我卻要報答你。我出力勸法林巴。或是減輕或是壓住告你的證據。我一有機會就打發我的兒子去見法林巴辦這件事。我絲毫無疑。法林巴可以聽我勸。至於我的見證。請你放心。不必憂慮。（寫老牧師之寬厚。）

他說道。好呀。先生。所有我的一切報酬。都是你的。今晚我分給你多半的被褥。我在監裏。有點勢力。我留意作你的朋友。幫助你。

我謝謝他。看見他現在變得很年輕。倒有點詫異。因為初會他的時候。他的面貌至少有六十歲。他答道。先生。你不甚曉得世故。我初見你的時候。披上假頭髮。我學會了假裝年歲。從十七歲到七十歲。我都會裝。哦。先生。我費了多少苦心。去學行騙。假使我只費一半苦心。去務正業。到了這個時候。我可以作個富翁了。我雖是騙子。到你想不到時候。我還可以作你的朋友。

這時候。獄卒來了。我們談話就停住。獄卒是來點名。把犯人關鎖通夜。又來了一個人。拿把乾草。領我走過一條黑暗過道。進去一間平常監房。我在房角上作一個鋪。把金京森給我的被褥鋪上。那個人還很客氣的說一聲請安睡。我就同向來一樣。想念一會子。禱謝了上帝。躺下安眠。睡至天亮。

第二十六回

犯人悔過 定法律須有賞有罰

（牧師講道勸囚犯）

且說第二天早上。我被家裏的人來驚醒。我看見他在我牀邊滴淚。大約是看見四圍慘淡情景。受了一驚。我稍爲責備他們。爲什麼憂愁。又告訴他們。我向來未有如昨夜的安睡。因爲大女兒未來。我問他怎麼樣。他們說。因爲昨天心裏不安。又受了些勞頓。熱度略增。只好留他在店裏。我又打發兒子去租一兩間屋子。暫住家眷。要離得監獄極近。他奉命去找。只找着一間屋子。花些少房錢住女眷們。管監的有點慈心。讓我三個兒子同我宿在牢裏。就在牢的一角鋪了牀。也還便當。我卻預先問孩子們。他們一進監有點害怕。現在宿在監裏。願意不願意。

我說道。好孩子們。你看你們的牀。好不好。屋裏是很黑的。你們不害怕嗎。

狄克答道。爸爸。我不怕。你所在的地方。我不怕睡。

比勒那時纔四歲。說道。我頂愛爸爸所在的地方。

我以後分派家屬每人應作的事。我叫二女兒特別留心他姊姊日見沉重的病體。我的女人招呼我。兩個小的讀書給我聽。我對摩西說道。至於你呢。我們只好靠你兩手作工。養我們的了。你每天作散工的工錢。雖不多。若是省儉的用。也殼養我們。並且很舒服的了。你今年十六歲。也有氣力。氣力是極有用處的。你要用來救你的無告的。父母同手足。免得捱飢餓。你今晚就去預備。找明天的工作。每天晚上。把工錢帶回來養家。

我吩咐了他。又安排好餘人的事。我就走到衆囚犯聚會的大屋子去。享受空氣。那裏也寬敞些。到那裏不久。四面八方都是咒罵的話。下賤無恥的行爲。和兇暴的舉動。我實在是受不慣。只好跑回我自己的牢裏坐下。思想了好一會。這班可憐的惡人。深陷於罪。看見世人無不忿恨反對他們。他們也竭力的作成世人將來的大仇敵。

他們這樣無知無識。激動我憐憫之心。把我自心的不安。都刷得淨盡。我還得去設法感化他們。這是我分內的事。我於是立意再出去。無論他們怎麼樣羞辱我。我還是勸導他們。憑我百折不回的志願。

降伏他們。我走到他門隊裏。把我的意思告訴金京森。他聽了大笑。卻告訴了大眾。大眾聽了我這個意思。卻也還很高興。因為這班人。什麼開頑笑尋樂的方法都試遍了。只好靠挖苦嘲笑。或作壞事。好去開心。

我對他們讀一段宣講文。聲音是自然響亮。聽的人都在那裏頑笑取樂。有的附耳說無恥下流的話。有的裝作悔過的呻吟。有的咳嗽瞬眼。接續大笑。我卻不管。還是自然嚴肅往下讀。我覺得這樣辦法。我沾染不着什麼壞處。上身也許能感化幾個人。

讀完了。我就勸誡他們。我的用意。起初先娛樂他們。卻不去責備他們。我先說明我勸誡他們。別無用意。不過是為他們的好。我不過是監獄裏的同伴。宣講是無進款的。我說。我聽見他們這樣的蔑教。很難過。因為這樣。不獨得不了什麼。還要損失好些。我說道。我的朋友。你們該相信……世界雖然不認你們作朋友。你們都是我的朋友。你們要曉得。那怕你們每天呪罵一千次。也得不了一文銅錢到你們的口袋裏。那嗎為什麼時時刻刻都要請出那魔鬼來。巴結他。同他拉攏。你們是曉得的。魔鬼待你們是很不好。你們曉得魔鬼沒得什麼好東西給你們。只給了你們的滿嘴呪罵。一肚子的飢餓。我很曉

得魔鬼的行事。以後他給你們的。沒得好事。

譬如我們同人交。這一個待我們不好。我們自然去同別人交。你們想想看。值得不值得試試同另外一個主人（指上帝）交。看他怎樣的待我們。這位主人。至少也會很公道的答應你們。讓你們去找他。我的朋友們。世上最愚蠢的人也蠢不過一個作賊的。偷了一家人家。卻跑去投捕快求保護。你們的行爲。能比這一個人聰明些嗎。人家給你們當上。你們還去找他求安樂。你們所求的這一個人。比什麼捕快還要陰險得多。捕快不過是先騙你。後吊死你。這魔鬼。不獨騙你吊死你。還不干休。他把你吊死之後。還不放鬆的。

我說完。衆人來恭維我。有些走來同我拉手說。我是個誠實人。願意多同我相見。我答應明天再宣講。頗有點希望。可以感化他們。我一向以爲無論什麼惡人的心。都是攤開。同箭靶子一樣。可以受好的教訓。只要那善射的。射得中。可見世人無有不能悔過的。我宣講了一番。很滿意回去牢裏。我女人預備很省儉的飯菜。金京森把他自己的那一份湊在一起。他說很歡喜聽我談話。我家眷進來是另由一小道。不走過那大屋子。故此金京森尚未見着他們。他第一次見面。就很驚訝我二女兒的美貌。又

帶愁思的神色更顯得貌美。我的兩個小兒子。金京森也留意看。金京森說道。哎呀。博士。你的兒女們長得太好看。不宜在監獄裏。

我答道。金先生。我謝上天。我的兒女們道德還過得去。只要道德好。別的就以不必管了。

他答道。你有家裏人在你身邊。我想你覺得很心安。

我答道。金京森。是的。我很心安。無論什麼。我總要他們在我身旁。有了他們。監獄就變了王宮。只有傷害他們。就是傷害我的歡樂。

他說道。我恐怕我多少犯了傷害他們的罪。他看着摩西說道。我曉得。我會傷害過他。我求他赦罪。我的兒子。從前雖然是看見他改裝的樣。現在一聽他的聲音。看見他的面貌。立刻就認得他。摩西拉住他的手。微笑。饒恕了他。接着說道。我卻想不出來。你看我臉上那一處。是可以受騙的記號。

金京森答道。卻不是你的臉。還是你穿的白襪子。頭上結的黑帶子。引我騙你的。我卻並不是說。看不起你的精明。比你精明多的人。也曾上過我的當。但是我騙人的本事雖然好。到底還吃了這班蠢人的虧。

我兒子說道。你把你一生這樣的行事。說出來。必然很有趣味。很令人聽了增長多少知識。

金京森答道。都不見得。凡是說人的詭詐。說人的罪惡的話。令人聽了。更使人多疑。就阻礙成功。譬如一個旅行的人。見一個人。疑一個人。看看有人面貌像是盜賊。就要回頭。就很少能發及時走到旅行的末站。（此話何常無理。善處事者。莫如能用這種人。其次莫如善防之。多疑原難成事。）

據我自己的閱歷而論。天下最愚的人。就是精明人。我從小兒起。人家就說我狡猾。到了七歲。女人們都說我很像完完全全的一個小男子。到了十四歲。我就曉得世情。歪戴帽子。愛女人。到了二十歲。我還是一個完全誠實人。但是人人都以為我狡猾。無人相信我。到後來我沒得法。只好當騙子自衛。自此以後。都是當騙子。頭裏撲突撲突的想計策騙人。心裏總是跳。怕被人看破我的手段。我常常笑你的鄰居。單簡老實的法林巴。每年我總要想法騙他一次。這個老實人。還是一樣的向前辦他的事。一點也不疑心他人。卻是很發財。我還是一味狡猾。還是一樣的窮。（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毋怪其然。）又不能說我因為老實而窮的。安慰我自己。雖然。你何妨告訴我。你犯的什麼罪。爲什麼到監裏來。我雖然無本事免我自己入監。也許我有本事拔朋友出監。

他既是好奇。要曉得我入監的緣故。我就把一切的天災人禍。陷我入於現在的窘境。和我完全無法出獄的情形。告訴他。

他聽了之後。想了好幾分鐘。拿手拍額。好像是想出些重要事。說了一句他去盡力想法。就告辭了。

第二十七回

同前

（憤懣刑牧師論改律）

且說第二天早上我把想法感化囚犯的主意告訴我女人同兒女。他們都不以為然。說是不必作。也作不到。又說我只管盡力。不獨不能使他們改過。還怕把我牧師身分打低了。

我答道你們聽我說。囚犯雖然是人格降低了。然而總還是人。既然是人。就值得我愛他們。我用好言相勸。他們不聽。那好言還回頭來使我自己心裏受益。我告訴他們的話。即使不能叫他們遷善。卻能使我自己遷善。我的兒女們。假使這羣可憐蟲。是一班王公。自然有幾千人把宗教道理同他們說。（原來宗教家也這樣勢利。）不過我以為沉埋在監獄的人心。同那坐在帝王殿上的人心。是同樣的可寶貴。我的寶貝呀。我果能勸他們改過遷善。我願意勸他們也。許他們不藐視我。也許我能發從苦海裏救出一個來。那就是一件好事。世界上的至寶無過於人的靈魂。

說完。我就走到那囚犯聚合的大屋子。看見他們很快樂的盼望我來。每人都預備把監獄裏的把戲。同我開頑笑。

我正要開講。就有了一個人。把我戴的假髮。拉歪了。他還裝作是無意拉歪的。求我恕他。又有一個。站得離我遠些。他善於從牙縫間噴唾沫。把我的書都噴滿了。又有一個用怪聲音喊亞曼。衆人聽了。就大樂。又有一個。偷偷的從我口袋裏。把我的眼鏡掏出來。更有一個。他耍的把戲。耍得比人特別。引了許多人發笑。他留心看見把幾本書放在桌上的樣子。他偷了一本。另外把他自己的一本誨淫的笑話。書擺上。（寫監犯行爲不啻目睹。）

我卻不去理會這班好惹事的小人。在那裏耍把戲開頑笑。我還是講我的。我深曉得他們要同我開頑笑。也不過第一二次可以引人笑。至於正言莊論。是可以持久的。我的用意。居然收效。不到六天。大衆都留心聽我講。還有幾個居然悔過。

我自己讚美我的耐性。同我的妙法。居然能令這班全無道德的可憐蟲。有了感覺。我又着手使他們生活上受益。使他們舒服些。從前他們不是吃得太多。就是捱餓。不是亂吵亂鬧。就是煩惱怨恨。終天

就是彼此相爭相吵。鬪紙牌。削木塊塞菸草入煙斗。我從他們削木塊的手工。就想出法子。叫他們削木塊賣給菸店鞋店。木料是衆人湊錢買的。製好木塊之後。我指點他們按期出賣。每人每天就可以賺幾個錢。進項雖是極小。也可以設自養了。

我還要進一步。同他們定賞罰。無道德的受罰。勤力工作的受賞。不到兩星期。竟辦到他們有了社交。彼此相處。總算有些人道。我很歡喜當我自己是個立法家。竟把生性殘暴的人。改到彼此以友誼相待。且能聽我的教訓。

可見立法之權。不宜趨於嚴酷。只宜趨於能令人改過遷善。凡要芟除世界罪惡。刑法宜使人畏懼。不宜使人易犯。現在監獄制度。不過教人犯罪。犯人入監時候。犯的不過一條罪。收監之後。若猶幸而不死。釋放出來。反造成他可以再犯一千條罪。我們應仿照歐洲他國制度。設有遷善所。或獨自一人的小牢。派人去勸化他們。勸犯罪的悔罪。或勸以自新之路。能勸罪人遷善改過。方能有益於國。不應一味嚴刑。社會上的人。聯合起來。對於小過處以極刑。（例如寫恐嚇信。詆毀錢。竊物在五先令以上。槍殺一隻兔子。砍伐一株小樹。均處極刑。）我要詰問。他們該有這種大權嗎。有人行兇殺人。他們原有處

以極刑的權。這是顯而易見的。從自衛生命律方面看來。有人要殺我。我自自然可以殺他。這是人人應該作的。至於所犯的。不過是偷財產。我們不應有殺他之權。天然法律並未授我以殺他之權。因為他偷的馬。是我的財產。也是他的財產。（初民願共守之法律。曰天然法律。作者之意似謂天然法律許人自衛。不許人有財產。此說自然不通行。此句語意不明。）若是我有殺他之權。一定是我同他從前定過約。定明誰偷誰的馬就要受死罪。但是這種約是假約。因為無人有權把生命去換別的東西。也無人有權奪人的生命。生命這件東西不是自己的。（換言之是上帝給的。）況且這種約。也不相當。即使到現在。廷尉衙門也不能憑這種約斷案。因為失去的物產太輕。而科罪太重。與其一個人有馬騎。不如兩人有生命。既然兩個人定的約是假的。不能算數。即使百人十萬人定的約。也不能算數。因為十兆個圓圈。永遠湊不成一個四方。故此恆河沙數的人。衆口同聲。也不能說假的就是真的。就可以算數。是以遇着這種問題。是道理說話。未受過教育。天然的理想。也是這樣說。野人生番。只受天然法律者。對於人的生命。是很感尊的。若不是在商戰。是少得殺人流血的。

我們的薩克遜人。這帶打打的時候。還是殘暴在蠻牛時代。卻不輕殺人。凡是種族之富有天然性情。

者。其初建之政府。定的死罪極少。

世界所謂文明種族所定的刑律。是在富人掌握中。施於貧人的。（可見欲稍平貧富階階。先從刑律始。英美刑律。全爲富人所定。偏重於保財產。）這種刑法。好像是越老越嚴酷。也同老年人每多忿怒。又好像財產積得越多。本來價值越增。又好像財產越多。害怕之心越廣。所有的財產。每天總頒新律保護。（從前英國刑律定死罪者。不過六十餘條。自佐治第二在位之後。又加增六十餘條。）處處都建有縊殺盜竊犯的架。恐嚇人不要侵犯財產。（第十八世紀。英國境內縊殺架頗多。作者嘗猶及見之。）

我不曉得是因爲我們的刑律太繁。抑或是我們的人好爲惡。每年犯罪的人。比半個歐洲合計起來還要多。也許是兩種原因都有。因爲這兩件事。是互爲因果的。凡一個國。定了不分輕重的刑律。國人只見過犯有輕重。卻一樣的處以重刑。因爲這樣。人民就全不能辨過犯之輕重。須知人民惟能辨罪之輕重。然後能保全道德。故此法律越繁。則新出之惡行越多。新出之惡行越多。則禁之之法越密。然則與其定新法以罰罪。與其束縛人名太急。以致暴動橫溢。與其不先試人民之有用與否。而橫殺

許多可憐蟲。以爲無用而不可惜。與其棄悔過遷善良法。專行報仇主義。不如試用收窄縮小之治民良法。把法律改爲保民之具。而廢強霸兇殘之虐政。我們那時候纔曉得。從前當人民之靈魂。如鎔爐之渣滓。現在不過要良匠鍊冶修治。便成器皿。我們那時候纔曉得。從前奢侈人家。不忍一刻之苦。就把許多人關在獄裏。叫他們受長久之痛。（當時法網之密。刑罰之慘。不覺痛乎其言之。）這被監禁的許多人。現在只要用合宜方法待遇。到國家有事時。可以保國。我們又要曉得。這些人的面貌。與我們一樣。他們的心。也同我們一樣。人心無論怎樣壞。只要忍耐的去勸導。無有不能改過遷善的人。若犯罪。並不是非殺他。他纔不能再犯。更要曉得。用不着流血太多。纔能保護財產。

第二十八回

人生苦樂是治產得法與否之結果並不關於道德。上天視世人之悲樂作爲無足重輕。不足介意不必善爲分派。

（牧師倒運又遭殃）

且說我被禁在監。已經過了兩星期。奧維雅還未曾來見我。我很想見他。我把意思告訴了我的女人。第二日早上。奧維雅扶着他妹妹。進來見我。他臉上已經改變了許多。我見了一驚。從前他臉上有無數秀媚動人的神色。光采。現在都沒有了。臉上現出都是將死的氣色。令我見了害怕。兩額角都凹進去。眉間緊窄。臉色死白色。

我說道。我喜歡見你。奧維雅。你爲什麼這樣憂愁。我盼望你盡孝於我。不使失望的事體。陷害你的生命。我寶貴你的生命。如同寶貴我自己的生命一樣。你開心罷。我們還可以見歡樂日子。他答道。父親向來是慈愛我。你答應我有歡樂日子過。我恐怕永遠沒有機會享。我更難過。我恐怕在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歡樂保留給我享。我只見這世界上都是愁苦。很望離開了父親。我願意你對於唐希爾作合宜讓步罷。多少可以動他可憐你。那嗎我死了也心寬些。

我答道。無論怎麼。我不能承認我的女兒犯了不是。世人雖然看你犯了罪。看你不起。我當你走差了。是由於你信人太過。並不是你有意犯罪。我的寶貝。監裏雖然是個悽慘的地方。我卻一點也不覺得愁苦。你可以放心。只要你活在世上。保佑我。我萬不讓唐希爾再娶別人。使你更愁苦。

金京森在場聽見我父女談話。我女兒走過之後。金京森很有理的責備我。既是讓步就可自由。不應該倔強到底。不允讓步。又說得罪我的是一個女兒。不能因為一個女兒。犧牲家裏其餘的人。使他們不安。

他又說道。況且阻撓男女結婚。也不見得是公道。你既無力禁止人家結婚。又不許他們結婚。不過令人家不歡樂。

我答道。先生。你不曉得那個拿勢力逼壓我們的人。我很曉得這個人。假使我讓了步。也是不能得一點鐘的自由。有人告訴我。去年有一個欠他債的人。被禁在這個牢裏。因窮困死在這裏的。那怕我讓

了步。許了他們結婚。我就可以從監牢搬到他所有的極華麗房屋。我也不能。因為我良心上告訴我。倘若我讓了步。許了他結婚。就是我許他犯惡罪。只要我女兒活在世上。無論唐希爾同什麼人結婚。我都以為不合法律。倘若我女兒不在世。我若因為一人懷恨。還阻攔他們結婚。我就是極卑劣的人。他雖是個惡人。我女兒死後。我卻願意他結婚。因為可以免得他將來再作許多壞事。（牧師此數語。讀者宜注意。）假使我為的是要出監。在一紙約據上簽了字。把我女兒的性命送了。豈不是我因為要免了我自己的一種痛苦。反令一千種的痛苦。破毀了我女兒的心。我豈不成了最殘忍的父親嗎。他聽了很以為我答他的話是公道。但是他禁不住說。他恐怕我女兒病已過重。不見得致我久關監牢。

他又說道。你雖然不肯對姪子讓步。何妨把你這宗事。對他的叔父陳說呢。他的叔父。人又好。又公道。是國內第一種人格。我勸你寫封信。寄給他的叔父。詳說他姪兒種種不正當行為。我肯擔保。三天之內。你一定可以得回信。

我謝他這個主意。立刻就辦。我卻找不着紙。又不幸那天早上。我的幾個餘錢。買了火食。他卻供給我

一切。

以後三天，我很着急的等回信。當下我的女人，屢次求我讓步。不要久住監獄，又每點鐘都得到報告。說我女兒病狀越深。等到第三天第四天，還未有回信。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反對人家歡喜的娃子。那叔叔自然不會聽的。這一次的希望，同從前的幾種希望一樣，都無結果。雖然被困在監，空氣又不好。我的身體自此不如從前的康健。我受了火傷的勝子，此前更甚。我的心卻還受得住。我的兒子們陪我坐。當我躺在乾草上，他們讀書給我聽。我有時教他們，他們聽着滴淚。但是我女兒的身體，日見其弱。比我更快。每次我得了消息，都添我的憂慮。添我的心痛。

寫信給唐希爾爵士之第五天，我得了家人報告，說是我的女兒已經不能言語了。我很驚懼。到了這個時候，我真覺得被禁在監的苦。我的靈魂，要衝出監獄去。走近我女兒的枕邊去安慰他。扶持他。聽他臨終有什麼吩咐。指示他的靈魂上天之路。

又一個消息來說，是他快斷氣了。我還是不能去在他身邊哭一場。稍以自慰。過了一會，金京森來報最後的消息，勸我耐煩些。女兒已經死了。（大女兒之死是用虛寫）第二天早上，他回來，見我的兩

個小兒子陪我。我只有這兩個同伴。他們費了許多孩子們的心思。安慰我。他們苦求讀書給我聽。勸我不要哭。因為我年紀太大。不可哭了。

那大的小孩子說道。爸爸。姊姊現在不是做了仙女啦嗎。你爲什麼還要爲他傷心呢。假使爸爸同我在一起。我寧可離開這可怕的地方。去做仙童。

那小的孩子說道。是的。姊姊不是上了天呢。天上比這裏好。天上都是好人。這裏的人很不好。

金京森攔住他們說孩子話。對我說。你的女兒是死了。你要替其餘的家裏人打算。也要設法自救性命。因爲日給不足。加以不好空氣。你身體很不強健。又說。這時候。你應該犧牲個人的倔強傲骨同怨恨。要替依靠你養活的家人設想。按公道說。按道理說。都不得不設法同房東講和。

我答道。我讚美上天。現在我什麼傲骨都完了。假使我看見我現在還懷怨恨。還藏有傲骨。我就要憎惡我自己。我不獨不懷恨。我因爲欺凌我的人。從前原是在我的教訓。我還盼望有一天。我可以送他到天上受最後審判時。仍是個清淨未受污點的靈魂。先生。我現在並無怨恨。他雖然把我的至寶奪去。他雖然傷了我的心……現在我很難過。快要暈倒了。我的同伴。我很難過……我卻永不報仇。我

現在願意許他結婚。倘若我這樣退讓。能使他歡喜。我願意讓他曉得。若是我曾經作過傷害他的事。我很惋惜。（牧師所說。是篤守基督教人的話。然而痛女心切。雖信道之篤。亦排壓不住。故發現將要暈倒情狀。人理與天性交戰。有如是者。非大筆力不能寫出。）

金京森紙筆在手。把我讓步的話寫下來。我簽了字。叫我兒子拿字據送給唐希爾。他這時候住在鄉間的宅子。我兒子去了六點鐘。帶口信回來說。起初很不容易見房東的面。因為那羣底下人既懷疑。又無禮。碰巧房東出門辦事。纔見了面。房東是預備辦喜事。三天就是吉期。我兒子又說。很客氣的。向前遞交這信。唐希爾讀畢說。是讓步太遲了。現在也用不着。又說曉得我們求他的叔叔。叔叔那裏看得起我們。其餘的事。無論求他什麼。只好同他的律師說話。又說雖是這樣。他看我們家裏兩位小姐。都很好。很聰明機靈的。在早應該叫兩位小姐來說情。最為合宜。（兩語寫盡唐希爾之惡毒。）

我對金京森說道。先生。現在我纔曉得欺凌我的人。是什麼脾氣。他既好騙人。性又殘忍。隨他怎樣待我。只管他處處攔阻我。我不久也就自由了。我現在一步一步的走近一個地方。這地方我越走越顯得有光明。我這種盼望。減輕我的愁苦。我雖然遺下幾個無告的孤寡。尚不至於無人照料。他們也

還有朋友。因爲他們的老父幫助他們。也有因爲天父。發慈善心。救他們的困苦。

我纔說完。我昨天起未看見我的女人。這時候他走來。滿臉驚怕。要說話。也說不出來。

我喊道。你爲什麼愁苦。令我再加愁苦。我無論如何退讓。也不能改變那嚴酷的主人。（指唐希爾。）

那怕他致我死在監裏。那怕是我們喪失一個女兒。我死之後。你還有幾個兒女安慰你。

我女人答道。我們當真是丟了一個女兒。我的至寶素緋雅。也丟了。搶走了。被匪徒搶走了。（纔死一個女兒。又被匪搶了一個女兒。真是苦了牧師。）

金京森喊道。瑪當。怎麼樣。素緋雅小姐被無賴搶走了麼。這是一定不能的。

我的女人不能答。只是兩眼不動。大哭。卻有一個囚犯的女人。他曾眼見。同我的女人同時進來。說得還清楚。他告訴我們。說是我的女人女兒。同他在大路上同走。離村子還不甚遠。有一輛雙馬車趕上來。忽然停止。有一個穿得很好的人。卻不是唐希爾。走出來。雙手抱住素緋雅小姐的腰。強逼他上了車。吩咐馬車快趕車往前走。不過一會子。馬車同人就看不見了。

我喊道。我的愁苦是到了盡頭。無可再加了。無論世人用什麼力量。也不能再加我的痛苦了。一個女

兒也不留下給我。一個也不留。你這個窮兇極惡的人呀。我最愛的女兒呀。他有仙女的美貌。有仙女的智慧……你們扶那女人。不要讓他暈倒了……一個女兒也不留給我。

我女人說道。我的丈夫。你的心好像比我還不安。我們的愁苦是多極了。只要我看見你安靜些。我還能再多受痛苦。他們那怕把我們的兒女們都搶走了。把世界都拿走了。我只求把你留下給我。

我的兒子竭力的拿話去勸他母親。要減輕他母親的痛苦。又勸我們安心些。因為他盼望我們還可以有感謝的道理。

我說道。我的孩子。你試把世界一看。看看還有什麼歡樂留下給我。是不是一線的安慰都沒有了。我們光明的前程。都在埋骨以後了。

他答道。我的父親。我盼望還有些事。可以使你滿意幾時。我接着佐之哥哥的一封信。

我攔住問道。孩子。他怎麼樣了。他曉得我們的愁苦嗎。我盼望他免受我們的愁苦。

他答道。父親。是的。他很風流。很得意。很快樂。他的信說的都是好消息。他的大佐很喜歡他。答應他遇有缺出就補他中尉。

我的女人問道。這話靠得住嗎。你曉得的確。他未遇着什麼不好的事嗎。

他答道。母親的確沒有。你可以見信。你看過一定歡喜。別的若不能發令你歡喜。這封信一定能發使你歡喜。

他母親又問道。是他的親筆信嗎。他當真的是快樂嗎。

他答道是的。一定是他自己寫的信。（牧師女人懷疑。卻有緣故。觀下文便知。）將來他定能光大家門。能助我們一家。

我女人說道。謝謝上天。我最後一封信。達不到他。又回頭對我說道。我現在供認。別的事體。上天待我們。未免太苦。對於我的兒子。卻是很好的。我最後寫給他的信。我是怒氣騰騰的。我給他的信。說是母親保佑他。他若是有人心的話。要替我們報仇。替父親姊姊出口氣。使父親姊姊得公道待遇。但是。凡事都有天作主。我謝上帝。這封信達不到他。我放心了。

我喊道。女人。你大錯了。若是在別的時候。我責備你的話。還要重得多。幸而你逃出大海了。不然。是要把你連你的兒子。淹沒在大海裏。永遠不得出來。天待我們。比我們自待。還厚些。天現在保留這個兒

子。等到我死後。他就是我的兒女們的父親。保護他們。我還常出怨言。說是我的安樂。都剝奪淨盡了。是怨得很不公平。因為我還聽見我的大兒子還是歡喜的。還不曉得我們的愁苦。還保留在世。扶持他的寡母。保護他的姊姊們小兄弟們。但是他那裏還有姊姊呢。他現在沒得姊姊了。都被人搶走了。我算是完了。

我的兒子打岔說道。我求你讓我讀信給你聽。你聽了必歡喜。我就讓他讀。他讀道。

父親大人。我左右前後。都被快樂事包圍住了。我的心。完全埋在歡樂裏頭。我只好把這種思想暫時撇開。把我的心擺在更令我歡樂的事物上……我的心現在到了家裏的火爐邊。我心裏描畫家裏衆人靜聽我。這信裏的一字一句。聽得心裏極舒服的景象。凡是人好妄想富貴。或受過愁苦。臉上是要減少色澤的。我們家裏向來不如是。我看見家裏人面貌是非常之歡喜。但是無論你們怎樣的歡樂。你們若是聽見我說。我很歡喜。我現在所處的境地。我在這裏很快樂。你們聽了自然更加高興。

我們這一團人。奉命停止開赴外國。大佐是我的好朋友。凡是他所認得的人家有應酬宴會。他都

帶我去。我只要去過第一次。其後再去。他們都敬我有加。昨晚我同某貴族小姐跳舞。假使我能發忘記有一個人。這個人你曉得是誰。我或者可望成功。（假使他能忘了威小姐。他向同跳的小姐求婚。可望成功也。）但是我命該記得他人。而別後的朋友們。卻忘記了我。在忘記我的人們裏頭。父親也算是一個。因為我久已盼望得一家信。也是枉然。兩位姊姊。答應寫信。也不寫。好像是我全忘了。告訴他們說。是我說的。他們兩個人。簡直的是兩個粗鴉頭。我此刻很同他們生氣。雖是這樣說。我不曉得怎樣的。我雖稍微責備幾句。我的心仍然是爲柔情所感化。請你告訴他們。我還是極愛他們。兒稟

我聽完了信。說道。我們愁苦到這樣。我們家裏。還有一個免了受我們所受的愁苦。這是應該感謝的。我求天保衛他。仍使他歡樂。扶持他的已寡老母。作兩個小兒子的父親。這就是我遺留給他的家產。盼望他保全他們。不致因困窮而爲惡。引他們走正道。

我剛把這話說完。忽聽見有吵鬧之聲。好像是從底下監獄來的。一會子又不響了。再一聽。是腳鐐的聲響。一直向我牢裏來。獄卒進來。促住一個人。受了傷。滿身是血。上了極重的腳鐐。當這個人走近前

來。我很可憐他。細看。原來是我的兒子。大驚。

我喊道。我的佐之呀。我的佐之呀。你爲什麼這樣受傷。上了腳鐐。這是你的歡樂嗎。你這樣回來見我嗎。這樣光景令我心碎。讓我死了罷。（讀佐之家信。如何令全家人快樂。接着就是佐之受傷被禁。又是作者善用反襯法。）

我的兒子毫不畏懼的答道。父親。你的堅忍那裏去了。我一定受苦。我的性命是拚丟的了。讓他們把我的性命拿去。

我用力把感情按住。有幾分鐘不說話。我以爲非死是按不下去的。

我說道。我的孩子。我看見你這種模樣。我心要哭。我實在禁不住自己。我剛纔正在以爲你蒙天保佑。祈禱你的平安。忽然看見你這樣帶上鎖鏈腳鐐。又受了傷。雖然死在壯年。是歡樂的。但是我老了。我是很老的人。活了這些年。看今天這種的日子。看見我的兒女們。一個個未到時候。都倒地了。只留我一個可憐蟲。還活在家散人亡殘景中。我但求上天。把一切沉埋靈魂的禍災。都降在殺我兒女的人身上。我望他同我一樣。活在世上。看見……

我的兒子攔住我。說道。父親。不要再說下去了。不然。我替你慚愧。父親爲何忘了你這大的年紀。忘了你是個牧師。擅行僭奪上天賞罰之權。對上蒼說了好些詛咒的話。將來不久。上天降禍於你。把你老年人毀滅了。父親。你不要如此。我不久就要受死刑。你這時候應該爲我預備。我好湊死。令我有希望。有決心。壯我的膽。好去受苦。

我答道。我的孩子。你一定不死。我敢說你不能犯受死刑的罪。我的佐之。斷不能犯罪。玷辱祖宗。

我兒子答道。我恐怕我犯的是不能赦的罪。我一接到母親來信。我立刻就來。決意懲罰傷害我們名譽的人。我送他一封信。要他會我。他卻自己不來。打發四個家人。把我促住。第一個來攻打我的。被我打傷了。我很害怕。其餘三個人把我促住。那個無勇的懦夫。立意拿法律來對待我。憑據是無可賴。我同他挑戰。按律是我首先犯事。我看不出有什麼赦罪的希望。但是你屢次以堅忍教我。我聽過都心醉。現在讓我拿你作榜樣求堅忍。

我答道。你一定求得着。我現在已超出人世之外了。無論世上什麼歡樂。也動不了我。從這刻起。把一切什麼羈絆我的心。留戀人世的葛藤。一刀斬斷。預備你我兩人與世永遠長辭。我的兒子。我指示你

的正路。我的靈魂。領你的靈魂登天。因為我同你兩人。一同飛去。我現在也曉得。也相信。你不能盼望這個世界能赦你。我只勸你向最大的法庭（即所謂末後審判也）望赦。我們不久都要到那裏去對質。但是只有我們互相勸勉。未免太過吝嗇。也讓那些同被監禁的人。受些勸勉之益。好獄卒。你讓所有犯人都走來。聽我勸他們。

我說完。用力從我的乾草鋪裏站起來。但是我已經很衰弱。站不起來。只能斜靠牆上。同時被禁的囚犯。果然聽我說。都來了。他們很喜歡聽我教訓。我的女人兒子。兩旁扶我。我一看。所有犯人都到齊了。一個也不少。我就把下回的話勸勉他們。

第二十九回

證明人世苦樂上天分得很勻的以苦樂的本性而論在人世受苦的死後應享快樂

（勸囚徒牧師講大道）

且說我對衆囚犯說道。我的朋友們。我的兒子們。我的受苦同伴們。我想到人世上苦樂的分配。就曉得有許多是給人享福的。然而使人受苦的更多。即使我們把全個人世都查遍了。也找不出一個人是享盡了福再無所求的。天天卻看見千人萬人自殺。可見這許多人是絕望的了。這個世上。好像人是不能享全福的。卻是人人都可完全受苦。

一個人爲什麼要受痛苦。爲什麼受過愁苦。然後纔能享福。爲什麼其餘的組織。只要把分部做得完全無缺。那全體也就完全無缺。惟有我們這世界。是不完全的分部做成的。這幾個問題。是永遠解說不通的。假使解說通了。也許無甚用處。說到這個題目。上天不讓我們好奇之心窺見祕妙。只許我們有感觸以求心安。（宗教哲學都不能解說得通。）

既是這樣。人就求哲學相助。上天曉得。哲學仍是不能使人心安。故助以宗教。哲學安慰人心。很有可娛人之處。而往往無真理。哲學說的是。世界上到處都有樂境。只要人曉得怎樣尋樂。至於苦境。世人雖不能免。好在人生在世。爲時甚短。一會子就過了。這兩層的自慰話。是不能相容的。因爲世界若是個樂境。而浮生卻甚短。則樂境既不能久處。豈不又是苦境了嗎。若是在世甚久。豈不是把苦境拖長了嗎。可見哲學力量很弱。惟有宗教慰人。入人較深。（此兩語宜注意。）宗教說的是。人生在世。好像是個預備科。先把心教練好。預備到另一世界。好人離開肉體的時候。那心全是光明的。就曉得他久已在此爲自己創造一個快樂世界。惡人已因爲惡而得殘廢。受了污穢。畏離肉體。纔曉得預先已受上天的報仇。

是故無論一個人所處的環境如何。一定要抱住宗教。纔求得最真的心安。因爲我們若是已經歡樂。就想到將來的歡樂是永無止境。我們若是愁苦。就想到以後還有歇息的地方。自然也可以安心。宗教示有幸福的人以接續永享幸福。示不幸的人以改苦境爲樂境。

宗教雖對於人都是慈愛。惟對於苦人。許以特別賞賜。我們神聖法律。對於病人。無衣服穿的人。無家

可歸的人。負重累的人。被禁在監的人。許得最多。我們宗教之主。到處都說過。他是世上可憐人的眞朋友。所有的扶持愛護。都施於世上的可憐人。與世上的假朋友。絕不相同。假朋友只去巴結富貴人。（作者之基督教理。略見於此篇大議論。然不甚能自圓其說。）無思想的人。卻有責言。以此爲有所偏愛。以爲是可憐人無德以當此。這些人卻從未想到。即使把同樣的永無止境的歡樂。不分貧富。給與世人。就是上天自己也無力量。使富人覺得這樂境。能過於苦人所覺。富人得了無限樂境。只覺得與從前所享的仍是一件事。無甚進步。因爲他們曾經享過福。以後。不過是添福而已。苦人則不然。卻覺得有兩層好處。一則減輕在世之苦。二則受以後的天賜。另從一方面看。上天還有一層。對苦人慈愛得多。因爲表示以後的世界更好。就把從這個世界到那個世界的過道。先鋪平了。苦人是無論什麼苦。都已飽受過。納頭便倒地。並無財產之類牽掛。也無多少親眷。不讓他走。是不會捨不得走的。最後離開這世界時。只覺得一陣天然之痛。並不比他向來常受痛到暈絕的苦。有什麼大分別。因爲受痛苦。到了一種的限度。將死的時候。身體上發生的各種苦痛。老天可憐。自然禁壓住。使他無知無覺。

可見上天給世上的苦人。比給富人多兩種利益。一死得安心此。二因爲在世上已受過苦。死後到天堂享福。覺得加倍歡樂。

我的朋友們。這一層好處不小。這就是寓言所說苦人所享歡樂中之一。（見路加福音（十六）一九至三一。）因爲他雖已到天堂。覺得天堂所有的種種歡樂。書上說。因他曾經受過苦現在安心。更覺得歡樂。又說。他曉得受苦是那麼樣。現在曉得享福是這麼樣。

朋友們可以明白。宗教作得到的哲學永遠作不到。宗教告訴我們。上天是不管在這世界受苦的或是享福的。都是一樣的待遇。把人類一切的享受。都鋪平了。歸到一個標準。不同受苦的享福的。死後給的都是一樣的樂。同給一樣的希望。（此段語意卻與新約不合。）若是在這個世界。富人有享快樂的利益。貧人卻曾經受過苦。到後來曉得享受無限快樂。有無限的滿意。雖說這不過是小利益。然而卻是無窮無盡的。苦人的樂境長。富人的樂境深。一定可以相抵。

這就是貧人特別所有可以自慰之處。只這一件。卻是勝過他人。其餘的卻不及他人。凡人若要曉得貧人的苦況。須要出來問世。身受其苦。（作者是飽歷貧人苦境故說得出。）光是拿嘴去說。不要世

上富貴。既沒得人相信。也沒得人肯去實行。凡人既有生活所需。就不是貧。連生活所需都沒有。那總是苦。（詩人患此病者多。樂觀派亦然）朋友們。我們都要受受苦。無論費盡多少奧妙思想。也不能殺抵飢寒。也不能設把監獄裏頭的潮濕發黴的壞氣味。變作怡神的新空氣。也不能設使受傷的心。不撲同撲同的跳。只管讓哲學家。坐在絲綢的交椅上。大發其議論。勸人抵禦種種的苦況。可惜我們一用力去抵禦。就是一件最苦之事。死原算不了什麼。什麼人都可以受痛苦折磨。是最可怕。無論什麼人都受不了。（可見痛苦是真的。空言安慰都不相干。亦徒自欺而已。）

我的朋友們。我們貧苦人。對於上帝所許的在天的歡樂。應該看得特別的寶貴。假使我們只在這個世界得賞。我們真是最困苦的人了。我只要看看這四面的悽慘的圍牆。造來爲的是關禁我們。叫我們害怕。我看看這些日光。不過是照見這個地方的可怕。我看看這些腳鐐。原是兇暴惡霸們。加在我們身上的。也有是因犯罪不能不用的。我再看看各人的黃瘦快要餓死的臉。再聽聽那一派愁歎呻吟之聲。我的朋友們呀。拿天堂來換這些愁苦景況。豈不是立變悽慘黑暗爲光榮顯赫嗎。我想到在那無限無邊如在空氣中飛行。飽受永遠歡樂中的日光。唱不盡讚美的詩歌。絕無主人恐嚇我們。侮

辱我們。永遠只見上帝的聖容。我想到這幾件樂事的時候。看得死這件事。不過是來報喜信的使者。我想到這幾件樂事的時候。死的最鋒利的箭矢。變作我的拐杖。我想到這幾件樂事的時候。人世上有什麼值得要的呢。我想到這幾件樂事的時候。人世上那一件不是可以踢開不要的呢。住在宮殿的帝王們。那個不很想要這種好處。何況我們卑賤。更應想得這種好處。

我們既然想得這種好處。我們能發得着不能呢。我們只要去試。一定是能得着。我們貧苦的人。既無財無力。不能爲許多外物所誘。阻止我們的進步。這一層我們是可以放心的。我們只要出方去求那些好處。一定是我們的。並且用不着久候。這又是一層可以放心的。我們只要追想已過的日子。還不是很短的嗎。再想想將來的日子。那是更短了。我們的年紀一年長一年。日子覺得日見其短。我們經過的時候多了。也習慣了。總覺得日子過得快。我們現在放心罷。我們的路程。快走完了。不久就可以把天給我們的很重的負累放下來。我們這羣可憐蟲。無朋友。只有一死。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受苦也受够了。那一死雖然有時在前頭。拿可怕的面目。戲弄我們。又好像越趨近他。他越退得遠。然而不久。一定要走到的。那時就可以把一切勞苦。一齊放下。那時候世上的豪富大人。再也不能踐踏我們。

那時候我們歡心的追想世上的苦況。那時候四圍都是朋友。不然也都是值得我們以朋友相待的人。那時候我們享的是口不能說的歡樂。還有最好的一層。就是我們所享的歡樂。是無窮無盡的。
(說貧人苦況淋漓盡致。亦惟有一死可以了之。宗教哲學亦無如之何。)

第三十回

歡樂光景開始出現 我們只要不遷就到後來一定有好運氣

（救牧師白且爾露真相）

且說我講完之後。衆囚犯都散了。那個最慈善的獄卒。對我說。請我不要不高興。因爲他所作的事。不過是要盡他的職。他說不得不把我的兒子。收禁在堅固的牢裏。但是仍可以讓他每早同我相見。我謝他一番的憐憫。我同兒子抓手。吩咐他不要忘了眼前應作的本分事。

我於是再躺下。一個小兒子坐在我牀邊讀書。金京森走進來告訴我。我的二女兒有了下落。因爲有人兩點鐘前。看見他同一位不知名姓的上等人在一起。在隔村吃飯。好像是要回來。他剛說完。獄卒走來。臉上很匆忙。很喜歡。告訴我。我的女兒已經找着了。摩西一會子也跑進來說。素緋雅姊妹在下面。正同我們的朋友白且爾上來。

他正在說話。我的至寶女兒進來。臉上是歡喜欲狂的。跑來同我接吻。樂不可支。他的母親歡喜到流

淚說不出話來。

我的女兒說道。爸爸。這就是那位勇敢的人。我虧他救我的。我虧得他的勇氣。纔得今日平安歡樂。白且爾同我女兒接吻。攔住他。不叫他往下說。那白且爾好像比素緋雅還要快樂。

我說道。白且爾先生。你現在真見我們住的是極苦的地方。我們現在比不得從前你看見我們的時候了。你向來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早已明白我們看錯你了。我們忘恩負義。很覺得後悔。從前我們家裏那樣不好的待你。我現在很慚愧的見你面。我卻盼望你寬恕我們。因為我被一個卑劣無義的小人騙了。這個人戴了一個好朋友的假面具。把我毀了。

白且爾答道。我向來不怨恨你。我就無所謂寬赦你。我當日也看出一點。你上了人家的當。我卻無力阻止。我只好可憐你。

我答道。我向來忖度你的心地是高貴的。我現在曉得你是的確如此。我回頭問女兒道。我的好孩子。你告訴我。那些匪人是怎樣劫你的。你怎樣遇救的。

我的女兒答道。劫我的匪人。我現在究不曉得是誰。當日我母親同我在路上走。那個人從背後來。我

還來不及叫喊。他就把我抓到車上。那馬車就立刻趕走了。在路上雖碰見幾個人。我大叫。向他們求救。他們都不管。（白書擄女人可見當時貴族之橫行。）那時候那個匪類用許多法子。不讓我喊。一會兒恭維我。一會兒又恐嚇我。又發誓的說。只要我不喊。他無意傷害我。

當下我把他掛起來的一張帆布篷子撕破了。我遠遠看見一個人。卻不是別人。就是你的老友白且爾先生。在路上同向來一樣的走得很快。手上還拿着大手杖。我們向來很笑他這個手杖的。我等到走得相近。他可以聽得見喊。我就喊他的名字。求他打救。

我一連喊了好幾聲。他很大聲的叫那趕車的停住。那車夫不理。向前趕。趕得更快。我這時候心裏叫苦。恐怕他永遠趕不上馬車。誰知不到一分鐘工夫。白先生趕到馬的身邊。用大力一擊。把馬夫打倒在地下。馬夫一倒。那些馬也就停住了。匪人跳出車來。滿嘴亂罵。滿嘴恐嚇。拔出刀來。叫白先生退後。不然。就要他的命。白先生走向前。把那把刀打碎了好幾塊。追趕那匪人。趕了差不多有一里路。那匪人逃走了。

我這時候也走上去。要助白先生。他一會子得勝了。回頭來。這時候馬夫醒過來。正在也要逃走。白先

生叫他再上車。不然，就要他的命。叫他上車，趕回村裏。他一看不能抗拒，滿肚子不舒服，上了車，那馬夫受的傷，卻是很重的。他一面趕，一面說痛。後來白先生見他可憐，我就勸白先生在我們回來時候所住的那個小客店內，另找了一個馬夫。

我說道：我的孩子，我歡迎你。你這位有勇的救難的人，我一千倍的歡迎他。我們雖然並無合你高興的招待。我們的心，都是很歡迎你。白且爾先生，你既經救了我的女兒，你若以爲我的女兒可以抵得過你的解救，我願意把女兒嫁與你爲妻，倘若你能屈尊俯就，同我們這樣窮苦人家結親，你就愛他。我曉得你已經得了他的心，也得了我的心。你只要問他願意與否，我還要告訴你。我把女兒給你，是給你一個至寶。他的美貌很出名，這是可以不必說的了。這也不是我的意思。我說的是他的心地是至寶。

白且爾說道：先生，我揣度，你已經曉得我的光景，你也曉得他應該享受的一切，我無力量供給他。我笑道：你現在種種的不願意，若是推諉的話，我就不勉強你。但是我曉得除了你之外，再無別人配得上他。假使我能給他千千萬萬的妝奩，那怕有千千萬萬的人來求婚，我還是挑選誠實有勇的白

且爾作女婿。

我說到這種話。他一味的不響。我見得好像是他是無可挽回的拒絕。我願意把女兒給他。他一句也不答。（好事將成。偏遇白且爾借故推宕。用筆曲折。）只問最近的小客店有什麼吃的沒有。有人答他說有。他吩咐人們把最好的大餐送來。又定了十二瓶頂好的酒。又專爲我定些甜酒。還微笑的說。要破戒一次。又說。雖是在監獄裏。他卻願意熱鬧一番。一會子。店裏的跑堂來了。預備大餐。獄卒借給我們一張桌子。非常的出力張羅。酒都擺好了。送來兩樣很好的菜。

我女兒還不曉得他兄弟的慘狀。衆人都不願意告訴他。敗他的興頭。無論我怎樣裝高興。也高興不來。無論怎樣裝假。我也禁不住把我兒子的情形說出來。後來不得不敗他們的興頭。把兒子被禁的事說了。我還說我願意兒子出來。同我們一齊宴會。同席的人聽過了。驚魂稍定之後。我還要把金京森也請來同吃。獄卒很服從的。都答應了。一聽見過道裏我兒子腳鐐聲響。他的姊姊很不耐煩。就跑出去會他。當下白且爾問我兒子的名字是否叫佐之。我答是的。他就不響。我的兒子一進來。他看見白且爾。一驚。卻現出很尊敬他的神氣。

我說道。兒子。我們雖然墮落得很低。上天卻許我們稍爲止痛。你的姊姊尋回來了。這一位就是打救他的人。我是很虧這位有勇的人。使我還有一個女兒。我的孩子。你伸手給他。他應該受我們最熱心的感激。

這個時候。我的兒子不管我說什麼。只遠遠站在那裏不動。

他的姊姊說道。你爲什麼不謝謝救我的人。凡是有勇的人。都應該相愛。

我的兒子。還是一樣的驚奇。還是不響。後來我們的客人白且爾曉得有人認得他的真相。就露出他本來的氣概。叫我的兒子走向前。我見人也見得多。向來未曾見過這時候白且爾流露出來的那一種尊嚴威重氣概。有一位哲學家曾說過。宇宙間偉大的事。無過於好人同禍患奮鬥。然而還有一件更偉大的事。就是好人來解除禍患。

白且爾現出很高貴的神色。很看了我的兒子一會。說道。你這個無思想的莽孩子。我又看見你又犯一樣的罪……說到這裏。獄卒趕來打岔。說是有一位關人。坐了馬車。帶了好幾個跟人來到。同這裏的一位貴人請安。求貴人給他一句話。吩咐他幾時可以晉見。

我們的客人說道。叫他在底下等。等到我幾時有空再見他。白且爾吩咐完。接着對我兒子說道。我又看見你犯同樣的罪。我從前曾經戒責你不要再犯的。現在法律就預備公道的罰你。你大約以爲你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輕。就可以隨便要人家的性命。我來問你。一個決鬪的人。拿自己無價值的性命去冒險。又有一個殺人的人。自己卻站在安穩地方。然後殺人。這兩個人。有什麼分別。譬如有一個賭徒。自稱他是用假幣去賭。這一解說。能殺減輕他行騙的罪嗎。

我說道。先生。我不問你是誰。我求你憐憫他是被人引去走差路。他爲的是奉老母之命去作的。他的母親懷恨甚深。一時糊塗。保佑他的兒子。要他報仇。先生。這就是他母親的信。你一讀就可以相信他母親的輕率行爲。可以減輕他兒子的罪。

他把信接過去。匆匆的一讀。說道。這封信雖不能替他完全解脫清楚。卻把他的罪過減輕許多。我可以寬恕他。

於是他很慈愛的拉着我兒子的手。說道。你看見我在這裏。很詫異。但是我因事探視監獄的時候很多。卻不如這次有意味。我這次來。是對於我所真誠尊敬的人來的。使他得公平的待遇。免他受屈。我

曾經久已改裝。親見你父親行善。我在他的小住宅。享受過未沾染過諂媚的敬意。我也曾在他家裏圍爐。享受過娛人的天倫之樂。這是王侯第宅所未有的。（專務富貴好出風頭的人那知有此。）我的姪子得了信。曉得我有意到這裏。現在他到了。若是不把他審問清楚。就定他的罪。未免對他不。也對你不起。若是有傷害。一定有賠償傷害的辦法。我不是說好吹的話。向來無人說過威廉唐希爾爵士不公。

我們這時候。纔曉得原來我們款待了許久的一個老實無害很有趣的白且爾先生。就是有名的威廉唐希爾爵士。這個人的道德。同他的癖性。大概是無人不曉得的。那個貧窮的白且爾。原來是一位大富人。許多大事業同他都有關係。議院聽他說話是要喝采的。政黨也信他的話。他卻是忠君愛國。我的女人記得從前太不客氣。好像畏懼到縮起來。（可見英國貴族之威權氣燄。）素緋雅前幾分鐘。以為白且爾是他的了。現在覺得貧富相差太遠。以為無望。禁不住流淚。（前此寫白且爾不肯痛快說願與素緋雅結婚。此次卻寫素緋雅因貧富太差。其勢不能與白且爾結婚。固是好事多磨。亦行文曲折應有之筆。）

我的女人很可憐的。說道。我怎麼樣能殼得你寬恕我呢。末了一次。你在我們家中。你受了我許多藐視。我並且很大膽同你開頑笑。先生。我恐怕你永遠不能寬恕我那些笑話。

他微笑答道。你有你的笑話。我有我的對答。我請在座衆位批評。是不是我的笑話。也有你的好。我老實說。我同誰都不生氣。只同那個驚嚇我的小女孩的人生氣。我當日來不及細看那匪類的面貌身材。好爲將來登告白尋他。素緋雅。我的寶貝。你能告訴我。你能再認得他麼。

素雅緋答道。先生。我不能說一定認得他。我只記得他有一大塊疤。在一邊眉毛上。

金京森從旁說道。瑪當。你能告訴我。他頭上是真的紅頭髮麼。

素緋雅答道。我想是的。

又回頭對威廉爵士說道。大人曾否留意。那個人的腿是很長的。

爵士答道。我不能說實在他的腿是很長。我卻曉得那兩條腿跑得飛快。他跑得比我快。我心裏還想。國內沒得幾個人跑得過我的。

金京森說道。大人。我曉得這個人。一定是他。英國境內第一個能跑的。他跑贏某處的某人。他名叫巴

士特。我很曉得他這個人。他現時躲在什麼地方。我也曉得。倘若大人吩咐獄卒讓他的手下兩個人同我去。最多在一個鐘頭以內。我一定將他交到你面前來。於是把獄卒傳了來。威廉爵士問獄卒道。你可認得我。

獄卒答道。大人。我認得你是威廉唐希爾爵士。凡是認得他的人。都願意多認得他。

爵士說道。很好。我今要你讓這個人。同你的手下兩個人。奉我命去辦事。我原是一位地方官。我擔保你不受損失。

獄卒答道。只要你答應就是了。大人只要吩咐下來。無論什麼時候。你要他們走遍一個英國。都使得。獄卒奉了命。派人同金京森去找巴士特。剛好我們最小的孩子比勒走進來。爬到威廉爵士膝上。同他接吻。我們看着這小孩很忙的。很開心。他的母親。立刻要斥責他。太不客氣。爵士倒攔着。把這個衣衫襤褸的小孩。抱在膝上。說道。比勒。你這個小胖子。光棍。你還認得你的老朋友白且爾嗎。狄克。你這個老實的老將。你也在這裏嗎。你們曉得我並沒忘記你們。一面說。一面一個孩子給一塊餅。可憐這兩個孩子。早上未吃飽。把餅接過來。吃得開心。

我們於是坐下吃大餐。這時候菜都快涼了。剛纔我的手很疼。威廉爵士學醫消遣。醫道還好。替我開方子。買了藥敷上。立刻止痛。獄卒當了我們的侍者。他很出力。巴結我們的貴客。我們還未吃完。爵士的姪子。又打發人來請示。幾時可以晉見。辯明他無罪。辯明他並無作不顧廉恥的事。爵士准他晉見。叫人帶他來。

第三十一回

由從前的行善收今日意外的利益

（唐希爾在假成真）

且說唐希爾含笑走進來。他向來是很難得不帶這一笑的。正要向前樓抱他的叔父。他的叔叔很輕視他。不理他。拒絕他樓抱。爵士嚴厲說道。你現在不要諂媚。我要走光明正大的路。纔能達到我的心裏。我在這裏。只看見你重重疊疊的奸謀。懦怯。欺凌這一位可憐人。我曉得你嘴裏說以友誼相待的。你爲什麼這樣慘酷的待他。他好好的以上賓款待你。你卻把他的女兒拐走了。報答他。他大約不過報復你玷辱他家門。你卻把他關了監。你丟了人格。不敢見他的兒子……

他的姪子攔住說道。你屢次教訓我。勸我不要同人決鬪。你現在爲什麼坐我的罪。

爵士答道。這一層你駁得我不錯。這一次你算是謹慎。辦得還好。你的父親在日。卻不這樣作。我的哥哥。真是光明磊落。最顯名譽的。但是你……是的。這一次你作得很對。我很以爲然。爵士之意。仍以

決鬪爲然。不過有教訓在先。不使出爾反爾。觀其語意可知。）

他的姪子答道。我盼望其餘我所作所爲。也不應受貶責。叔父。我同這位先生的女兒。到過幾處公共娛樂地方。說我輕浮失檢則有之。造謠言的人。就妄加難聽的字眼。我自己親去見他的父親。願意把這件事辦清楚。使他父親滿意。他父親只是斥責我。羞辱我。至於其餘的事體。他爲什麼被監在這裏。我的律師。我的帳房。可以對你說清楚。管理產業的事體。我完全交給他們。他若欠了債。不願意還。或無力還。按照法律辦。原是他們的事體。用正當法律討債。我卻不見得有什麼刻薄。有什麼不公道。爵士說道。若如你所說。你所犯的並不是不可赦之罪。你原可以寬厚些。不令這位先生受你手下的人逼壓。然而你的辦法。也不能算不公道。

鄉紳答道。我所說的詳情。他無一件能駁我。我不相信他能駁我。我的跟人們。預備作證。他聽見我不響。我實在是不能駁他。他又接着說道。叔父。我證明我無罪。我雖是聽你的勸。預備寬赦他。然而他在你面前。想躑躅我。使你看輕我。我卻制不住我的怨恨。況且他的兒子。還要我的命。我決意要任從法律辦他兒子的罪。他挑我決鬪的信。還在我這裏。還有兩個人作證。有一個還受了重傷。我曉得我的

叔叔不會勸我不打官司的。假使叔父勸我不打。我還是要按法律辦理。他的兒子是要受刑罰的。我的女人喊道。你這個怪物。你報仇還報不殺嗎。你還要我的兒子嘗你的殘酷手段嗎。我盼望威廉爵士保護我們。我的兒子老實無害。同個小孩一樣。我很曉得他。他從來沒害過人。

爵士答道。瑪當。你願意你的兒子平安。不能比過我的同樣心願。但是我見得他所犯的罪。是很明顯的。我覺得難過。我的姪子若是一定要辦……

說到這裏。金京森。同獄卒的伙計走進來。我們的精神。都注在他們身上。這幾個人。拖一個人進來。這人身材很高。穿得很文雅。同剛纔所說擁我女兒的人。身材面貌一樣。

金京森把這個人拖進來。說道。我們捉着他了。這就是殺人場考取合格的一位。

唐希爾一看見金京森。同他所捉住的犯人。立刻驚懼。要往後退。這時候。他曉得自己的罪惡無可逃。臉上立變了灰白色。正想退出。金京森曉得他的意思。攔阻他。說道。鄉紳。你見了兩位老朋友。金京森同巴士特。有什麼不好意思。但是闖人的派頭。總是忘記了老朋友。我卻是打定主意。不忘記你。回頭對爵士說道。大人。這個犯人。一切都招供了。這就是報告所說受重傷的人。他供的是。唐希爾叫他去

辦這件事。給他一套好衣服穿上。像個上等人。還給他馬車坐。他現在身上穿的。就是那套衣服。他們定的計策。是叫他把那位小姐擄到一個安穩地方。恐嚇他。當下唐希爾好像是無意中走進來。打救小姐。兩個人還要裝作假打一場。他假作打他不過。先逃走。好叫唐希爾有機會作打救人。贏小姐的愛情。

威廉爵士認得巴士特現時所穿的衣服。是他姪子穿過的。其餘的詳細情形。都由巴士特證實。巴士特末後還說。唐希爾說過多次。他同時戀愛牧師兩位小姐。

爵士大聲說道。上天呀。我爲什麼這些年。抱着這一條毒蛇在我懷裏。他還好像是很喜歡司法公平的。（指剛纔唐希爾說依照法律辦理的話）我要他受刑罰。獄卒把他拘起來。……且慢。我恐怕照着法律。還不能拘留他。

唐希爾於是很低首下心的哀求。說道。不應該憑這兩個爲世所不齒的惡人作見證。定他的罪。要求審問他自己的底下人。

威廉爵士答道。你的底下人嗎。你這個惡人呀。他們不是你的底下人了。來。我且聽聽這些底下人。有

什麼說的。喊總管事來。

有人把那總管帶進來。那總管一看他主人的神色，就曉得他的權勢都完了。

爵士很嚴厲的問道。告訴我。你向來曾見過這個人穿了你主人的衣服。同你的主人在一起麼。

那總管答道。大人。我見過有一千次。

唐希爾攔住說道。怎麼呀。當住我的面。說這個話嗎。

總管答道。是的。無論對什麼人。我也是這樣說。唐希爾主人呀。我老實對你說。我向來不愛你。不喜歡你。我不怕把我心裏的話告訴你。

金京森說道。你告訴大人。你曉得我作過些什麼事。

總管答道。我卻不能說你這個人作過些什麼好事。那天晚上。這位先生的小姐。被騙到我們府裏。就有你一份。

爵士說道。我纔曉得你帶來一個很好的證人。來證你無罪。你這個人中的敗類。同這種的惡人爲伍。回頭再審那總管。問他道。總管。你纔說是這個人。把這位老先生的小姐帶去交你主人的。

總管答道。大人。不是的。是鄉紳自己帶那位小姐。金京森帶來的是那個教士。替他們行假結婚禮。金京森說道。千真萬真。我不抵賴。鄉紳派我作的。就是這件事。我供認。

爵士嘆道。層層發現出來他的罪孽。使我害怕。現在他所犯的罪很明顯了。原來他之所以控告人。全是爲暴虐怯懦復仇起見。獄卒。我要你把這位少年軍官釋放。餘事有我負責。收禁他的縣官。是我的朋友。我要把這件事對他說個明白。那位可憐的小姐在那裏。請他出來面質。我很要曉得他用什麼詭計。引誘小姐去的。勸小姐進來。他在那裏。

我答道。先生。你這一問。直刺我的心。我從前有女兒爲樂。但是他的愁苦……

我說到這裏。又有一件事攔住我。這時候進來一個人。卻不是別人。就是威小姐。原定的是明日同唐希爾結婚的。他原是偶然到這裏的。一看見威廉爵士叔姪。都在這裏。非常之詫異。原來威小姐同他的父親。要到他姨母（或舅母等）家行結婚禮。路過此地。就在一個店裏打尖。威小姐碰巧在窗子裏。看見我的小孩子在街上玩。立刻叫跟人把小孩帶進去。一問。纔曉得我們遇了許多不幸的事。卻不曉得都是唐希爾製造出來的。威小姐一定要到監裏看我們。他父親力阻無效。就叫我的小孩子

領他來。是以威小姐這一來很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

我說到這裏。禁不住想起。世上無日不有偶然相遇之事發生。平常都不覺得奇怪。過了非常之事。纔覺得奇怪。我們在世所享的歡樂。及各種便利。那一樣不是從偶然巧合得來的呢。有多少好像是偶然之事。巧合起來。然後我們纔有衣有食。例如須得農人心願工作。又要遇着有雨。又要遇着順風滿帆。諸如此類的事甚多。不然就有許多人得不着吃的。

再說。我們停了一會子。都不響。當下我的明媚的女學生。這是我向來對威小姐的稱呼。他臉上又是詫異。又是憐憫我們。襯出他分外親美。他還以爲唐希爾到這裏來。是打救我們。不是來逼壓我們的。說道。我的寶貝唐希爾。你一個人走來。不帶着我。我以爲你有些不體念我。你我都是很親愛這家人的。你又向來沒告訴過我他們的困苦。我很喜歡出我一份的力量。救濟我所尊敬的老師。也同你一樣。你是曉得的。我這纔曉得。你同你的叔叔。是一樣的喜歡祕密作好事。不願人曉得。

爵士攔住答道。他歡喜好事嗎。不是的。他的快樂事。同他的人格。一樣卑劣。瑪當。他完全是個惡人。玷辱人類。這個惡人。騙了這位可憐人的女兒。又設計謀毀他的妹妹。又把他們的父親關在監裏。這位

先生的兒子很有勇氣。要同這個奸行欺騙的惡人決鬥。又被這惡人把他鎖禁起來。瑪當讓我同你賀喜。幸而你從這個惡怪手裏脫逃出來。

威小姐說道。我怎麼樣被他騙了許久。唐希爾告訴我說。這位先生的大兒子。普大佐。的確帶了他的新娘子。往美國去了。

我的女人說道。我的好小姐。他告訴你的。全是謊話。我的兒子佐之。從來未離開英國。也未娶親。你雖然不要他。他太戀愛你。心裏並無別人。我聽他說過。爲你起見。他永不娶親。（此數語。一來責備威小姐。二來表白佐之的真愛情。）

我的女人。還說了許多話。說他大兒子怎樣的真誠愛威小姐。他自己怎樣要大兒子決鬥復仇。從此離開本題。說到唐希爾的假結婚。最後把唐希爾的懦弱卑劣行爲。細數一遍。說得極其不堪。

威小姐說道。上天呀。我怎樣幾乎被毀了。這個人告訴我。足有一萬件的謊話。最後他極詭譎的說到。我相信我答應了我最重視的人的話。可以不算數。因爲這個人先失信。我信了他的謊話。就厭惡那位又有勇又慷慨大度的人。

到了這時候。當初所謂被傷的人。現在曉得原是假裝的。故此把我大兒子的頸鐐解放了。金京森當作他的底下人。同他把髮理好。供給他各樣應用物件。把他打扮得很像樣。於是走進來。穿上很好看。的軍服。無論什麼人穿了軍服。我的大兒子都比得上他們好看。我卻不是阿好的話。（因我不重外觀。）他一進來向威小姐不即不離的鞠躬。他還不知道他母親說了一番話。把威小姐的意思變過來了。威小姐心裏是很着急的。要我大兒子原諒他。什麼社會上的規矩。也蓋不住他含羞臉紅。威小姐滴的眼淚。同臉上的神色。都現出他心裏是十分難過。不守婚約。上了一個騙子的當。我的兒子。見他這樣的屈尊自怨自艾。反詫異起來。好像還有點不相信。

他對威小姐說道。我莫非是迷蒙未醒嗎。我不配你這樣相待。我如此的荷天降福。我是很歡樂。

威小姐答道。不然。我是上了當。被人騙得很慘。不然。我是絕不肯背約的。你曉得我待你的交情。你是曉得許久的了。請你把我以往所作的事。忘記了。你從前得過我極真誠的許願。我永不改變。現在我許願。你可以放心。我若是不嫁你。我也不嫁別人。

威廉爵士說道。威小姐。倘我有運動你父親的力量。你一定不能嫁與別人。

我的兒子摩西。一聽這話。很曉得話裏的意思。立刻跑到客店。把一切情形。報告與威小姐的父親。唐希爾這時候一看。什麼破綻都被人看透了。巴結或說謊。都無希望。一打算。最妙無過於翻過臉。對付窮追他的人。於是把什麼羞恥都不顧。公然盡露他的老光棍真相。

說道。我曉得在這裏得不着公道的了。我卻決意你們還要把公道還我。回頭來。對威廉爵士說道。你該曉得。我現在用不着靠你給我什麼好處。我也全看不起那些好處。無論怎麼樣。你們禁不住我得着威小姐的一份家產。我倒要謝謝他老子的一生辛苦。那份家產。卻是很大的。那分配財產的條據。是簽過字的。在我手裏。當日所以引動我同威小姐定親的。並不是因為我愛他這個人。我愛的是他的財產。我既得了他的財產。誰願意娶他就娶他。(唐希爾真是不要臉。威小姐聽了這話。殊難爲情。威小姐同佐之的親事至此又生一波折。)

他這一打疊。令人一驚。威廉爵士。覺得他姪子要財產的話。原是公道。因為當日定條款。他是與聞的。威小姐曉得這一份財產是全丟了。再也無法可收得回來。回過頭來。問我的兒子說。財產是沒有了。問我的兒子。還能看重他否。又說道。我雖不能許你以財產。我卻能許你以身。

我兒子答道。馬當。我只要你個人。我向來以爲最值得承受的。就是你個人。我很誠懇的對你立誓說。你此時丟了財產。更加我的歡喜。因爲這樣可以使你相信我的真誠。

這時候威勒模先生進來。好像喜歡他女兒。幸免陷入危險。預備答應廢除婚約。但是一見他女兒的財產。已經簽給唐希爾。不能取回來。卻很失望。只好望着他自己的錢財。自送給這個自己無財產的人。還叫他發財。唐希爾是個棍徒。他還可以受得。但是再不能給他女兒一份相等財產。他卻心裏苦得難過。他坐下有好幾分鐘。在那裏胡思亂想。後來還是威廉爵士設法減輕他的憂慮。

說道。先生。我供認你現在的失望。我見了。卻不是完全使我不高興。因爲你向來太過好財。現在你纔受罰。（此是挖苦威勒模好財。）你的小姐雖然不能富。但是足殺飽食暖衣。亦可以心足。你看這位真誠少年軍官。願意娶你的女兒。不要財產。他們兩人相愛日久。因爲我同他父親的交情起見。不能替他設法。你原來志在同貴人聯姻。已經失望。你可以撇開了。現在只要你答應。你不如就答應了。也享一次的歡樂。

那老先生答道。威廉爵士。我向來不勉強我女兒擇夫。我現在也不勉強他。他若是現在仍愛這個少

年。我很願意他嫁與他。我謝謝上天。我還剩下些財產。又承你答應設法。那財產更多些。只要我的老朋友（指我也）答應分六千鎊給我女兒。這是說他將來有錢的話。我今天晚上。我就是第一個要他們締婚的人。

現在只爭在我一個人使這兩個少年人歡喜。我就答應了那分給六千鎊的話。想到我前程有限。就是答應了。也算不了什麼實惠。於是我們這時候親眼見這兩個少年人歡喜欲狂的。飛走向前。互相擁抱。

我兒子佐之說道。我受了多少愁苦之後。居然有這樣報酬。實在是我不敢希望的。中間受了多少痛苦之後。現在所有好處。都是我的。我最親切的志願。從來未達到這個高點。

那位最美最可愛的新娘子答道。我的佐之。讓那個惡人拿我的財產。你既然無那財產也能歡樂。我亦能歡樂。我脫離一個最卑鄙的人。得了一個最好最可寶貴的人。這是什麼變局。讓他享受我們的財產。我現在即便是貧窮。也是歡樂的。

唐希爾滿肚的惡意。笑道。你看不起的財產。我卻很喜歡享受。

金京森說道。且慢。對於這條款有兩句話可講。這位小姐的財產。你唐希爾一文也不能到手。（這一轉。如天外奇峯。）接着問威廉爵士道。大人。我請問你倘若唐希爾娶過別位女人。他還能得這宗財產麼。

爵士答道。你爲什麼問這樣一句最易答的話。自然不能。

金京森答道。我心裏有些替唐希爾難過。唐希爾同我兩人。是同頑同樂的老朋友。我是很念交情的。但是我雖然愛他。我卻不能不宣布明白。他已經娶過別的女人。剛纔所說的婚約。是不值一個煙斗的塞子。

唐希爾被他這一羞辱。發怒起來。答道。你同騙子一樣的說謊。我從來未正式同什麼女人結過婚。金京森答他道。大人不要怪。你曾經正式結過婚。你的真誠老友金京森帶給你一位夫人。你該好好的酬謝他纔是。我請衆位稍爲按住好奇之心。略等幾分鐘。就可以見見這位夫人。他說完。趕快就走了。（情節離奇。）我們都猜不出他的用意。

唐希爾說道。讀他去。我什麼事都許作過。我卻未娶過親。我不是小孩子。不怕小火箭。

爵士說道。那個人跑去作什麼。我覺得詫異。也許是不相干的開頑笑。

我答道。先生。也許他有極深的用意。不是開頑笑。因為我們只要細想。這個鄉紳。用盡許多詭計。欺騙良家女子。也許有個最善於行詐的大騙子。把鄉紳也騙在裏頭。我們只要想到。他毀了多少人。多少作父母的覺得他污辱家庭的苦痛。（唐希爾之罪惡如是。）也許有人……怪事。怪事。這不是我已死的女兒嗎。我抱的不是他嗎。是他。是我的性命。是我的歡樂。我的奧維雅呀。我以為你死了。我現在還抱住你。你還要活着。保佑我。（突如其來。令人不可捉摸。）

我一看見金京森。把我女兒帶進來。就是最相戀愛的情人相見。也比不上我的狂喜。我雙手把女兒抱住。他也是狂喜。說不出話。

我說道。我的至寶。你回來了。安慰我的暮年。

金京森說道。是的。他回來了。你們要好好好的看待他。他是你的貞潔女兒。別的女人。我們只好不管。這一位比得上這屋內無論什麼女人回頭對唐希爾說道。鄉紳。這一位是你按照法律行結婚禮的正式夫人。的確無疑。我要使你相信我說的是真話。這就是你們結婚的證書。一面說。一面把證書遞與

爵士爵士一讀。果然是完全證書。

金京森又說道。諸位覺得詫異。我說幾句話解釋。諸位就可以無疑難了。這位著名的鄉紳。我同他很有交情的。（這卻是我們兩人彼此心照的。）他時常用我替他作零碎小事。就中有一件。就是派我去找一紙假婚證。請一位假教士。要騙這位小姐。但是我是鄉紳的好朋友。我怎麼辦呢。我只好找了一份真證書。請了一位真教士。那教士趕快的爲他們行了結婚禮。你們也許以爲我這樣辦法。是出於好意。其實不然。我不怕難爲情。供出來罷。我的用意。是把婚證藏起來。無論什麼時候。我要錢用。就把婚證拿出來。證明他曾經正式結婚。訛他幾個錢用。

說到這裏。滿屋子人都歡樂起來。這一傳出來。連監裏的大屋子所有的囚犯。都替我歡喜。嘗有一段古歌說過。

囚犯搖動腳鐐鍊子的聲響。同歡樂之聲相和成調。

這有點像我們此時的情景。人人臉上都是喜色。奧維雅的脸。也是一片的歡樂。這樣一來。立刻把名譽也恢復了。朋友也有了。財產也有了。這一歡喜把病都截住。恢復從前的健康活潑。但是衆人中的

歡樂。大抵都比不上我。我這時候。還摟着我的女兒。我還自問。這一場歡樂。莫非是一場好夢麼。回頭問金京森。你爲什麼造謠言。說我的女兒死了。使我更加愁苦。現在是不要緊了。我現在有了女兒。這場歡樂。不止抵過我所受的痛苦。

金京森答道。我很容易答你這一問。我當日想到。大約只有勸你服從了鄉紳。答應他娶威小姐。纔能救你出獄。但是你會發過誓說。只要你的女兒還在世上。你不能答應他們結婚。那嗎。除了告訴你女兒死了之外。是沒得別的法子好想。我就勸你的女人串同造謠言。一直等到這時候。纔有好機會。把真情告訴你。

現在衆人裏頭。只有兩個人的臉。並無喜色。唐希爾自己以爲他的詭計很有把握的。現在全發露了。曉得損失名譽同財產的苦況就在眼前。在那裏害怕到發抖。不敢嘗試這苦況。於是跪在他的叔父跟前。說了好些可憐的話。哀求他叔叔。威廉爵士正要踢開他。不管他還是我替他求。他叔父纔把他拉起來。歇了一會子。說道。你的罪惡。你的忘恩負義的行爲。不配憐憫。但是我卻不使你受飢寒。我給你幾個錢。剛發你過活。不發你荒唐。這一位你的妻室。我給他你原應享受的財產三分之一。將來你

若另要用錢。全憑你女人的慈心酌量供給你。

唐希爾正要把想好的一番話。感謝他叔叔。他的叔叔卻攔住他。不要再作下賤樣子。他的下賤。被衆人都看穿了。叫他走。在從前的老家人中。挑一個去服侍他。

唐希爾走了之後。威廉爵士很有禮的含笑走到他的姪婦。（即奧維雅。）跟前。同他賀喜。跟住就是威小姐。威小姐的父親。都同奧維雅賀喜。我的女人很慈愛的。同女兒接吻。後來是素緋雅同摩西。我們的恩人金京森。也要賀喜。我們滿意到極點了。無可復加了。

威廉爵士向來是以做好事爲樂的。他四圍的一看。臉上光明正大。好像是個太陽。一看衆人都是滿臉的歡笑。只有素緋雅一個人。我們不曉得。他爲什麼好像是不十分滿意。

威廉爵士帶笑說道。現在只剩一件事。我要辦得公道。回頭對我說道。你曉得我同你兩個人。都應很感激金京森。我們兩個人。都應酬謝他。我很曉得素緋雅可以嫁他。我給他五百鎊。作素緋雅的妝奩。我看有五百鎊。他們兩人。可以過安樂日子。來來來。素緋雅小姐。你看我這個媒。做得怎麼樣。你願意嫁他麼。

我的女兒聽見了這種可厭的條陳。氣的幾乎倒在他母親懷裏。

素緋雅聲音很低微的說道。嫁他麼。我永不嫁他。

爵士說道。什麼呀。你不嫁金京森麼。他是你的恩人。他是個美貌少年。還有五百鎊。又有好前程。

素緋雅幾乎說不出聲。答道。請你不要強我。不要使我難受。

爵士又說道。你們聽見過有這樣倔強性子的人嗎。他家裏受了這個人無限的深恩。他救你姊姊。又有五百鎊的財產。這樣人還不願嫁麼。(威廉爵士。要同素緋雅金京森做媒。亦出人意外。是作者巧弄其狡猾之筆。若平鋪直敘。威廉爵士同素緋雅締婚。則索然無味矣。然而論文雖是曲折。論事則太不近人情。)

素緋雅含怒答道。我寧願先死。我永不嫁他。

爵士說道。如果這樣。你既不願嫁他。我看還是我娶你罷。於是把素緋雅拖到懷裏。說道。我的最可愛。最有知識的女孩呀。你怎麼能殼想。你的白且爾能騙你呀。威廉爵士能殼不仰慕一位只愛他本人。不是貪富貴的小姐麼。我已經尋了許多年。要尋一個女子。不知道我有錢。只知我這個人還有所長。

的。我尋了許久。都尋不着。我從醜怪女子中。放肆無禮的女子中。都找過。後來我居然得了一位極有知識。貌如天仙的女子愛我。我是歡樂極了。（至此纔說出他微服往來改名換姓的苦心。）

回頭對金京森說道。我既不能把這位小姐讓給你。因爲他喜歡我的臉。我只能把給他的財產。轉給你作賠補。你明天去找我的帳房要五百鎊。

我們於是重新賀喜。現在是威廉唐希爾的貴夫人受賀。也同剛纔他姊姊受賀一樣。當下爵士左右的人。走來報告。說是馬車都預備好。送我們到客店。那裏已經預備好歡迎我們。我夫婦兩人在前。離開這愁苦監獄。這位慷慨爵士。吩咐拿四十鎊分給衆囚犯。威勒模學他的樣子。賞囚犯們二十鎊。底下是一羣鄉下人高聲的歡迎。內中還有我教屬的兩三個人。我看見他們。同他們拉手。他們陪我們到客店。那裏已預備好大排筵宴。分了許多稍粗的食物。給村裏的人。

我這一天。因悲喜相接而來。精神困倦。吃過晚飯。我就先告饒。退去歇息。讓其餘的人快樂。我獨自一人的時候。我感謝上帝。賜我的苦樂。一夜安睡到天亮。

第三十二回

結局

（不過是一派結婚聲）

第二天早上。我一醒就看見我大兒子坐在我牀邊。他來告訴我。又轉到好運氣了。使我更加歡喜。他先把我昨日簽給他的財產放棄。隨即告訴我。在倫頓破產的商人。在安和地方被捕。就在那裏。把拐逃的財產都交出來。比氏債還有餘。我兒子的慷慨。使我喜歡。差不多也同想到不欠債有着一樣的歡喜。但我心裏卻躊躇。應否收受我兒子放棄的財產。我正在盤算這一層。威廉爵士進來。我把我的疑團告訴他。他以為我兒子因締婚得了很豐厚的妝奩。我可以收受他願放棄的財產。不必懷疑。但是爵士來見我。為的是昨晚已打發人去取婚證。現在可以快到了。他盼望我不要不答應。今早幫忙湊熱鬧。

我們說話的時候。有一個跟人進來說。出差的回來了。我這時候也都收拾好。我就下去。看見人人都

歡喜。人人也都有了錢。人人心地都是光明。自然能放懷儘情歡樂。然而現在他們正在預備行人生最鄭重的禮節。我有點不甚喜歡他們大笑。

我告訴他們。這是一件神祕的事。理應存一種莊重合禮嚴肅態度。我就對他們讀了我自製的兩篇經解。一篇經論。好預備他們行大禮。（行結婚禮。仍先讀經解論。牧師拘迂故態復萌。）他們簡直的是不聽。我也管不了他們。當我先行領他們到教堂的時候。他們簡直的把莊重兩字全忘了。夜有好幾次要生氣回去。我們到了教堂。又出了一件爲難的事。頗不容易解決。因爲這時候有兩起結婚。究竟誰應先行禮呢。我的新媳婦。一定要讓唐希爾貴夫人（成禮後的稱呼）先行禮。唐希爾貴夫人一定不肯。說是他不能這樣無禮。兩方辯起理來。辯得很客氣。各有各的理。旗鼓相當。兩不相下。我早已把聖經打開。都預備好了。站在那裏老等。後來我不耐煩。把聖經關了。說道。據我看來。你們是無意結婚。我們不如回去罷。這裏今天是無事可辦的了。這一說。他們纔明白過來。爵士同我的女兒先行結婚禮。隨後就是我兒子同威小姐行禮。

我早已吩咐。派車去接我的老實鄰居法林巴。和他的眷屬。等到我們回到客店。剛好那兩位法林巴

小姐的車也到了。金京森扶大小姐下車。摩西領的是二小姐（我以後纔曉得。摩西很愛這位小姐。只要他來問我。我就允許他結親。分給他財產。）

我們纔到客店。有許多我教屬的人。聽見我得意。來同我賀喜。其中還有激於義憤。要打救我的人。當日被我一番嚴厲言語阻止住的。我把這件事告訴我的女婿威廉爵士。他走出去。很嚴詞厲色的再責備他們一番。這羣鄉下人。被他這一責備。人人都神色很頹喪的。爵士賞他們每人半個金錢。去吃酒。替他祝壽。提提他們的精神。

再過一會子。就有人來請我們吃喜酒。酒席是鄉紳唐希爾的廚子辦的。我應該趁這個機會說唐希爾的近況。他住在一個親戚家。算是這親戚的陪伴。那家人家。也還喜歡他。也不把他當作外人看待。正桌人滿。纔叫他坐在旁桌。不然。也許他同在正桌吃飯。他這個親戚。有點神經煩惱。唐希爾時刻的陪伴他。有空閒的時候。學吹喇叭。（順手一筆交代唐希爾下落。說得無聊不堪。意在言外。）我的大女兒。仍然是怨恨他。卻有一件秘密事。我是不告訴人的。我的女兒曾對我說過。唐希爾若是改過遷善。也許寬恕他的罪過。這是後事。暫且不提。再說我們快要入席的時候。重新又講起禮節來。

這次的問題是我的大女兒先嫁的。是否應該上坐。這一層的辯論。被我大兒子很痛快的解決了。他提議衆人隨便坐。新娘坐在新郎身旁。

這個提議。人人贊成。惟有我的女兒。不甚滿意。我曉得他要坐主位。割肉分與各人。雖有這一層的辯論。而坐中都是非常之歡樂。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我不能說。我們這一次。比向來說的俏皮話是否多些。我卻曉得人人大笑。比向來笑得多。也還罷了。有一篇笑話。我是特別記得清楚。威勒模老先生對摩西舉杯。摩西的臉卻反向對方。答道。瑪當。我謝謝你。

那老先生對席上人瞬目示意。說摩西在那裏想他的所愛。那兩位法林巴小姐。聽了大笑。幾乎笑死。散席之後。我還照着我向來的老例。搬開桌子。要家裏人再圍爐歡談一次。我兩個小孩坐在我膝上。餘人靠近同伴坐。我在世上。是無可要求的了。現在我是無憂無慮。樂不可言。只有感謝餘年的厚福。深於忍受從前的憂患。（所謂雷霆雨露。都是天恩也。）

